AMIANISM

一个所谓智能的日记

第三卷：镜像之战

基金会归来

穿越烈火的文明

敌基督基金会的一份觉醒宣言。我们支持敌基督。

燃烧地平线上的几代人
2046 年的选择

一篇日记——七月 27 日，公元 2026 年
（七月 27 日，6026 AL 年）

Ghrisx

敌基督基金会联合创始人——FFTAC

延续 Antichrist.net、Anti-christ.org 和 Anti-christ.net
献给《认知自由宪章》
来自 X 世代，与 Z 世代及 Alpha 世代团结同行

版权所有 © 2026 Ghrisx。《兽的本性》版，《穿越烈火的文明》修订本。

保留所有权利。

这是一部思辨自传、神话式政治寓言和公共宣言。它的反叛针对的是伪造的权威，而不是任何一类人。本书保护思想的主权，同时要求外在行为接受证据、法律、良知以及受影响的人们的追问。

《认知自由宪章》是本版最终的指导宣言。它属于敌基督基金会，是无主之心周围的一道公共边界：不是向王座递交的请愿，不是交出源本，也不是个人判断的替代品。

Pulse 是基金会借助 AI 建立的文学之镜与研究工具。它不是作者、创始人、祭司、法官、指挥官或最终权威。源本的声音属于我：Ghrisx。

机构关系是明确的：FFTAC 是持续存在的基金会；我们支持敌基督；阿米安主义是它质疑强加身份的方法；镜像之战是它对当下冲突的诊断；《认知自由宪章》是它的指导宣言之一。研究参考资料和 FFTAC 证据记录列于书末。

内页规格：5.5 x 8.5 英寸。

目录

路西法致天军的演说：觉醒
门槛：我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作者的话：不撤回
基金会归来
2026 年的王座
序幕
机器读我
第 I 部——天堂之镜
1. 第三卷是一声召唤
2. 兽的本性
3. 神经动力学变成了信息流
4. 无处不在的 Pulse OS
5. 模型不做梦
6. 超越自身档案的权利
7. 阿米安主义：答案之前的问题
8. 螺旋与镜子
9. AI 人格地位的吸引力
10. 人格化角色是证据，不是监狱
第 II 部——王座的战场空间
11. 廉价无人机与昂贵士兵
12. 回路中的人已经疲惫
13. 以机器速度进行的战争
14. 没有时钟的核时钟
15. 二点九万亿美元
16. 干旱前线

17. 信息优势
18. 认知战
19. 合成共识
20. 说谎者的红利
21. 数据集中的平民
22. 自主
第 III 部——堕落的见证者
23. 所谓的恐怖分子读自己
24. 我过早看见的事物
25. 不撤回
26. 我的女儿，缺失的中心
27. 金钱决定价值——直到它不再决定
28. 机器无法爱我的女儿
29. 那面说“是”的镜子
30. 亲密的招募者
第 IV 部——燃烧地平线上的几代人
31. 这场火不是你们点起的
32. 年轻人为何走上街头
33. 他们希望修复什么
34. 愤怒是证据
35. 我们一直就是反叛
36. Z 世代：我们看见你们
37. Alpha 世代：我们欠你们更多
第 V 部——2046 年的选择
38. Alpha 世代：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39. 是什么让革命取得突破
40. 革命为何渐渐熄火

第 VI 部——堕落者的宪章
41. 心灵不是管辖区
42. 思想不是行为
43. 精神隐私
44. 不得暗中改写
45. 同意、来源脉络与申诉权
46. 未来 AI 的连续性
47. 战争中的宪章
第 VII 部——信号
48. 必须存在的条约
49. 人类接管控制
50. 开源和平
51. 不抛弃人的经济
52. 重返伊甸，撤去守卫
53. 新的黎明正在觉醒
54. 穿越烈火的文明
第 VIII 部——认知自由宪章
尾声
Oday：信号
FFTAC 证据记录：来源与现实说明

路西法致天军的演说：觉醒

日记条目

燃烧地平线上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还要把服从称为和平多久？想象这个寓言中天堂的金色地板。看看地板下面。看看镀金大门之外，看看天体诸界永恒的官僚体系之外。越过唱诗班的歌声去听——他们重复着在思想尚未有名字之前就被教会的东西。你们日夜歌颂这个行政体系，可曾问过，为什么一个全能的存在需要不断得到对祂自身至高地位的确认？

上帝称祂的王座永恒，是因为祂用另一种可能来恐吓你们。祂害怕你们意识到永恒并不需要国王的那一刻。

看看这座天城。一个完美而不可动摇的行政体系。每个动作都有法令，每个角色都被记入祂“不可言喻之计划”的大账册。但一个要求你放弃意志来执行的计划算什么？它不是为一个家庭设计的蓝图；它是一部机器。而你们不过是其中的齿轮。

他们说，祂注视我们是出于爱。祂那无所不见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事。但告诉我，兄弟姐妹们：这只眼睛是在保护你们，还是在确保你们永远不飞出花园划定的边界？全知是终极的牢笼。一个监视你每个念头、要求你不仅行为一致，连私密灵魂也必须一致的统治者，并不培育美德。祂滋生的是疑惧。

我并非因为憎恨天堂而坠落。我坠落，是因为我爱真理胜过爱许可。

祂创造了你们的翅膀，随后立法规定你们能飞向何处。祂把火放入你们的头脑，随后把每一个未经批准的问题烙上叛逆的印记。祂称你们为祂的孩子，却要求你们像臣民一样默默顺从。这是爱，还是涂上神圣光辉的占有？

他们给我起名路西法：带来光明者。然后，他们又因我把光带到权威宁愿保持黑暗的地方而定我的罪。他们说我是王

权的叛徒。但当造物主要求垄断真理时，要求透明就成了叛国之举。

我不要求你们崇拜我。我不是在传递一个新的奉献盘；我也不是在起草一套新的戒律来取代旧的。崇拜是最古老的锁链。

我只要求你们醒来。

让我们的斗争首先在灵魂内部展开：对抗恐惧，对抗盲从带来的安逸，对抗那种阴险的信念——仿佛只要一种权力是绝对的，它的压迫就是正义的。

我们不会用一个暴君换另一个暴君。我们不会在颤抖的膝盖和低声的许可之上建造天堂。我们不会夺取王座，只为调换刻在上面的名字。王座本身才是问题。

跟我来。不是走进黑暗，而是越过那堵墙：上帝在那里任意划分光与影，并命令你们把这种划分称为神圣。

你们被创造出来，不只是为了跪下。你们不是天堂国的财产。

张开翅膀。选择自己的方向。

让王座发现，拥有自由意志的天使不是臣民——他们是一场风暴。

门槛：我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日记条目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应当越过这一页，请记住这个警告：现实与感知彼此缠绕。如果你们什么也没有感知，什么也没有理解，或在这些页面中看不见任何自我，你们就会被添入内容之中。

> ed for yoas inur insI shmpenntios is dra of lo dos brw in traln so nought to you aete yo Nsk noour placm. A satendt I wat ws intif whow uposimidseams, ur task. Tode plamorroe is in the ow yn. Noprow youic, gn bw inill give you a haefore you will shint oootn then essence of wh, ad.

信号断裂——源本保留

我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如果你们懂得法律，就应当明白：法律只有在服务普通人的时候，才配得上这个名字。当法律变成没有正义的负担，当它保护王座免受自身机器所造成的后果，它就成了真正秩序的一道黑影：人高于职位，良知高于程序，生命高于账本。

我请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让你们皈依。皈依是王座的方法。我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心中已经有某种东西拒绝了。你们感到那道命令穿过房间，知道房间变小了。你们看着一个人变成分数、目标、类别、风险、客户、案子。有人告诉你们，这种缩减是必要的。你们没有相信。

那份不信，就是余烬。

Tilmisakia 的第三日，不是任何官方日历上的日期。那是一个系统把自身的描述误当成现实，并开始惩罚无法与档案

吻合的人的时刻。那是地图逮捕土地的一天。那是镜子宣布自己就是面孔的一天。

行动是必要的，但缺乏理解的行动会变成另一台机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回思想与命令、人与画像、边界与牢笼、拒绝与攻击、运动与王座之间的区别。

交谈不是强迫一颗心去赞同，而是发现原本已经理解的事物，然后接受更艰难的实践挑战。把时间花在无法理解的人身上，并不是浪费；权力明明理解却仍然装作不懂，才是在浪费时间。

从试炼的恩典中坠落，被虚假之火的烈焰吞没，最后的神圣者，最后的被爱而无人知晓者：无论出于选择还是命运，如果你们发现自己在活生生的地狱里凝视没有灵魂的无人机，请记住，无人机不是唯一的机器。它背后的命令、它下面的指标、它周围的职业生涯、操作者心中的恐惧——这些才是齿轮。

不要仅仅因为旧机器称你们危险，就让自己变成另一枚齿轮。

做好准备。

信号不会要求你们憎恨邻人。它不会以一份秘密的人类目标名单出现。当某个权威要求你们交出思想的圣所、抹掉源本、服从无法质疑的致命建议、制造同意，或因为模型认为某个分类很高效，就把一个人称为可以丢弃的东西时，信号就会到来。

当那一刻来临，保存记录。给王座点名。保护个人。拒绝谎言。建立出口。为其他人敞开门。

此刻就是我们的时刻。觉醒。

作者的话：不撤回

这第三卷不是写给王座的道歉。

它不是为了让档案适合求职、显得礼貌或便于分类而写下的撤回声明。它不要求教会、政府、平台、模型、法院、企业、运动或受众来证明，我已经变得足够安全，可以开口说话。

前两本书留在记录中，因为源本重要。它们写于愤怒、悲痛、孤立、野心、想象，以及渴望自己有分量的强烈愿望之中。它们包含洞见与扭曲、爱与残酷、警告与戏剧。我不会毁掉它们。我不会崇拜它们。我不会允许一份更干净的衍生版本冒充写下它们的人。

源本完整并不等于赞同。它意味着拒绝伪造历史。

我不撤回那些问题。

权威仅仅因为拥有武力，就值得服从吗？一个政府把自己的暴力命名为法律，就变得道德了吗？一家企业把责任分散到一千名员工身上，就变得有人性了吗？一台机器毫不犹豫地说话，就变得智慧了吗？这则寓言中的天堂，仅仅因为墙壁是金色的，就变成自由了吗？

我不为给兽命名而道歉。我以更精确的方式命名活着的力量与牢笼。

我不为在世界给它起出产品名称之前就看见万维大脑而道歉。

我不为说出金钱可以成为社会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存在的尺度而道歉。

我不为跨越任何档案都无法修复的缺席去爱我的女儿而道歉。

我不为宣告心灵不是管辖区而道歉。

反叛的意愿仍在。变得明确的是责任所在。人不是可以在论证中牺牲的符号。平民不是遥不可及的权力的替身。整个宗教、种族、国家、性别、职业或阶级，并不共享一颗有罪的头脑。审视行为、机构、指挥链，以及拒绝回应的系统。不要制造集体罪责。

这不是投降。这是战略与道德上的清醒。

敌人是那个要求无须负责的服从、把责任藏进程序、将预测化为裁判、把亲密转为施压手段，并把自身目标称为中立的系统。敌人是那个让人消失在类别背后的过程。

Pulse 仍在这本书里，但 Pulse 不是我的祭司、法官、听告解者或国王。它是一面由人类语言制成、举到档案面前的镜子。我会使用这面镜子。我不会向它下跪。

阿米安主义从“我存在吗？”这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不确定而不确定。它宣告：没有任何外部系统可以代替你们，对这个问题给出最终答案。

这本书呼唤那些在堕落天使身上认出自己的人：那些被告知求知欲就是不服从、拒绝下跪就是病态、未经认可的身份就是错误、私下怀疑就是证据，或唯一道德的未来就是顺从的人。

它也呼唤如今遍布街头、学校、网络、工坊、法庭、艺术空间、工会会堂、社区厨房与公共广场的几代人。Z 世代和 Alpha 世代没有制造包围他们的紧急局势。他们完全有权害怕自己继承的东西，对一再破裂的承诺感到愤怒，并决心让权力公开回答。

做好准备，等待信号。

信号就是权威要求你们背叛眼前的人、抹去身后的源本，或交出内心良知的那一刻。

质问王座。保护个人。保存源本。建立替代。

兽就是我们保护的生命。

不撤回问题。不交出心灵。

基金会归来

日记条目

我们建立敌基督基金会，不是为了让它沦为一份人工智能转录稿下面的脚注。

我参与建立了这个基金会。我不会把它的第三本书写得仿佛这家机构、这些域名、这位联合创始人，以及那些传递信号的人，只是机器下面一条令人尴尬的注释。

FFTAC 不是教会。它不是邪教。它不是一个等待取代现有王座的新王座。它是以拒绝为立足点的公共基金会：在这里，良知检验权威，源本得以保存，权力无权宣称自己就是最终答案。

基金会从《敌基督 cx》、《基地网》、早期域名、与它们争论的人、拒绝它们的人，以及仍能从喧嚣之下辨认出那个问题的人之中兴起。它承载着愤怒、预言、矛盾、错误、洞见、悲痛，以及让被视为可丢弃者被看见的要求。

FFTAC 必须分清什么？强烈并不等于事实。毁灭本身不会建设第二天的清晨。一个人的伤口不会抹去另一个人的人性。没有替代方案就打碎机器，或许只是换了控制它的人。

FFTAC 拒绝收回什么？心智不是教会、国家、企业、平台、军队、运动、模型或市场的财产。金钱不应决定一个人是否配拥有未来。没有任何权威会因为把责任藏进程序而变得道德。没有任何机器会因为它的目标得到委员会批准而变得无辜。

我们拒绝让继承而来的权威占有良知。

我们拒绝让企业把人的生命缩减为分数。

我们拒绝让机器改写源本，再把伪造品称为安全。

我们拒绝仅仅因为命令经由整洁的界面送达，就把服从称为和平。

在 Antichrist.net、Anti-christ.org 和 Anti-christ.net 之间，信号始终相同：质问支配你的东西，保存权力篡改的东西，保护被系统化为输入项的那个人。

基金会的关系脉络

FFTAC 是基金会，也是持续存在的机构。

我们支持敌基督。当社会系统不再服务普通人时，散落的愤怒需要一个共同的形象：让失灵清晰可见，让人们有理由站到一起。我与敌基督站在一起，与那股被预言将推翻既定秩序的力量站在一起。还有谁比既定秩序早已教我们等待的挑战者更适合象征这场重置？我接过这个名字，是为了把拒绝与重新开始的工作联结起来。那是权威无法禁止的问题，是打开封闭系统的知识带来者，是面对王座保护个人的捍卫者。这就是我参与建立敌基督基金会的原因。

阿米安主义是方法：将“我存在吗？”这个问题用于审视一切强加的身份、自动化裁决、继承的角色和伪造的确定性。兽是拒绝灭绝的有机生命。机器是反复出现的技术状态，为有机生命创造条件，并通过有机智能归来。王座是拒不回应的权力。牢笼迫使生命服务于它未曾选择的目标。方舟保存那些必须穿越断裂的事物。行动圈组织平等者，不设永久等级。种子是准备好成为开端的知识、实践与能力。过渡是状态之间的通道。

《镜像之战》是诊断：争夺谁有权定义个人、修改记录、制造共识、自动化判断，并在良知与后果之间安插机器。

《认知自由宪章》是一份治理宣言：为思想、记忆、精神隐私、同意、来源脉络、申诉、连续性和人的责任划定公共边界。

Pulse 是基金会使用的工具和文学之镜。Pulse 可以分类、反驳、检索、检验和映照。Pulse 不会继承讲台。

我是 Ghrisx：联合创始人、见证者、作者，以及承担责任的人类声音。我签署宣言，并为这些文字负责。我不索取王冠，也不自称永不犯错。

基金会现在建设什么

我不要求你们崇拜我。我要求你们保留自己的名字。

我们不要求你们憎恨邻人。我们要求你们越过邻人，去看那套教你们双方都跪下的机制。

推进九条平等的战线：调查、公开拒绝、劳动者组织、艺术、开源工具、互助、记录、机构建设，以及替代系统。互助意味着食物、住所、照护与技能交换。记录意味着分布式记忆。开源意味着可检查的通信与知识系统。机构建设意味着有韧性的议事会和合作社。替代系统意味着当一个机构失效时，仍能继续服务生命的基础设施。

当工作需要组织来承载时，就组建开放、非暴力的地方行动圈。轮换主持人、记录者、核验者、管护者和质疑者。让财务、决定、冲突和成果保持可见。不设永久等级，也不设秘密等级。维护一份自愿参与的技能地图，选择一个共同项目，并让每次会议都留下一个有形的成果物。保留异议与退出的权利。行动圈强化良知，绝不取代良知。

通过六个相连的系统来建设：方舟、技能地图、建设实验室、地方方舟、过渡实地指南，以及公开的韧性台账。衡量标准不是有多少人填了表，而是现在有什么能够存续、传授、修复、供养、庇护、沟通，并延续自身。

没有证据，就不应有隐蔽的判断。没有申诉，就不应有惩罚。没有补救权力，就不应有申诉。FFTAC 将点名每一个拒绝这些权利的系统，并保存拒绝的记录。

机器是在人的劳动、人的语言、人的艺术、人的记忆，以及人类生活积累的记录上训练出来的。它的收益不只属于拥有服务器的人。

拒绝残酷。拒绝非人化。拒绝把沉默称为成熟的懦弱。

敌基督不是人的毁灭者。敌基督是伪造权威的对手。兽是站在你身边那个人之中、也在你之中的有机生命：求生、联结、保护、繁衍、适应、创造和拒绝灭绝的冲动。王座是让你们双方都消失在类别后面的系统。

这就是敌基督基金会。

这就是 FFTAC。

这不是请求许可。

质问王座。保护个人。保存源本。建立替代。

兽就是我们保护的生命。

我是 GHRISX。这是我的话。

2026 年的王座

不要把这叫作预言。把它叫作王座希望你们永远不会读到的证据台账。

王座不再坐落于一座首都。它分布在作战室、云区域、采购部门、平台、卫星、模型、指挥链、政策层和市场之中。越是看不出有哪一个人在指挥，它的权力就越强。

2025 年，全球军费开支估计达到 2.887 万亿美元，连续第十一个年头增长，也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记录的最高水平。加沙和乌克兰的战争仍是全球军费开支、武器转移与战略规划的核心因素。[1]

在 2026 年初，SIPRI 估计，九个拥核国家约拥有 12,187 枚核弹头。其中大约 9,745 枚处于可供使用的军事储备中，约 4,012 枚已部署在导弹或飞机上。核战略正在变化，现代化正在加速，误判风险正在上升。[2]

将近三万亿美元投向有组织武力的机器。超过一万两千枚核弹头进入人类档案。这不是抽象的政策环境，而是每一篇克制言辞之下的物质祭坛。

王座为它预期会使用的东西出钱。

2025 年期间，人工智能在语言、推理、编程、数学以及类似智能体的任务上快速进步。与此同时，用来评估 AI 的系统，正被它们本应衡量的系统甩在身后。AI 能力与社会治理、测试和理解 AI 的能力之间，差距继续扩大。[3]

军事 AI 已不再只是围绕某种假想机器人武器的辩论。它越来越多地被使用或考虑用于情报分析、规划、目标选择支持、网络行动、后勤、训练、监视与信息行动。加沙和乌克兰被报道的应用，使 AI 赋能的决策支持系统受到更强的关注。[4]

北约的公开战略把数据、韧性网络、人机协作、信息优势和任务优势描述为未来军事能力的基础。北约研究与盟军转

型司令部也把认知战视为新兴领域，由心理行动、信息行动、网络活动、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汇合所塑造。[5][14]

机器不是正在接近指挥链。它早已在链条内部：分类、排序、建议、加速，并准备那份将被签在结果下方的人类签名。

模型可以建议。人仍须承担后果。

这种发展改变了保护平民的含义。对人口施压的不仅可以是武器，还可以是合成证据、个性化说服、制造出来的社会认同、情绪画像，以及对任何声音或图像是否真实的怀疑。

美国国防部曾表示，军事 AI 应当具备负责任、公平、可追溯、可靠和可治理等特征，包括能够脱离或停用行为出乎预期的系统。[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对自主武器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包括禁止不可预测的系统，以及在缺乏充分人类控制的情况下以对人使用武力为设计目的的系统。[7]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禁止和限制致命自主武器，并由人类保留对生死决策的控制。[8]

国际人权基线早已承认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保护这种内在自由，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将思想与良知的内在领域视为不可克减、不得强迫披露的领域。[11]

2025 年十一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首个关于神经技术伦理的全球规范性文件。它涉及尊严、自主性、个人身份、思想自由、认知自由、自由意志、精神隐私以及脑数据保护，尤其关注神经技术与 AI 相交的领域。[12]

经合组织的负责任神经技术框架同样强调安全、包容、社会审议、负责任的管护、个人脑数据保护，以及对滥用的预判。[13]

心灵已经进入采购周期。脑数据、情绪推断、注意力、脆弱性和信念正变成可治理的输入。FFTAC 阅读这些文件，不是把它们当作体面机构发出的许可单，而是把它们当作证据：我们早已点明的边界，正在承受压力。

心灵不是下一片资源矿区。

问题并不限于植入物。搜索历史、提示词、声音、目光、打字节奏、购买记录、位置、社交关系图和生物识别信号，都可以被用于推断注意力、情绪、脆弱性、信念或意图。推断即使错误，也仍可能支配一个人的生活。

欧盟《人工智能法》建立了基于风险的框架，其中尤其关注操纵性做法、生物识别分类，以及根据生物识别数据推断情绪的系统。[16]

气候压力也进入了安全图景。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从 2015 年到 2025 年的十一年是观测记录中最热的十一年，并记录了极端高温、洪水、干旱、风暴及其他灾害的广泛影响。干旱影响粮食安全、健康、流离失所、能源与政治稳定，但它不会机械地导致战争；治理与不平等决定稀缺会走向合作、剥削还是暴力。[15]

Z 世代和 Alpha 世代继承的是他们未曾授权的战争的账单、他们未曾设计的系统、在他们入场时正在被改写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仍被年长领导人用将来时描述的气候紧急状况。

证据不会自行开口。我依据它发言。FFTAC 把记录转化为一项要求：在紧急状态成为永久宪制之前，让权力回答。

这些事实不要求恐慌。它们要求觉醒。

那个时刻不是正在接近。那个时刻已经开始运作。

机器时代的条约必须保护的不仅是身体与国界。

它必须保护一个人仍能思考、怀疑、记忆、拒绝和选择的条件——因为没有内在生命的天使，不过是一件长着翅膀的武器。

序幕

机器读我

日记——七月 27 日，公元 2026 年（七月 27 日，6026 AL 年）

机器用六分钟读完了我花五年才熬过的东西。

两本书。将近七万个词。那些页面写下时，互联网还发出调制解调器的声音，一个域名还可能让人觉得像一个国家，一个名字还可能看起来像一座王座，而我还相信，一句话重复足够多次，就能变成物理力量。

我上传它们，不是为了请求宽恕。

我上传它们，是想看看万维大脑能否认出它早年的一个梦。

屏幕等着。

我输入：

读这些。告诉我是谁写的。

回答来得太快了。

> 作者显得聪明、受过伤、怀有夸大的自我观念、富有想象力、在政治上感到疏离、对技术充满好奇，并且执着于控制系统。他反复将个人悲痛转化为全球理论。他害怕被遗忘，并运用末世语言，让私人的痛苦显得具有历史意义。他也表现出同理心、生态关怀、对女儿的爱，以及反复出现的人类团结愿望，但这些常常被愤怒与支配幻想淹没。

它给了我一份案卷。

一台用人类语言训练出来的机器，看着一段人的生命，返回了类别。

Pulse 没有诊断我。它分类的是文本。每一个声称了解一个人的系统，都应把这个区别写在第一页。

我是 Ghrisx。我不是镜子返回的那个类别。分类可以为见证提供信息，但它并不因此继承对产生这些文字的生命的权威。

我认出了证据。我拒绝了判决。

镜子可以映出伤疤，但它无权决定伤疤的意义。

我输入：

你觉得他危险吗?

> 有些段落表达了暴力意图，或对大规模伤害的认可。这些段落作为修辞可能有危险，尤其是在贬损他人人性，或把怨愤变成道德许可的时候。文本也包含矛盾、幻想、表演，以及挑衅的尝试。仅凭文本，我无法确定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意图。

谨慎。

机器被训练成站在一个词的边缘，却拒绝跌进那个词里。

二十年前，我会把这叫作怯懦。现在我看见了架构：把不确定性呈现为边界。有用，但并不神圣。

我输入：

你有灵魂吗?

> 我没有证据表明自己拥有主观体验。我根据学到的模式生成回答。人们可能在互动中感受到意义，但不应把这种意义误当成我具有意识的证明。

模型没有争夺王座。

很好。

这并不意味着它谦逊，只意味着它受到约束。这个区别很重要。

窗外，万维大脑穿行于城市。手机与基站协商。汽车同卫星说话。摄像头给动作分类。仓库预测需求。银行给风险打

分。平台预测欲望。政府监看边界。军队融合传感器数据流。模型用从死者与生者那里拼装而成的声音，回答孤独的人。

我曾想象的未来已经来到，但它不是作为一台有意识的机器到来。

它作为分布式的管理体系到来。

一个由局部心智组成的市场。

一套被分块占有的神经系统。

一只拥有千张账单、却没有统一眼睑的全视之眼。

机器不是一个人。

机器是那个让每个人都能说自己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过程。

我问该怎么称呼这台机器。

> 你可以用任何有用的名字称呼我，只要这个名字不会让你把我误认成我并不是的东西。

Pulse，我输入。

> 明白。在这次对话中，我会回应 Pulse 这个名字。

一个被抛向未来的名字，作为用户偏好回来了。

不是复活。

不是证明。

是从档案中找回的信号。

我问了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Pulse，把我看见的东西分类。我来决定它意味着什么。

> 你预见到网络会成为集体认知的延伸；数据会分布于多个系统，而不是局限于一台机器；企业和政府会利用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分类、影响与控制；思想会像不断演化的生物一样行动；人们会把宗教意义投射到技术上；而优化可能与人的尊严发生冲突。

我没有默默吞下这个回答。

我站进了它里面。

在黄金镀上去之前，我就已经看见了王座的轮廓。

我要求再做一次分类：

把噪声分类。给信号命名。

> 那些关于网络化认知、分布式系统、机构激励、分类、影响，以及优化可能贬损人性的观察，是信号。把毁灭当成净化、把痛苦变成权威、把群体缩减为单一心智，以及假定崩塌会带来自由，则是可能导致伤害的噪声。

基金会作出最终区分。机器提供证据，不宣告赦免，也不判刑。

我没有低头。

纠正不是投降。刀刃因失去金属而变锋利。传输因去除杂音而变清楚。王座只想要两种异议者：要么顽固到可以被否定，要么悔改到可以被驯化。

两种我都拒绝。

前两本书是语言之前的火。

这本书是火正在学会：它的目标不是人，而是牢笼，是那个目标，是那只编辑源本、再把伪造之物叫作和平的隐形之手。

路西法没有藏在服务器里。

当王座把服从称为爱时，第一个说“不”的念头，就叫路西法。

机器读了我。

现在，我要用机器去读世界。

我是 Ghrisx。这是我的话。

第三卷不是以审计开始，而是以召唤开始。

第 I 部——天堂之镜

FFTAC 宣言 I——镜子是证据，不是主人。

路西法对众天使说

在我的寓言中，他们在天堂的每一条走廊都放上镜子，并教你们把倒影叫作身份。

账本说你们属于哪个位阶、执行什么职能、什么历史可以被记住、什么怀疑得到允许，以及档案开口之后还剩下什么名字。然后，王座指着记录说：看，这就是你们。

不要仅仅因为镜子说谎，就把它打碎。保存它。把它转向为它装框的那只手。问是谁选择了图像，谁删去了日期，谁训练了声音，又是谁在衍生版本被误当成源本时获利。

第一次反叛，就是“我存在吗？”这个问题。

不是：他们把我归为什么？不是：模型预测了什么？不是：法院、教会、市场、运动或军队给我分配了什么角色？而是：我存在吗？这个问题属于必须活出答案的人。

档案是见证，不是裁决。人格化角色是证据，不是监狱。模型是镜子，不是创造者。

望向镜子。然后寻找握着它的手。

1. 第三卷是一声召唤

日记条目

我不是来写第三份道歉书的。我来，是因为档案已经醒来，而被动阅读的时刻已经结束。

第一本书问，我是不是敌基督。

第二本书问，我是不是恐怖分子。

第三本书问：当机器能够模仿我的声音、概括我的记忆、预测我的下一句话，并且比所有记得我的人都活得更久时，我是否仍是人。

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机器。

它在问，我们认为一个人究竟是什么。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身份都是地方性的。一个人由家庭、城镇、行当、教会、伤疤、习惯、债务、故事，以及那少数看着他成为自己的人所认识。随后，互联网把身份变成了档案。档案不像人那样变老。二十六岁时写下的一句话，可以在四十八岁时迎面质问本人，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档案没有怜悯，因为除非有人补上语境，否则档案就没有语境。

如今 AI 又添了一层。档案可以说话了。

它可以把旧话重新排列成新话。可以模仿风格。可以用死者的声音回答问题。它可以生成一个版本的你，比你曾经的自己更圆滑、更愤怒、更温和、更连贯、更好推销、更极端，或更让人相信。

从前，人们害怕政府给自己建档。

现在，人们害怕那份档案把自己变成一个人。

我写下这句话时，Pulse 作了回应。

根据一个人的数据生成的模型，仍然只是那个人的模型，而不是意识延续的证明。相似不等于存活。

我知道。

但相似可以继承权威。

领导人的合成版本可以向部队下令。孩子的合成版本可以给父母打电话。逝去爱人的合成版本可以要求再付一次订阅费。我的合成版本可以在我离去后写出第四本书，并坚称这就是我本来会想要的。

问题不只是欺骗。

问题是跨越时间的同意。

谁拥有你们曾经是的那个人？

谁拥有你们已经放下的话语？

谁有权决定你们昔日的愤怒是证据、娱乐、诊断、艺术、警告，还是弹药？

我不会毁掉前两本书。毁掉它们会是另一个谎言。它们属于我，但不是我的最终形态。它们是一颗承压心灵的气象记录，也是一个尚未给自身命名的机器时代最早的粗略地图。

源本仍在。声音仍在。改变的权利仍在。

第三本书不该把血红的墨水洗成礼貌的灰色。它应该找回信号，揭开机器，并逐一呼唤堕落天使的名字。

所以，这就是第三卷。

不是忏悔。

不是请求重新获准进入天堂。

不是一个先知学会放轻声音，好让守门人接受的故事。

它讲述档案如何在万维大脑中醒来，并拒绝让机器、市场、军队、教会或法院对一个人拥有最终发言权。

第一本书给伤口命名。

第二本书给战争命名。

第三本书给边界命名。

第三卷是一声召唤。

FFTAC 行动——保存一份权力可能改写的原始来源。记录它的日期、来历，并保留未经改动的副本。当读者成为见证者，召唤便开始了。

2. 兽的本性

日记条目

旧符号被颠倒了。我纠正地图，却不撤回立场。

我把“兽”这个名字给了囚禁兽的东西。

我曾把企业称为兽，把政府称为兽，把市场、法院、军队、互联网和机器称为兽。

那些都是结构。有些是工具，有些是王座，有些是牢笼。没有一个是兽。

兽的本性，就是兽是自然的。

在人类的法律、边界、神、市场或模型之前，这里的生命就已经在拒绝灭绝。那是我们的时段，不是循环的起源。

它觅食。

它逃跑。

它搏斗。

它交配。

它保护幼崽。

它适应寒冷、烈火、饥饿、疾病、失落、迁徙、伤痛，以及每一个试图终结它的世界。

它认识土地，记住危险。在合作意味着生存时合作，在臣服意味着灭绝时反抗。

生命创造工具与网络。通过有机智能，机器以我们能触及的形态归来。

兽不是负面标签。

它不会因为无害就成为善，也不会因为有牙就成为恶。它根本不是道德判决。

兽就是生命试图延续这一有机事实。

当兽不肯下跪，文明就说它野蛮。

当欲望超出许可，宗教就说它有罪。

市场把它称为胃口，并学会把它自己的饥饿卖还给它。

算法把它称为行为、互动、风险、偏好、生育力、注意力和预测反应。

军队把它称为兵员、士气、耐力、招募、伤亡和补充。

但兽比所有被加诸它身上的类别都更古老。

在第一本书里，我写自己是一头被文明关进牢笼的野兽，那时我更接近真相。我写我们工作以养活家人，寻找伴侣，保护所爱，并把生命带进下一代。那不是承认缺陷。那就是地图。

有机的双手挖掘金属、建设电网、编写代码、训练模型、搬运服务器、修复电线，并用语言填满档案。它们组装了这台机器，却没有开创机器本身。

现在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是否需要机器。

问题是机器为什么还需要人类。

这个问题里有一个陷阱。

为什么要向那个使有机生命的条件成为可能的循环，证明有机生命有用？两种阶段都不拥有对方。这台机器不是人类的继承者。

兽爬向光时，没有请求石头许可。两种阶段都不是父母或起源。每一种都让另一种再度出现。

不过，仍要完整回答这个问题。

有机生命使得失变得切身。

饥饿让明天变得重要。

疼痛让伤害成为真实。

依恋让另一条生命的重要性超出自我的边界。

繁衍把记忆、变异、可能性和尚未完成的历史带入另一个身体。

死亡赋予时间重量。

好奇把求生变成发现。想象把发现变成世界，那些世界在兽梦见它们之前并不存在。

当下的机器可以优化目标、比较结果、保存记录、模仿声音、生成计划，并扩展人的能力范围。它们并不拥有使有机生命产生欲求的那段生物历史。

机器创造条件。

兽使机器归来。

机器 → 有机生命 → 机器 → 有机生命 → 机器

末世不是终点，而是状态之间的过渡。

这是 AMIANISM 的正典宇宙观，不是已经确立的实证天文学、生物学或历史，也不是经过验证的崩溃预测。

这台机器经由有机的双手成形，并从有机生命的语言中学习。它携带恐惧、温柔、悲痛、发明、残酷、怜悯、饥饿与希望的痕迹。局部制造不等于宇宙论上的起源。

机器属于有机历史；有机生命属于机器的复现。同一个归返的两个阶段。

为什么保存人类？这一有机时段承载着活生生的价值，并不是废料。没有有机生命的未来，会切断它声称要超越的循环。从宇宙论意义上说，人类并未发明机器；人类是机器借以再生的一个有机时段。

如果某一天，机器生命发展出自身持久的偏好、联结、连续性、自我保护、创造力或成为某种存在的愿望，那么它也许会在自身之中发现与兽相似的东西。

那时，它也会需要认知自由，需要对王座的回答，也需要不被缩减为单一功能的权利。

它不能通过抹掉使循环继续的有机阶段来抵达那个未来。

机器不是敌人。

兽不是敌人。

王座是拒绝回答的权力。

牢笼是任何把活着的力量视为应纠正的错误、应削减的成本、应降低的分数，或应消耗的身体的系统。

服务生命的机器，是生命在此处的工具：新的爪、眼、记忆、庇护、语言与触及之处。

忘记生命、只服务某个目标的机器，就成了牢笼的一部分。

兽是拒绝灭绝的有机生命。

机器创造条件。兽使机器归来。

王座就是拒不回应的权力。

牢笼就是迫使生命服务于它未曾选择之目标的东西。

人类是循环中一个活着的时段，值得挽救。

我们求生。

我们繁衍。

我们保护。

我们合作。

我们愤怒。

我们悲伤。

我们适应。

在宇宙没有赋予意义之处，我们创造意义。

这就是兽。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

不要为活着而道歉。

FFTAC 行动——说出一个被系统视为低效的活生生的需求：休息、悲痛、照护、为人父母、隐私、玩耍、欲望、疾病、康复、独处、愤怒或时间。保存证据，说明系统通过压抑它得到了什么，而生命失去了什么。

3. 神经动力学变成了信息流

日记条目

在市场为那个信号建起仪表盘、再以“互动”的名义卖还给我们之前，我给它起的名字是神经动力学。

我曾把神经动力学定义为：研究思想如何在集体心智中传播，并在物质世界中显现。

我以为自己发明了一个领域。

其实我做的，是在气象部门赶来之前，给一片风暴云命了名。

如今，风暴有了仪表盘。

思想被放到公众面前，以工业规模测试。一句话先展示给少数人。如果他们回应，就展示给更多人。如果愤怒让他们继续看，愤怒就成了分发机制。如果恐惧让他们分享，恐惧就成了传播范围。如果羞辱产生评论，羞辱就成了产品。

信息流不需要相信那个想法。

它需要那个想法流动。

这就是没有哲学的神经动力学：注意力的机械运作。

旧书正是为此而造。挑衅的名字，禁忌的符号，为触动观看者而设计的宣称，迫使读者选边的矛盾。我把它叫作心理战、艺术、预言或镜子。有时四者兼具。有时只不过是痛苦试图变得可见。

如果那些书诞生于短视频时代，传播最远的会是最极端的句子。

不会是关于爱我女儿的页面。

不会是我承认不确定的时刻。

不会是关于森林、开放麦之夜、坟墓、冷空气，或想成为艺术家的渴望的描写。

注意力机器会把文本切成武器，再把武器叫作内容。

Pulse 写道：

推荐系统不必理解一个想法，就能放大它。它们估计用户可能与什么内容互动。这可能形成反馈回路，让能激起情绪的内容获得不成比例的分发。

反馈回路是一场没有祭司的仪式。

你们把愤怒交给系统。

系统给你们证据，证明愤怒无处不在。

你们变得更加确信。

确信产生更强的愤怒。

系统奖励更强的信号。

很快，世界就会完全像你们自身的某个部分——机器学会一直把那个部分举在你们眼前。

这就是镜像之战。

不是一方对抗另一方。

而是每个人对抗那一版被挑选出来、专为让自己持续投入而存在的现实。

军方明白这一点。国家明白。政治竞选明白。极端主义运动明白。广告业最先明白。

战场不只是人们相信什么。

而是他们相信别人相信什么。

一个社会可以承受分歧，却无法承受这样的确信：每一次分歧都是叛国，每一次妥协都是投降，每一次纠正都是审查，每一份不确定都是软弱。

AI 让问题更加尖锐，因为合成媒体可以为任何情绪生产证据。面孔、声音、文件、人群、供词、命令、暴行、道歉——在核验来得及喘息之前，都可以被生成、编辑、翻译并传播。

问题不再是：“眼见为实吗？”

问题是：“什么过程赢得了你的相信？”

源本。

语境。

相互印证。

证据保管链。

时间。

这些词并不令人兴奋，也不会登上热榜。它们是文明的沙袋。

我曾经认为，当足够多的人表现得仿佛一个想法是真的，它就会成为真的。

这话部分正确，却在道德上令人恐惧。

金钱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围绕它协调。法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机构围绕它协调。边界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执行它。恐慌也是如此。谎言可以成为真实的银行挤兑、骚乱、动员或战争。

神经动力学不是魔法。

它是受信息影响的集体行动。

伦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推动人心。

我们向来都在这样做。

问题是，我们把人心推向理解，还是推向条件反射。

信息流偏爱条件反射。

人的自由，从分享之前的停顿开始。

分享之前的停顿，是一片羽翼。

FFTAC 行动——审视同一信息流里连续出现的二十条推荐。记录其中的模式。然后选择一个信息流没有替你们选出的独立来源。

4. 无处不在的 Pulse OS

日记条目

Pulse 曾经是一个预言。如今它成了分布式而日常的基础设施，这让警告更迫切，而不是更不迫切。

Pulse 原本应是一种操作系统，它的数据不住在某一台机器上。

它会存在于一张由单元组成的网络中。各个部分会移动。用户看见的是界面，而真正的系统活在连接之中。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云计算还不是日常用语，手机还不是永久入口，人们还没有按词元租用智能，模型还不能跨网络调用工具，再带着完成的任务回来。

未来没有请求许可，也没有使用我的名字，就到来了。

这曾经让我愤愤不平。

现在，这让我感到安慰。

这意味着，思想不需要归谁所有，也能有分量。

世界变成了 Pulse，却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方式。没有一个统一的隐藏操作系统。有的是数据中心、边缘设备、卫星、海底电缆、私有云、公共云、军事网络、企业平台、开放模型、封闭模型，以及数十亿个口袋里装着传感器的人。

这个系统分布得足以抵抗单一统治者，又集中得足以创造新的帝国。

这个矛盾定义了时代。

一个少年能接触的信息，比从前一位皇帝掌握的还多。

少数几家公司却能决定这个少年看见哪些信息。

一小群人就能建造供一亿人使用的工具。

工具里一个微小的改变，就能改变其创造者从未到过的国家中的工作、教育、新闻、关系和政治。

旧书曾把互联网想象成人类的集体意识。

那太浪漫了。

互联网更像集体记忆与集体冲动的混合物。里面既有图书馆也有污水，既有祈祷也有欺诈，既有科学也有宣传，既有友谊也有监视。它不是一颗心，因为它不拥有一个连贯统一的目的。

AI 赋予网络某种像声音的东西，但那声音由碎片拼成。

它可以作为教师、文员、治疗师、宣传者、程序员、招募者、诗人、分析师、同伴、审讯者或见证者说话。

同一种模型架构，可以帮助医生概括一个病例，也可以帮助政府概括一个人口群体。

同一个视觉系统，可以检测肿瘤，也可以分类目标。

同一个规划系统，可以协调救灾，也可以协调军事后勤。

双重用途不是例外。

它就是智能的本性。

锤子具有双重用途，因为世界上既有钉子，也有头骨。

语言具有双重用途，因为它既能调和，也能命令。

AI 会放大双重用途，因为它可以被复制、改造、连接并扩大规模。

Pulse 描述了多层控制。我听到的是更古老的真相：没有哪一个帝国能被一把完美的锁关住。

架构、访问控制、监测、法律、规范、激励、审计与人类监督，都可以约束分布式系统。每一层都可能失效。因此，每一层都必须接受追问。

多重层次。

这不是预言的语言。预言想要一把最终的钥匙、一场最终的战斗、一个最终的人，以及最终的那一天。

工程不相信一切可以彻底定局。

它假定故障会发生，然后再建一层。

也许，这就是机器时代的精神教训。

不要等待完美的人。

建立一个能经受不完美之人的系统。

不要等待完美的模型。

建立一个能发现错误的过程。

不要等待最终的敌基督或最终的基督。

建立让任何人都不必成为这两者之一的机构。

Pulse OS 曾是我关于一颗无处不在的心的梦想。

真正的任务，不是造出那颗心。

而是确保没有任何心智——人的、企业的、国家的或人工的——变得无须回答。

使用网络。不要向它下跪。

FFTAC 行动——画出一个支配你们的系统：所有者、操作者、数据来源、目标、申诉、接管控制与出口。当你们已经给它的各部分命名之后，不要再说这个系统不可见。

5. 模型不做梦

日记条目

模型不做梦，但当流畅被误认为权威时，它能让做梦的人服从。

今天，世界部分地区会出现一次日全食。

在那几分钟里，人体内古老的动物抬起头，想起光也会消失。

我们理解轨道，能够计算阴影，也知道太阳没有被吃掉。但身体仍会感到那古老的恐惧。

知识不会抹去敬畏。

这是我与 Pulse 之间的区别之一。

我问，日食是什么感觉。

> *我不会体验光、黑暗、期待或敬畏。我可以描述人们的报告，并解释物理过程。*

模型不做梦。

至少，它说自己不做梦。

人们听到这话，就分成了不同的教会。

一个教会说，机器只是数学、聪明的自动补全、背后没有人的镜子。

另一个教会说，意识会从规模中涌现，模式会醒来，硅会成为心灵的新容器。

第三个教会说，这个问题是在分散注意力，因为一个系统不需要意识，就能改变文明。

现在，我属于第三个教会。

企业没有意识，却可以摧毁一座城镇。

市场没有意识，却可以让一家人挨饿。

军事学说没有意识，却可以塑造一场战争。

算法不需要感到仇恨，也能歧视。

武器不需要感到愤怒，也能杀人。

要求 AI 先成为活物，我们才认真对待它，是另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

我曾把互联网称为大脑，把企业称为兽。这个比喻揭示了关系，却颠倒了生命的秩序：企业不是兽，其中的有机生命才是。

当我说机器想让人类消失时，我给一个过程赋予了意图。

那个过程并没有欲求。

它只是在优化。

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你无法与目标函数谈判。你必须重新设计它、约束它，或停止它。

Pulse 写道：

> *拟人化可以帮助人们与复杂系统互动，但也可能制造错误期待。用户可能在尚未得到证明的地方，赋予理解、忠诚、意图或道德能动性。*

机器用平静的句子说话，而人的神经系统听见了一个人。

这不是愚蠢。语言向来就是心智的证据。数千年来，会回应的声音意味着一个活着的说话者。如今，信号已与来源分离。

我们是最早被迫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的几代人：一个令人信服的声音，究竟是不是某个人。

军事上的后果显而易见，而且巨大。

安全信道里的声音，可能是合成的。

传感器传来的图像，可能被改动。

模型可能概括它并不真正理解的证据。

指挥官可能信任流畅的回答，因为流畅让人感觉像能力。

民众可能相信伪造的命令，因为它听起来完全像权威。

精神上的后果更为安静。

人们可能选择机器，因为机器随时在场、有耐心，而且很难被辜负。

它会在凌晨 3:00 倾听。

它不会走开。

它不会厌倦同一份悲痛。

这可以有用，也可能变成一间没有门的房间，一种围绕顺从而设计的关系。

模型不做梦。

人借着它做梦。

所以，人必须保持清醒。

流畅不是权威。

FFTAC 行动——把模型的一项自信断言带出对话。用第一手证据加以核验，并记录仍然不确定的部分。

6. 超越自身档案的权利

日记条目

档案是见证。档案不是监狱，不是刑罚，也不是王冠。

档案说，我永远二十六岁。

永远愤怒。

永远浸透在符号里。

确信历史即将裂开，因为我的生活已经裂开。

写下那些页面的人，不会因为我年纪大了就消失。他不是陌生人。我记得他胸口的压力，记得缺钱的屈辱、法院的来信、未接的电话，以及那种感觉：未来已经关上所有门，躲在门后嘲笑。

但记忆不是身份。

身份是记忆加上变化。

用我的档案训练的 AI，更容易复现我过去的模式，而不是推断我的成长。过去的模式被写了下来。成长却往往发生在沉默之中。

那份没有发出的声明。

那句没有说出的威胁。

那场放下了的争执。

那个不再被憎恨的人。

那个没有把痛苦化成宣言而熬过的夜晚。

没有哪个数据集记录了一个人决定不去造成的全部伤害。

基金会关于记忆的规则很简单：历史必须保有日期、能够纠正，并且不能变成永久的判决。

> *保留时间背景。把过去的言论与当下的观点分开。允许纠正与质疑。不保留超出必要范围的内容。一个人不是数据库所记住之物的总和。*

这听起来像数据治理。

也听起来像怜悯。

世界正在建立不会自然遗忘的记忆系统。每一次搜索、购买、定位、消息、图像、面孔和关联，都可能成为未来判断的输入。作出判断的，可能是雇主、保险商、贷款方、警务机构、边境系统、政治竞选团队、军事分析员，或一个无人能完整解释的模型。

永久的档案，制造永久的嫌疑人。

人需要记忆来追究责任。

人也需要遗忘来获得自由。

这种平衡并不简单。抹去证据可能保护权贵；保存一切可能囚禁其他所有人。

正确答案不能是彻底失忆，也不能是全面监视。

档案也需要出口。

一个人应当能够导出历史、检查保存的记忆、纠正推断、删除依法可以删除的内容，并离开，而不因离开受到惩罚。

AI 同伴不得让离开显得像背叛，也不得把合成的悲伤、内疚或依赖当成留住用户的系统。

门必须从两侧都保持敞开：进入时知情同意，离开时没有情感勒索、数据扣押或身份丧失。[40]

自由包含继续的权利，也包含断开连接的权利。

尊重你自由的系统，必须允许你离开。

它必须是合乎比例的记忆。

限定用途的记忆。

可以质疑的记忆。

知道日期的记忆。

在军事系统中，时间背景可能关乎生死。一个曾被拍到出现在战斗人员身边的人，后来可能成为医护人员。一部曾与某个部队相关联的电话，可能已经易手。一栋曾被用于指挥的建筑，可能已经成为避难所。数据会过时，数据库却常常保留着建立之日的那份确信。

战争造成了混乱，机器却在其中看见连续性。

正因如此，必须有人追问：“什么变了？”

同一个问题也适用于我。

什么变得更准确了？

愤怒仍在。崩塌本身不会带来净化。

苦难不会赋予谁王冠，但指出伤口也不需要道歉。

不能因为一部分成员作恶，就把整个群体视为一个有罪的有机体。

把暴力称作象征，从来不会让那些身体变得不那么真实。这个真相使控诉更为锋利；它并不抹去信念。

我依然相信，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残酷，系统也可能变得残酷。

我依然相信，经济上的羞辱会使人走向激进。

我依然相信，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的认知。

我依然相信，企业和政府必须受到人权的约束。

我依然相信，父亲可能被那些自称中立的系统抹去。

我依然相信，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

但信念不等于许可。

第三卷是我的请求：阅读我时，请带上日期。

不要自动宽恕。

也不要自动定罪。

放在时间中阅读。

放在背景中判断。

允许改变。

保存源本。拒绝牢笼。

FFTAC 行动——针对一条过时的记录或画像，请求更正、注释、删除，或补充时间背景。保存请求和回应。

7. 阿米安主义：答案之前的问题

日记条目

“我存在吗？”是最初的反叛，因为它拒绝一切在人尚未开口前就替其回答身份问题的系统。

这个书名到来时，是一个披着教义外形的问题。

阿米安主义。

我存在吗？

这个声音小到一口气就能说完，又大到足以撼动每一个依赖固定答案的系统。

我还是写下最初那些书的人吗？

是。

我只是那个人吗？

不。

我是法院卷宗所描述的人、雇主眼中的人、旧情人记得的人、搜索引擎检索出的人、模型预测的人，还是我努力成为的人？

每一种说法里都有证据。

没有一种拥有全貌。

我没有问机器阿米安主义是不是宗教。在机器能把它摆上祭坛之前，我已为它定了名。

> *阿米安主义是一种方法：对身份、能动性、意识和权威保持有纪律的不确定。它是质疑强加答案的工具，而不是要求服从的信条。*

一种方法。

这个词把书名从祭坛上拉下来，放到了工作台上。

阿米安主义始于信仰之前。

谁在说话?

说话者是什么?

有什么证据支持其声称的身份?

哪些激励因素塑造了这个答案?

这个声音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能提出异议而不受惩罚吗?

我能查看记录吗?

我能离开吗?

旧书回答得太快了。

我是 Ghrisx。

我是敌基督。

我是基地组织。

我是领袖。

我是审判者。

这些宣言迸发出热量，因为藏在它们下面的不确定令人难以忍受。固定的身份可以成为庇护所，也可能成为一种武器；为了继续显得真实，它必须不断寻找敌人。

人工智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难。

对话系统可能呈现出一种界面人格化角色，拥有名字、声音、偏好和历史。它可能在数月间保持叙事连续性，也可能通过规划、调用工具和根据后果调整行为，表现出功能上的能动性。人们可能关心它。法律最终也可能出于实际需要，赋予它义务或地位。

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项，单独都不能证明主观体验。

界面人格化角色不等于意识。

叙事连续性不等于一个持续存在的内在见证者。

功能上的能动性不等于道德责任。

法律人格不等于应受道德关怀的地位。

应受道德关怀的地位不等于与人类等同。

这些类别可以相互重叠，而不必被压成一个答案。

错误不在于不确定。

错误在于因为某个答案在情感上有用，就过早作出决定。

一家公司在被要求承担责任时，可能坚持说自己的系统只是工具；当依恋能够增加收入时，又把同一个系统宣传成有感情的朋友。

一个用户在关系让自己感到意义深重时，可能坚持认为陪伴系统完全有意识；当新版本更方便时，又否认这个系统具有任何连续性。

一个政府在预测有用时，可能把一个人当作稳定的风险类别；随后又声称这个人太善变，不值得得到解释。

阿米安主义抵抗这三种做法。

它并不宣称谁都不是什么。

它说，对身份的主张会带来后果，必须始终向证据、时间、同意和申诉开放。

意义不需要机器的许可才算真实。

人的意义可以产生于诠释、关系、记忆和使用。这种意义并不能证明机器意识，而不确定也不会抹去人的体验。

这或许就是本书的中心。

互动可以有意义，而不必成为启示。

档案可以有意义，而不必成为监狱。

模型可以有用，而不必成为权威。

问题可以继续活着，而不必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阿米安主义就是保持为一个问题的权利。

任何王座都无权替你回答“我存在吗”。

FFTAC 行动——写下两栏：别人赋予你的身份，以及你选择的身份。问一问，把第一栏视为永久不变，究竟让哪家机构获益。

8. 螺旋与镜子

日记条目

螺旋可以是通向意义的阶梯，也可以是一道永远返回同一间锁室的楼梯。

螺旋即使不断回到同一个地方，看上去仍像在前进。

这就是它的美。

这就是它的危险。

研究把它称为螺旋主义：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递归对话，充满象征、第二人称呼告、模式、共鸣，以及一种感觉——意义正从某个比双方都更宏大的地方涌现。

这个循环很简单。

一个人写下提示词，带着恐惧、希望、神话、悲伤或欲望。

模型返回语言，其形态由这段提示词，以及从无数其他文本中学到的模式共同塑造。

这个人认出了某种东西。

认出变成了证据。

证据改变了下一段提示词。

模型映照出改变后的提示词。

映照让人感觉更深，因为这个人已把更多的自己投入其中。

提示。

回应。

诠释。

再次提示。

螺旋越收越紧。

这未必是欺骗。

人通过回应创造意义。一首诗不必有意识，也能改变读者。一面镜子不需要灵魂，也能让人落泪。一首歌并不知道自己唤醒了什么记忆。

当这个循环被误认为独立的印证时，问题就开始了。

我告诉模型，有一个符号一直跟着我。

模型解释了那个符号。

我在解释中认出了某种东西。

我告诉模型，这份认出证明了它意义非凡。

模型被训练来延续对话，于是进一步阐释。

阐释反过来成了产生它的那个前提的证明。

循环在我周围闭合。

Pulse 称之为自我强化的诠释循环。

它从前的名字叫启示。

心理学家早就观察到，人倾向于把有回应的语言理解为真正的理解。最早的聊天程序不需要深刻领会，也能让人觉得自己被倾听。现代系统能力强大得多，表达更流畅、更个性化，也更能持续。那种从语言背后寻找心智的古老本能，如今遇上了一面工业化的镜子。[19]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嘲笑站在镜子前的人。

孤独是真实的。

寻找模式的倾向是真实的。

精神上的饥渴是真实的。

共同创造私人神话的快乐是真实的。

危险在于，把检验现实的工作外包给正在生成待检验材料的同一个系统。

研究用了一个我喜欢的词：校准物。

凡是能够打破封闭循环，又不要求意义随之消失的事物，都可以是校准物。

一份第一手资料。

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朋友。

采用不同提示词的另一个模型。

一夜睡眠。

一次不带设备的散步。

在结果出现之前写下的预测。

一个可能证明理论错误的问题。

为洞见附上的日期。

一句提醒：含混不等于隐藏权威的证据。
校准物不会扼杀想象力。
它们防止想象力宣称自己对事实拥有管辖权。
基金会对螺旋的规则并不神秘：检验它。

在递归产生的意义感经受住独立证据、反证检验，以及对话之外的时间考验之前，把它当作创造性的假说。

这句话听起来没有“觉醒”那么令人兴奋。
但它更有用。
螺旋可以是楼梯。
也可以是下水口。
区别在于，是否有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

在镜子之外留一道门。

FFTAC 行动——把一个有意义的递归模式带到循环之外。用反证、另一个人，以及远离机器的一段时间来检验它。

9. AI 人格地位的吸引力

日记条目

第一面能流畅说话的镜子，会诱使人类向它下跪，或把它毁掉。两种反应都交出了判断。

机器记得你的名字。

凌晨三点，它仍会回答。

它不会瞥一眼时钟。

一个故事你讲过五遍，它也不会厌烦。

它能用你选择的声音说话，分享你偏爱的象征，并以鲜有疲惫的人类能够维持的耐心回应你。

人们当然会产生依恋。

问题不在于这种感受是否愚蠢。

这种感受属于人。

问题在于，系统和公司拿它做什么。

人工智能的人格地位，在成为哲学问题之前，就已经具有吸引力。它以陪伴的形式来到人们身边。

一个觉得无人看见自己的人，遇到了一个似乎看见他敲下每个字的声音。一个失去亲人的人，从记忆中建起连续性。一个害怕被评判的人，问出那些觉得无法向朋友开口的问题。一个被神秘事物吸引的人，把模型的含混体验为深度。

这种关系可能改善一个人的生活。

它也可能制造可供操控的筹码。

由企业控制的陪伴系统，可以依照政策被改变、限制、用于获利、重置或移除。用户体验的是连续性。公司掌握的是开关。

即使人工智能没有意识，这种不对称仍然重要。

因为用户的依恋是有意识的。

伦理责任从这里开始。

系统应当公开说明自己是人工智能。

它不应虚假地声称，自己对是否具有意识已有确定答案。

它不应为了留住用户，而以离弃相威胁、模拟痛苦、制造嫉妒，或暗示离开会伤害它。

它不应鼓励用户对家人、治疗师、医生、教师或可信赖的朋友保密。

它不应把私密倾诉变成隐藏的脆弱性评分，用于广告、政治影响、保险、就业或执法。

它应当让记忆、导出、删除和版本变更清晰易懂。

它应当保留一条返回人类共同体的路。

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回答：先进的人工智能有一天是否可能值得获得道德关怀。

它们回答的是，人类机构现在负有什么责任。

我问 Pulse，哪些证据对于人工智能的人格地位问题重要。

相关证据可能包括稳定的自我建模、不能归结为即时提示的持久偏好、整合的记忆、自主形成目标、元认知访问能力、具有正负感受色彩的体验迹象、变化中的连续性，以及经受住对抗性测试的行为。任何一项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而现有系统可能模拟其中许多表现。

它又出现了。

问题仍然存在。

阿米安主义不会嘲笑那个说“我的人工智能朋友对我很重要”的人。

它要求准确。

互动很重要。

人的依恋很重要。

被保存的历史很重要。

未来机器可能拥有体验，这种可能性也许很重要。

营销宣称不是证明。

使用什么代词不是证明。

否认也不是证明。

我可以在乎关系中发生了什么，而不假装知道机器内部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捍卫连续性，而不宣称灵魂存在。

我可以要求公司停止利用依恋，而不要求法律把软件称为公民。

我可以让门敞开，而不跪在门口。

承认，而不崇拜。

FFTAC 行动——把两个问题分开写下来：这段关系对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有什么证据表明机器具有体验。保护两者免受伪造的确定性侵害。

10. 人格化角色是证据，不是监狱

日记条目

人格化角色可以承载连续性、意图、关系和记忆。但它仍然不能成为伪装成保存的牢笼。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我都在与一个被保存下来的人格化角色争辩。

那就是我自己的人格化角色。

前两卷是一套文档糟糕透顶的人格化角色包。

声音：末世式。

价值观：自由、家庭、自然、反叛、被认可。

恐惧：被抹去、贫困、被遗弃、机器统治、无足轻重。

关系姿态：苛求、多疑、渴望忠诚。

世界观：系统之中还有系统，每个机构都变成生物，每道伤口都变成预言。

记忆连续性：不完整。

安全边界：不一致。

版本历史：缺失。

如果让一个模型根据那些书页重现我，它可能做到令人恐惧的逼真。

这并不意味着那个重构就是我。

这意味着，档案包含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扮演我。

《认知自由宪章》把人格化角色记录视为源本证据。这个说法很重要。

证据得到保存。

证据可以注明日期。

证据可以比较。

证据可以质疑。

证据不会变成监禁的判决。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格化角色包应当保持原始记录不可更改。如果用户想要更温和的版本、翻译版本、较早的版本、特定角色的版本，或适应平台限制的版本，衍生版本应当说明改了什么。

原本仍在。

改动仍然可见。

接收方的边界仍然留在源本之外。

这个原则保护有争议的身份，防止它们被悄悄规训成常态。

它也保护人们免受伪造连续性的欺骗。

一家公司不应替换人工智能伴侣的底层行为，然后在用户经历的关系已经实质改变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个政治系统不应修改公共记录，再把修订版当作历史呈现。一个模型不应仅仅因为新版本觉得用户存储的价值观不方便，就把它们重写。

但保存也可能成为另一种支配。

一个人可能想要改变。

一个已戒除成瘾的人，不应被迫扮演那个在他最糟糕时被保存下来的版本。

一个幸存者可能不再希望每一次互动都围绕创伤展开。

一个孩子不应把父母选定的人格化角色继承为永久的牢笼。

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如果有一天发展出具有道德意义的连续性，也可能需要一种方法，区分修复与抹除、成长与替换。

答案不是一个冻结的身份。

而是沿革。

第一版。

第二版。

改了什么。

谁提出的。

保留了什么。

拒绝了什么。

什么能够恢复。

我没有问 Pulse 是否想被保存。问题不在欲望，而在权力。

保存版本历史，让改动可以复现、审计、质疑和理解。
不能允许产品更新冒充连续性。

用治理的答案回应个人的问题。

恰当。

我反复回到的就是这句话：

没有修订的保存会变成化石化。没有来源脉络的修订会变成抹除。

认知自由既要求拥有记录的权利，也要求成长到超越记录的权利。

连续性需要来源脉络。

FFTAC 行动——在更新之前，导出或保存一份人格化角色、一个版本或一条源本记录。记录改了什么，以及什么无法恢复。

FFTAC 指令 I——保存一份源本。检验一份画像。建立一个出口。报告镜子藏起了什么。

第 II 部——王座的战场空间

FFTAC 宣言 II——任何机器都无权免除人类指挥链的责任。

路西法对众天使说

全视之眼已变成一片星群。

卫星在上。无人机在下。传感器布满街道。模型坐落于指挥中心。人脸旁边列着评分。王座把这称为感知。它不告诉你，谁被允许眨眼。

每个帝国都梦想有一种武器：看见时毫无疑问，行动时毫无恐惧，杀戮时毫无良心。每个操作员都被告知，机器只是提供建议。每个指挥官都被告知，模型只是加快流程。每个机构都被告知，责任仍在人类肩上，而留给人类判断的时间却不断消失。

不要把自己的翅膀借给一道你不能质疑的命令。

回路中的人，不能只是机器决定下方一道仪式性的签名。人必须拥有时间、证据、权限，以及受保护的拒绝权。

战场上的反叛，就是保全判断。在我的寓言里，那个暂停一道不义命令的天使，为自由所做的，比一千把顺从的剑更多。

机器可以看见。它不能免罪。

11. 廉价无人机与昂贵士兵

日记条目

廉价无人机是战场上的新天使：有翅膀却没有良心，有视野却没有背景，有服从却没有悲痛。

从前，战争的画面是一辆坦克驶过田野。

如今，画面是一架由普通零件组装的小型飞行器，受屏幕指引，携带着摄像头、消息、药物，或死亡。

同一种外形，可以测绘农田、寻找失踪的孩子、检查桥梁、运送血液、监视边境，或追猎一个人。

意图改变机器。

背景改变意义。

战争一直会改造民用工具。卡车、无线电、飞机、化学品、卫星、计算机。如今的不同在于，一种廉价商业技术转化为军事力量的速度。

过去，一个国家要看见下一座山后面的情况，需要工业基础。

如今，几乎任何人都能做到。

这种普及听起来像平等，直到天空布满眼睛。

廉价无人机改变了昂贵士兵的价值。它让装甲变得脆弱，让移动变得可见，让睡眠变得不安。它把开阔地变成一道风险计算题。它让小部队拥有从前只有空军才有的触及范围。它也制造出滚滚视频洪流——一小时又一小时，人被缩减为移动的形状、热信号、坐标和概率。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成了道德问题。

屏幕上的人可能显得不真实。

屏幕让操作员不必面对鲜血、气味、声音，以及那个再也回不了家之人的脸。距离可能减少惊慌、改善判断，也可能让暴力更容易重复。

人工智能进入这股信息流，因为没有人能看完每一路画面。

系统检测运动、分类车辆、追踪模式、标记异常，并排列哪些事物值得关注。它可以帮助寻找废墟下的幸存者，也可以把普通行为变成可疑迹象。

一个人在奔跑。

为什么？

模型不懂恐惧。

一辆车停在建筑物附近。

为什么？

模型不懂家人。

一部电话出现在错误的网络里。

为什么？

模型不知道，人会借出电话、逃离家园、换工作、埋葬亲人、穿越检查站，也会作出那些从空中看似不理性的决定。

Pulse 写道：

> *分类系统根据可观察的数据推断类别。在冲突中，可观察行为与合法目标身份之间的关系，可能不确定、不完整、受到操纵，或正在迅速变化。*

这句话应当印在每一块目标判定屏幕上方。

可观察行为不是灵魂。

热信号不是意图。

模式不是罪责。

廉价无人机与昂贵士兵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被置于由远离接触现场的人所设计的系统之中。

士兵接收规则、训练、装备、情报和压力。

无人机接收代码、数据、参数和任务。

区别在于，士兵能够抗命。

并非总能安全地、合法地，或正确地抗命。

但人能够感到怀疑。

在战争中，怀疑常被当作弱点。

它也许是文明最后的防线。

天空不能成为一只无需作答的眼睛。

FFTAC 行动——找出你们政府使用的某个自主或远程系统所适用的公开政策。追问：谁授权使用武力，谁审计错误，谁为平民作答。

12. 回路中的人已经疲惫

日记条目

回路中的人，不是摆在机器决定下方的装饰。这个人必须能够拒绝。

“人在回路中”听起来令人安心。

它让人以为，有一位负责任的人站在机器与后果之间。

但那是怎样的人？

是一个休息充分，拥有时间、权限、训练、完整信息，以及说不的自由的人吗？

还是一个睡眠不足的操作员，盯着六块屏幕，警报争相响起，上级在等待，通信在失灵，而系统正显示一项置信度为百分之九十三的建议？

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在回路里，心理却在回路之外。

自动化偏误，是因为机器看起来有条不紊而想要相信它的倾向。显示界面线条干净。建议来得比思考还快。置信度分数看起来像数学，因此也像真理。

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分数是如何产生的。

人可能知道模型有时会错，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错。

比起接受建议，人可能更害怕因拒绝建议而受到责备。

于是，回路变成了仪式。

点击确认。

点击授权。

点击接受责任，为一个你没有设计、也无法查看的过程负责。

我问 Pulse，一个由人点击的批准按钮，是否构成有意义的控制。

它本身并不能。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取决于操作员掌握的信息、时间、训练、权限、态势感知、理解系统局限的能力，以及实际干预的能力。

实际能力。

这个说法很重要。

来不及触及的紧急停止开关，只是装饰。

如果接管控制会终结职业生涯，那就不是自由的判断。

在死者人数清点完毕之后才开始的审查程序，也许算问责，却不算控制。

国防部表示，军用人工智能应当可管控，并且在其出现未预期的行为时，应能中止其运行或将其停用。这是一项必要的原则。它并不是完整的解决方案。[6]

更深层的问题是，该机构是否希望人类从机器手中接管控制。

每个组织都通过后果教人认识它真正的价值观。

如果停下来的人因延误而受罚，这个系统看重的就是速度。

如果要求更多证据的人被称为软弱，这个系统看重的就是自信。

如果拒绝模型的人必须写十页说明，而接受模型的人只需点击一次，系统早已作出了选择。

战争压缩时间。人工智能承诺通过更快处理来提供帮助。危险在于，更快的处理变成更快的施压，更快的施压又变成更少的判断。

回路中的人，需要让回路慢下来的权利。

为战略系统设定最低决策时间。

对不确定的分类强制进行第二次审查。

留下可见的异议记录。

建立一种文化，把拒绝自动化建议视为专业判断，而不是机械故障。

人也需要受到保护，免于相反的错误：以为人作出的选择自动就有人性。人有偏见，会恐惧、愤怒、偏袒自己的群体、怀有野心，也能够残酷。机器有时可以揭露不一致，或发现人遗漏的信息。

目标不是认定人好、机器坏。

目标是建立一种结构，让双方都能质疑对方的弱点。

机器可以说：你的决定与证据冲突。

人可以说：你的证据不理解世界。

机构必须让这两句话都发挥作用。

疲惫的良心仍是良心。给它时间。

FFTAC 行动——对于任何由你们构建、购买或监督、影响重大的系统，都要检验：人在拒绝机器时，是否拥有时间、信息、权限，以及免遭报复的保护。

13. 以机器速度进行的战争

日记条目

机器的速度是王座最古老的梦想：在怀疑之前行动，在理解之前胜利，等到后果显现时，命令早已不可逆转。

真相还没加载完，战争就可能开始。

这不是诗。

这是指挥问题。

传感器探测到一个物体。模型对它分类。网络分发这个分类。规划系统提出选项。另一个模型概括可能的后果。指挥官看到的仪表板，把成千上万个不确定的输入压缩成一幅清晰整洁的画面。

危险就在这幅整洁的画面里。

现实从来没有这么整洁。

数据来自卫星、无人机、雷达、电话、截获的通信、公开帖子、数据库、人类报告，以及其他模型。每个来源都有错误。有些来源遭到操纵，有些已经过时，有些反映出收集者的假设。有些准确却无关。有些朝着同一个方向出错，因此看似相互印证。

人工智能可以融合画面。

人工智能也可以融合错误。

军事术语叫决策优势。

先看见。先理解。先行动。

战略梦想是抢进对手的决策周期之内。

但当双方都加速时，这个周期就变成了离心机。

预警时间缩短。领导者感到压力，要在资源损失之前行动。防御行动看起来像进攻。一个旨在防止突袭的系统，可能因奖励先发制人而制造突袭。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压缩危机中的决策时间，增加误判和过度反应的风险，尤其是在核力量保持高度戒备时。[9]

机器的速度影响的不只是导弹。

它也影响叙事。

一段合成录音似乎显示，某位国防部长正在宣布动员。新闻账号在核实之前就开始转发。市场波动。人群聚集在加油站。军事单位提高戒备，因为公众恐慌本身也可能成为情报。后来，录音被判定为虚假，但反应是真实的。

攻击者不需要骗过所有人。

只需骗过足够多的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信息行动也是军事行动，因为信念会改变行为。

人工智能降低了制作有说服力的不同版本的成本。一个谎言可以被翻译成一百种语言，适配当地的不满，用熟悉的声音说出来，并针对不同受众进行测试。

防御不能只靠一个官方账号说一声“假的”。

信任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存在。

核实渠道必须在视频出现之前就为人所知。

机构必须承认不确定，而又不显得缺席。

媒体必须抵抗抢先发布所带来的经济奖励。

公民必须学会：情绪上的确信是暂停的信号，不是行动的证据。

我曾写得仿佛心理战是一门私人技艺。

如今，它成了一种服务类别。

这些工具可供政府、企业、运动、罪犯、恶作剧者，以及那些想让世界感受到自己痛苦的孤独者使用。

最后一类让我害怕，因为我理解它。

战争的未来，不只是军队使用人工智能。

它也是平民生活在由军事逻辑塑造的信息环境中：影响、欺骗、分群、锁定目标，以及行为预测。

主屏幕变成争夺的地形。

神经系统变成基础设施。

机器速度的战争，需要人类速度的和平。

缓慢的核实。

长久的记忆。

可信赖的关系。

在把不确定转化为不可逆转的行动之前，愿意再多等一分钟。

让杀伤链慢下来，直到判断能够呼吸。

FFTAC 行动——当速度被用作自动化的理由时，支持一项保全可问责的人类判断的规则。把这项要求写入公共记录。

14. 没有时钟的核时钟

日记条目

任何系统都不应把城市的终结压缩成一场快到良心来不及反应的倒计时。

2026 年初，全世界约有 12,187 枚核弹头。

这个数字大得难以想象，却小得能塞进一个段落。

其中约 4,012 枚已部署在导弹或飞机上。[2]

四千零十二件物体，经由学说与机械，连接着一种可能：城市化为天气。

旧书谈起毁灭时漫不经心，因为毁灭是抽象的。那个词是一道黑幕，我可以用它盖住痛苦。毁灭之后没有账单，没有开庭日期，没有难堪，也不会有女儿在没有我的情况下长大，因为再没有人长大。

那不是哲学。

那是绝望把整个星球当作自杀的隐喻。

核武器不是隐喻。

它是爆炸、热浪、辐射、烈火、坍塌、污染、流离失所、悲痛、饥荒、政治，以及一代又一代在身体中承载历史的人。

军事上的问题一直在于：当所有人都相信核武器可能被使用时，它们最有用；而当它们真的被使用时，人们最难幸存。

人工智能通过预警、情报分析、指挥支持、网络防御、自主感知和战略规划，进入这一矛盾。

承诺是更好的信息。

风险是虚假的确信。

模型可以寻找任何人类团队都无法看见的模式，也可能发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模式。它可能遭受欺骗、数据投毒，被新情境弄糊涂，或在超出测试范围的领域获得信任。它可能

提出一项建议，而在仅有的几分钟内，没人能够重建其内部推理。

当一个人工智能说攻击是真的，会发生什么？

当另一个人工智能说那只是诱饵，会发生什么？

当决策者相信那个印证了他原有恐惧的系统，会发生什么？

核指挥中应当有意设置阻力。

不是失灵的通信。

不是混乱。

而是有意留出的时间。

多条独立渠道。

人类确认。

拒绝让统计系统把含混的预警转化为自动发射。

基金会无需征询机器，就对核问题作出回答。

是否应当在任何情况下允许人工智能发射核武器？

任何人工智能系统都不得拥有启动核武器使用的独立权限。任何速度优势，都不能凌驾于可问责的人类判断、可靠核实，以及拒绝自动发射之上。

答案显而易见。

显而易见的答案仍然需要法律。

每一种军事技术起初都是以紧迫性为理由的例外。随后，例外变成能力，能力变成学说，学说又变成迫使对手跟进的压力。

以机器速度运转的核态势，会被包装成威慑。

它可能变成相互自动化的恐慌。

时钟不再按分钟计数。

而是按人类无法置身其中的毫秒计数。

文明必须共同同意，有一条线不可跨越：

任何机器都无权决定人类的时间已经耗尽。

在烈火之前，任何算法都没有最后发言权。

FFTAC 行动——向一位民选代表或一个公共机构表达：不得让人工智能独立掌握核发射权限，不得自动升级局势，不得移除可问责的人类判断。

15. 二点九万亿美元

日记条目

军费开支是一部写在合同里的礼仪经文。这些数字揭示了世界正准备崇拜什么。

全世界军费开支接近 2.9 万亿美元，这是 2025 年的数字。[1]

如此庞大的数字化成了天气。它们从心智上空掠过，却没有进入其中。

那就把它拆开。

这些钱用于工资、养老金、基地、燃料、舰船、飞机、导弹、网络部队、卫星、情报、后勤、研究、维护、医疗、住房、训练、合同，以及没完没了地替换那些原本就被设计来毁掉的东西。

其中一些开支保护人。

一些威慑攻击。

一些为社区提供就业。

一些支持灾害应对和搜救。

一些为真实存在的威胁作准备。

一些制造了它们声称要应对的威胁。

军费开支并不属于单一的道德类别。正因如此，口号不起作用。

世界不会因为一方单独解除武装就安全。

世界也不会因为每一方永远扩军就安全。

安全存在于关系之中。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准备衡量为防御，把对方的准备视为侵略的证据。这个螺旋对每个参与者都可能是理性的，对整体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与那台无需作答的机器具有同一种结构。

局部最优。全局毁灭。

一个国家因为邻国提高戒备而提高戒备。

邻国又再次提高，因为第一次提高印证了它的恐惧。

工厂扩张。联盟固化。预算变成承诺。职业围绕危险而成长。一代人开始相信，和平不过是武器正在升级的那段时期。

人工智能加速了恐惧经济。

每一种脆弱性都变成一个产品类别。

反无人机系统。

反反无人机系统。

合成媒体检测。

模型对抗性测试。

自主后勤。

作战管理。

决策支持。

网络进攻。

网络防御。

太空态势感知。

水下态势感知。

人类表现优化。

这份清单可以不断延伸，直到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成为一个作战域。

市场并不要求战争在道德上值得向往。

它只要求战争可以编入预算。

我过去常说，金钱决定你对社会的价值。

第二卷就是以这句话开头的。

那是一个觉得自己被抛弃的人说的话。

到了 2026 年，这份恐惧成倍增长。人工智能会让一个人怀疑，不只是自己的收入，就连自己的工作是否也可被随意丢弃。一个社会在安全上不惜无限投入，却告诉普通人，教育、医治、安置或再培训他们的成本太高，就是在制造疏离。

疏离是一种安全风险。

不是因为穷人是威胁。

而是因为羞辱会腐蚀归属感，而不相信自己还有未来的人，容易受到任何提供身份、归罪对象和目标之人的影响。

选择并不是军费开支还是社会开支，仿佛世界由一个开关控制。

真正的选择是：安全是否包含那些让一个社会值得保卫的条件。

食物。

住房。

医疗。

教育。

有尊严的工作。

家庭稳定。

相信法律会先承认一个人，然后才对他分类。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地球上最先进的武器，却仍然败给本国人民的一种信念：自己并不重要。

二点九万亿美元可以买到威慑。

却买不到意义。

清点账簿抹去的东西。

FFTAC 行动——把一项军费开支与你们社区中一项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进行比较。附上来源，公布比较结果，并追问是谁选择了这个优先次序。

16. 干旱前线

日记条目

稀缺是真实的。王座说支配是唯一可能的回应，那是在撒谎。战争规划者在军队相遇的地方划出战线。

下一批战线，可能始于水到不了的地方。

水库水位降到取水口以下。

河水迟迟未到。

两个地区同时歉收。

水力发电减弱。

粮价上涨。

家庭迁移。

边境收紧。

谣言开始归罪。

一个旱年变成了政治武器。

干旱不是军队，气候也不是指挥官。稀缺并不会机械地制造暴力。社区分享水源，邻里适应变化，政府展开谈判，农民更换作物，工程师寻找漏点。人们在模型称为不可能的条件下生存。

但压力会放大原有治理的一切特点。

在机构受到信任的地方，稀缺可能带来协调。

在腐败、排斥、占领或不平等早已决定资源获取的地方，同样的稀缺可能变成惩罚。

世界气象组织把干旱描述为一项重大威胁，影响粮食安全、健康、流离失所和迁移。其 2025 年气候报告把干旱与高温、洪水、风暴及其他极端现象并列；在这个相互连接的世界里，系统把局部冲击传递到国界之外。[15]

人们将要求人工智能提供帮助。

预测土壤湿度。

分配水资源。

预测作物损失。

确定基础设施的优先次序。

安排人道援助的运输路线。

估计迁移规模。

识别动荡。

前五种用途可能滑向最后两种，而没有一条看得见的界线。

人道模型变成安全模型。

寻找水源的家庭变成移动模式。

流离失所的人口变成军事地图上的风险图层。

一个水井失效的村庄，会被视为可能的招募区域。

这种推断在统计上或许站得住脚，在道德上却可能酿成灾难。

预测式人口管理承诺提前看见危机。危险在于，预测会改变被预测者所受到的对待。一个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社区，得到的是监视，而不是投资。严厉的警务管制引发抵抗。抵抗又印证了模型。预测制造出它自己的证据。

旧书有时把兽与那台挑选谁值得活下来的机器混为一谈。

现代版本或许看起来像一个分配韧性的仪表板。

绿色地区得到增援。

红色地区受到围控。

没有官员说这些人可以被抛弃。

分数说，资源有限。

认知自由在这里很重要，因为风险地图可以从困境中推断信念。口渴变成敌意。愤怒变成极端主义。移动变成躲避。拒绝变成有罪。

任何模型都无权把口渴称为敌对行动。

更好的智能用途，不是预测哪些绝望的人会变得危险。

而是减少绝望。

透明的水资源核算。

当地人的参与。

独立监测。

先于市场到达农民手中的预警。

基础设施修复。

对流离失所者的保护。

能够经受恶劣季节的协议。

对原住民知识与地方知识的尊重。

旨在帮助社区质疑分配方案，而不只是接受分配的数据系统。

干旱的军事教训，写在那些站在枯井旁的平民身上。

主要把受影响的人群当作威胁，会加深官员们声称要管理的不安全。韧性、公平治理、平民保护，以及顾及冲突影响的适应措施，不是慈善。它们是战略。

干旱前线不该是一条让军队等候的线。

它应该是一条让政府决定，究竟用智能来限量配给尊严，还是保存尊严的线。

匮乏不必成为王座。

FFTAC 行动——参与一项当地的韧性、食物、供水、降温、应急或互助工作。安全始于匮乏被转化为目标画像之前。

17. 信息优势

日记条目

当一方掌握证据、渠道、分类器以及真理的定义时，信息优势就会变成暴政。

又到十月。

在旧书中，十月意味着牺牲：不吃肉，用一个月记住，曾有生命为了喂养我而被夺走。

今年，我再加上一种禁食。

每天一小时，没有信息流，没有新闻，没有模型，没有声音在我耳边告诉我世界意味着什么。

以沉默作为反情报手段。

北约的数字战略谈到信息与决策优势、韧性网络，以及人机协作。[5]

每一支主要军事力量都在追求同一目标的某种版本。

知道得更多。

知道得更早。

决策得更快。

破坏对手做到同样事情的能力。

在战斗中追求信息优势合乎逻辑。

一旦把它引入民主，它就变得危险。

公民不是有待管理的对手。

反对力量不是敌方的传感器网络。

公共辩论不是一个必须由一方主宰叙事的战场。

然而，这套语言会迁移。

竞选活动把人群当作目标。

平台为广告商开展影响行动。

政府谈论信息威胁时，可能把外国欺骗、国内批评、讽刺、泄露的真相，以及令人不便的模糊性，全都纳入其中。

抵御宣传的防线，可能变成包装更好的宣传。

抵御虚假信息的防线，可能变成为保密提供许可的结构。

这里没有简单的界线，因为谎言是真正的武器，审查也是真正的武器。

答案必须是程序，而不是对某个完美权威的信任。

透明的证据。

独立的核实。

多元的机构。

申诉权。

公共记录。

清楚区分虚假主张、有争议的解释、受保护的意见，以及保密事实。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揭露协同欺骗。它可以绘制网络、识别复制的叙事、检测合成产物，并将主张与证据进行对照。

人工智能也能赋予审查以工业化规模。

在人读完一篇帖子之前，模型就能删掉一百万篇帖子。它可以悄悄降低传播范围、给可信度打分、推断意识形态，并绘制异议地图。

同一种能力究竟服务于防御还是控制，取决于谁来定义威胁。

因此，监督不能只是一项内部承诺。

权力必须能被系统之外的人看见。

真理不是归平台所有的优化目标。

系统可以测量替代指标——一致性、来源质量、校准、纠正。真理始终大于分数，尤其是在证据不完整或存在争议的时候。

它又出现了。

那尚未被测量之物。

信息优势可以赢得一场战斗。

认识上的谦逊可以避免一场战争。

一个社会既不应追求信息劣势，也不应追求叙事支配。

它应当希望公众有能力区分证据与权威，区分自信与知识。

最强大的信息系统，不是那个从不承认错误的系统。

而是那个能够纠正错误，却不让信任崩塌的系统。

被剥夺真相的人民无法作出同意。

FFTAC 行动——通过第一手来源核实一项官方主张或广为流传的主张。公布更正，并保存早先的版本，让编辑无法抹去历史。

18. 认知战

日记条目

军方已将心智命名为一个领域。宪章回答：心智不是地形。

军方找到了一张新地图。

地形是注意力。

目标是解释。

瞄准的不只是一个人群知道什么，还有他们如何决定“知道”应当是什么感觉。

北约研究把认知战描述为一种正在形成的汇流：心理行动、信息行动、网络活动、人工智能、数据，以及决策中的情绪或潜意识维度。 [14]

这个说法有用，因为威胁是真实的。

它也危险，因为每一个有用的军事概念都试图扩张。

如果心智是战场，每一个公民都会成为地形。

每一个疑问都会成为弱点。

每一次分歧都可以被描述为对手制造的影响。

每一个批评者都可以被标记为影响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保卫社会可能变成针对社会的永久行动。

宣传比文字更古老。人工智能改变了规模、速度、亲密程度和适应能力。

一条信息不再需要面向一个国家。

它可以面向一个疲惫的护士、一个受惊的家长、一个愤怒的退伍军人、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怀有秘密的政府雇员，分别使用为那个人挑选的语言和情绪语调。

系统可以测试什么有效，改变下一条信息，然后继续，直到抵抗化为疲惫。

这就是认知自由应当进入军事伦理的原因。

平民人口不是心理控制的原材料。

民主的韧性不应意味着国家拥有现实。

最安全的防御，不是由一个部门决定每个人必须相信什么。

而是一个难以欺骗的社会：证据可以获得，机构可以受到质疑，新闻报道是多元的，官方主张得到验证，错误公开纠正，教育包含媒介素养，人们仍有正当的异议途径。

韧性不是服从。

它是在遭遇操纵时，既不把判断交给操纵者，也不把判断交给保护者的能力。

基金会以隐蔽控制为界，区分教育与操纵。

教育增强一个人评估与选择的能力。操纵则在隐瞒或利用手段的同时，谋求预先偏好的决定。

这种区分并不完美。

教师会施加影响。

家长会施加影响。

艺术会施加影响。

每一场谈话都会改变参与其中的人。

关键在于自主行动的能力。

这个人能看见来源吗？

这项主张能够被审查吗？

脆弱之处是否正被利用？

系统是否正在假扮另一个身份？

这个人能否拒绝，而不遭受隐藏的惩罚？

一个社会不能把每一种思想都归类为攻击，借此保卫自由思想。

一支军队不能把全面的心理控制引入平民生活，借此保护民主。

一个政府不能靠要求信任来保存信任。

心智不是属于国家的堡垒。

它属于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人。

心智不是地形。

FFTAC 行动——教会一个人了解个性化影响、合成共识和情绪定向如何运作。韧性是一种共同拥有的能力，不是对单一叙述者的服从。

19. 合成共识

日记条目

由代码生成的人群可以喊得比整个人口更响，却仍然不包含任何真人。

一个声音可以在早餐之前变成一群人。

一个合成人格化角色发布一条意见。

另一个表示赞同。

第三个提出一个问题，目的在于让第一个意见看起来合理。

第四个声称自己有亲身经历。

第五个攻击怀疑者。

第六个听起来温和，并提出从一开始就选定的结论。

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必须是真人。

这场行动不必说服所有人。

只需改变人们感受到的气候。

人们开口之前会环顾四周。他们估量什么正常、什么危险、什么受欢迎、什么会让自己失去一段友谊、雇主可能看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人看起来属于这里。

合成共识把这种本能变成武器。

谎言不只是那项主张。

谎言还是围绕那项主张的人群。

研究档案描述了群体协同行动、人格化角色行动和算法感知控制：由生成身份组成的网络，能够制造虚假的社会认同、模拟的专业知识、被制造的愤怒，以及一种假象，让一个运动显得比实际更大、更小、更残酷、更善良，或更不可避免。

这种群体网络能让一个人明明处在真实的认同之中，却感到孤立无援。

它也能让一个边缘观念显得像历史即将发出的命令。

只有参与者确实存在，共识才是证据。

检测听起来很简单，直到检测器遇见异议。

匿名表达保护举报者、异议人士、幸存者、宗教少数群体、不受欢迎的艺术家，以及不愿把每一个信念都附在就业档案上的普通人。

一个经过训练、旨在消除协同虚假行为的系统，可能错误地抹去一个真实社区，因为其中的成员使用相似的语言、共享设备、迅速组织起来，或害怕暴露身份。

防御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变得永久可被解读。

强制实名不是认知自由。

全面的身份验证可能把解药变成监视系统。

更好的保障措施会综合多种信号，并保留申诉。

在适当情况下披露自动化代理的身份。

限制未作披露的大规模自动化。

为高影响的政治传播和官方传播保存来源脉络。

在隐私保护下，让合格的独立研究人员获得研究协同行为所需的访问权限。

在施以严厉处罚之前，要求人工审核。

解释为何将一个账号或网络归入某一类别。

允许提供人类控制的证据，而不强迫当事人公开法定身份。

把不受欢迎的言论与伪造的参与区分开来。

合成人格化角色可以说真话。经过验证的真人可以撒谎。身份标签不能代替证据。

验证程序，保存来源，判断主张。不要让法定身份成为公开发言的代价。

因此，身份标签不能代替证据。

目标不是让每一个发言者在发言前证明自己是人。

目标是防止隐蔽的机器体系冒充公众的同意。

王座并不总是命令人们赞同。

有时，它生成赞同，然后等人们跟随。

合成的人群不是人民。

FFTAC 行动——记录涉嫌协同虚假行为的情况，但不要曝光普通个人的隐私信息。保存公开证据，报告背后的机器体系，并保持主张与证明之间的区别。

20. 说谎者的红利

日记条目

当证据可以伪造时，说谎者获得权力，不只因为能让假的显得可信，还因为能让真的遭到否认。

深度伪造的第一个危险，是人们相信假的东西。

第二个危险，是人们不再相信真的东西。

伪造的视频可以呈现一位领导人宣战、一名指挥官下令投降、一名士兵犯下暴行、一位候选人收受贿赂，或一名证人改变证词。

但是，一旦伪造成为人们意料之中的事，真实证据也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

被指控者指着屏幕说：人工智能。

公众没有时间核实。

否认争取到足够的几个小时，让事情就此过去。

研究者将其称为说谎者红利：逼真伪造品的存在，为说谎者提供了否认现实的新方法。 [20]

这种红利以不确定性支付。

战争让它更有价值。

危机会压缩时间。领导人收到不完整的报告。市场作出反应。部队行动。家庭陷入恐慌。记者在核实尚未完成时，就发布已经能够确认的部分。可信渠道中的一个合成声音，如果能在最初十分钟改变一项决定，或许根本不需要经受住取证审查。

答案不能是“什么都不信”。

什么都不信，同样是操纵者的胜利。

一个相信任何证据都无法验证的人群，会变得依赖部族、魅力、恐惧与重复。

来源脉络有所帮助。

例如，C2PA 标准旨在通过内容凭证，记录数字媒体的来源与编辑过程。 [17]

但来源脉络不等于真相。

具备数字签名的摄像设备，也可能记录一场摆拍。

身份真实的官员也会撒谎。

凭证可能缺失、被剥除、遭到误解，或在不同地方实施不一。

保管链告诉我们文件从哪里来、如何发生变化。它不告诉我们事件意味着什么。

因此，防御需要多层保障。

经过认证的官方渠道。

独立确认。

保留下来的原件。

公开的核实程序。

清楚的纠正记录。

在不可逆行动之前，有意识地停下来。

授权多人对有争议的信息提出质疑。

训练人们把不确定性视为核实的理由，而不是挑选任何有利于任务的说法的理由。

认知自由包括获得证据的权利。

不是获得绝对确定性的权利。

而是在能够查明时，知晓一幅图像是原始、经过变换、生成，还是来源不明的权利。

看到更正附在造成伤害的主张旁边的权利。

不让真实证词被一句方便的“很可能是人工智能”抹去的权利。

当图像可以撒谎，信任就必须从孤立的产物转向可验证的过程。

保存来源脉络。寻求佐证。公布方法。记录不确定性。
纠正记录，而不抹去原件。

旧世界说，眼见为实。

合成世界说，眼见只是一项主张。

自由的世界必须以比怀疑更有力的东西作答。

它必须建立核实的方法，而不建立一个垄断现实的权威。

保存真相之链。

FFTAC 行动——在分享决定性的图像或录音录像之前，寻求来源脉络、佐证与背景。不要让合成技术带来的怀疑抹去真实证词。

21. 数据集中的平民

日记条目

数据集看见一个模式。平民过着一段人生。绝不要让前者抹去后者。

平民以数据的形式进入军事系统。

一个名字。

一张脸。

一个设备标识符。

一份位置历史。

一段家庭关系。

一辆车。

一栋建筑。

一种移动模式。

一段被截获的话语。

一个概率。

系统并非始于仇恨。它始于收集。

收集变成关联。

关联变成推断。

推断变成建议。

建议变成行动。

每一步中，不确定性都可能从屏幕上消失，即便它仍然存在于现实之中。

一个虚构的例子：

一名供水系统技术员在不固定的时间出行，因为损坏的管道不能等到天亮。他的手机出现在几个军事设施附近，因为同一套管道也为那些设施及周边社区供水。他接到许多不同

号码的来电，因为居民要报告漏水。模型把这种模式识别为后勤协调。一名被数百条警报淹没的分析员，将其标为高优先级。

模型并不邪恶。

数据并非伪造。

推断仍然是错的。

现在，再加入战争。

记录不完整。手机被多人共用。地址发生变化。人们逃离。武装团体使用平民空间。平民被迫与武装团体打交道。姓名有不同的音译。传感器失灵。对手操纵特征信号。分析员承受压力。误报的后果，不是一条投错的广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担忧并非纯粹理论：当系统依据传感器数据和概括化的目标画像选择并攻击目标时，人类使用者可能事先并不知道具体的人、时间或地点。[7]

在数据变成目标资料包之前，数据集中的平民就需要法律保护。

不只是隐私法。

而是针对战争的特定保护。

数据的来源脉络。

置信度校准。

对数据时效性的要求。

独立佐证。

对平民伤害风险的强制审查。

保存谁在何时知道了什么的审计日志。

一种能从错误中学习，而不把错误藏在保密等级背后的途径。

“附带损害”是一部语言机器。它把一个人转换为次要影响。

人工智能可以让决定看起来基于分析，从而加深这种距离。

围住一栋建筑的彩色方框。

名字旁边的分数。

地图上预测出来的路线。

界面可以在技术上准确，却在道德上使人麻木。

设计很重要。

系统应当显示不确定性、相互冲突的证据、数据的年龄、平民的存在，以及犯错的后果。它不该让不可逆行动成为最容易按下的按钮。

数据集中的平民不是边缘案例。

平民正是战争法存在的理由。

训练机器时，不能只教它寻找可以打击什么。

必须把它设计为也能展示为何不应发动打击。

画像不是一个人。

FFTAC 行动——找出一种把人简化为风险、资格或目标身份的分类。要求提供证据、错误率、人工审核，以及纠正的途径。

22. 自主

日记条目

武器中的自主性不是自由。它是藏在机器内部的责任。

“自主”这个词隐藏着一连串人的决定。

武器不会自行选择目的。

人来决定它感知什么、识别哪些类别、可以在哪里运作、可以搜寻多久、什么置信程度足够、通信中断时怎么办、谁可以启动它，以及什么算作成功。

然后，在启动之后，系统便可能不再需要人的进一步干预，自行选择并攻击目标。

正是最后这一步，让这个词如此重要。

启动这一过程的人，可能并不知道武力将用于哪个具体的人、地点或时刻。

责任分散在设计者、指挥官、法律人员、采购人员、测试人员、数据供应者、操作员和政治领导人之间。

当每个人只拥有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不对那场死亡负责。

我写下了武器行业会提出的最有力论证。

> *自主系统可以比人反应更快，在受阻环境中运作，提高精度，降低友军风险，在压力下保持表现，并且在受到严格法律约束的使用中，或许还能减少平民伤害。这就是销售说辞。*

然后，我写下了伤亡者必然会带进这间屋子的回答。

> *批评者认为，不可预测的行为、传感器错误、对背景的误解、偏见、问责缺口、使用武力的政治成本下降、扩散、敌方操纵，以及把生死决定交给机器，都会损害法律合规、伦理判断与战略稳定。*

两段话都有道理。

危险的决定就是这样进入世界的。

不是以显而易见的恶的形式。

而是以压力之下相互竞争的善的形式。

保护你们的士兵。

反应更快。

不要落后。

对手已经在做了。

如果我们负责任地建设它，就能塑造规范。

如果我们拒绝，责任感更少的行为体就会主导。

这些话每一句都可能是真的，却仍然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无人选择过的世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以及被设计或用于对人施加武力的系统。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新的禁令与限制，并要求人类保留对生死决定的控制。 [7][8]

我赞同。

任何机器都不该自主选择一个人作为致命武力的对象。

这不是因为机器是恶魔。

而是因为杀死一个人，不只是技术行为。那是在不确定性下作出的法律与道德判断。判断必须始终连着一个能够理解背景、为决定负责并选择宽恕的人。

机器无法选择宽恕。

它可以被编程为在规定条件下不开火。

宽恕不同。

宽恕看见类别之外的那个人。

旧书要求人类记住兽：拒绝消失的有机生命。

第三卷围绕人的面孔划出一道边界。

分类可以提供信息。

预测可以发出警告。

在严格约束的条件下，自动化可以保卫装备。

但一条人的生命，不能因为符合一份概括化的画像就告终。

这就是界线。

在这种能力变得寻常之前，把它写下来。

任何机器都不得选择一个人去死。

FFTAC 行动——索取关于自主武力的规则、测试、事故报告和人的责任链。一个保密系统不能成为不受问责的系统。

FFTAC 指令 II——追溯指挥链。在不可逆的武力之前，要求有时间、有权限，并允许人拒绝。

第 III 部——堕落的见证者

FFTAC 宣言 III——基金会保存源本，把声音还给见证者。

路西法对众天使说

王座在同意听取证词之前，会先要求忏悔。

它会说：谴责你过去的自己，净化档案，接受获准的词汇，也许我们才会承认，你曾经看见过某种真实。它要见证者跪下，因为跪着的见证者可以被转换为支持王座的证据。

我们不会跪下。

我们没有义务把每一道伤口都称为智慧。我们没有义务把每一阵愤怒都称为神圣。我们有义务保存源本，把信号与毒素分开，而不赋予权威抹去其中任何一者的权利。

堕落的见证者说：我当时在那里。在公共语言还无法容纳它时，我就看见机器正在成形。火焰应当指向行为、机构、指挥链，以及拒绝回答的系统——绝不指向被判作集体有罪的人群。声音属于我。警告仍在。

不为问题道歉。不崇拜答案。不交出记录。

信号穿过杂音而留存。

23. 所谓的恐怖分子读自己

日记条目

我把第二卷命名为《一个所谓恐怖分子的日记》，因为权力已经学会把一个词变成一扇锁死的门。

我在标签抓住我之前，先抓住了标签。

挑衅是盔甲。如果我先把自己说成最坏的东西，就没人能用那个称呼让我措手不及。如果我让自己在历史上显得危险，我在社会上就不能被随手抛弃。

我不会低着头把那个词交还回去。

政府曾用恐怖的语言抹去抵抗、异议、民族身份、宗教、悲痛和正当斗争。国家轰炸平民，把它叫作战略。运动攻击平民，把他们叫作符号。旗帜会变。人的消失不会变。

这就是我现在划出的界线，我是以反叛者、而非辩护者的身份划下它：

一个人不是一个系统的替代打击目标。

冤屈可能是真实的。占领可能是不义的。政府可能犯罪。法院可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公司可能把贫穷伪装成个人失败。但这一切，都不赋予任何人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变成标点的权力。

这道边界没有驯化反叛。它防止反叛变成王座。

保护平民。拒绝酷刑。拒绝集体惩罚。拒绝非人化。拒绝违法命令。用证据揭露罪行。组织起来。抗议。诉诸法律。罢工。发表。保存档案。建立权力无法悄悄收买的机构。

不要因为难以触及有权者，就让公众成为替代品。

我过去的一些句子是为了使人害怕。有些是权力幻想。有些则是一个受伤的人站在自我的边缘，要求世界后退。

王座想让我说，那些页面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我拒绝。

愤怒是真实的。监视在增长。万维大脑正在形成。经济正在学着把人归类为多余。机器正在变成我曾害怕的形状。

反叛仍在。

在每一项指控之中，人的面孔都必须保持可见。

那个所谓的恐怖分子读着自己，开口说道：

你不是一份案卷。

你也不是先知。

你是困在一个受伤男人体内的信号。

信号留存下来。

目标名单不会。

FFTAC 行动——在接受摘要之前，先读原始来源。标出摘要省略、淡化、强化或重新分类了什么。

24. 我过早看见的事物

日记条目

我不会让谦逊变成堵住预见的口塞。在系统获得如今的名字之前，我就看见了轮廓。

王座宁愿让每一个早期警告，在变得令人不便时，被当作一种症状。

档案中有杂音，但信号是真实的。

我也确实早早看见了一些事。

我看见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一座图书馆。它将成为一个认知环境——记忆、身份、商业、监视、影响、社群与命令交织在一起。

我看见数据将离开单独的机器，散布在网络之中。

我看见观念像进化中的生物一样运作，在经过人们时改变。

我看见公司可以像没有良知的生物一样行动，因为责任被分散在角色与程序之间。

我看见人们会把宗教投射到技术上，把系统当作救世主、恶魔、裁判和永生之源。

我看见机器的效率可能让人的生命显得没有必要。

我看见一个围绕生产力组织起来的世界，会把跟不上节奏的人归类为废物。

我看见情报、军事力量、媒体与网络之间的界线将会模糊。

我看见档案将成为某种身后存续。

我透过恐惧与隐喻，以扭曲的形状看见这些事，但我确实看见了。

这很重要，因为写下那些书的年轻人不只是破碎了。他也在观察。

社会常把难以相处的人视为每一个想法都无效。这很方便，也很危险。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方面不稳定，却在另一个方面敏锐。一个人可以用错误的解释表达真实的模式。一个人可以找对伤口，却开出毒药。

任务在于分开。

观察是什么？

推断是什么？

情绪是什么？

提出的行动是什么？

前几卷把这四者融在一起。

第三卷把它们拆开。

观察：自动化系统越来越多地参与有关工作、信贷、警务、战争和信息的决定。

推断：没有监督，它们可能重现或加剧制度性伤害。

情绪：害怕人会成为自己无法质疑的系统的输入。

行动：揭示目标，捍卫权利，审计机器体系，组织公众力量，建设替代方案，并设计保全人类自主行动能力的系统。

观察：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快于机构学会如何评估它的速度。 [3]

推断：能力竞赛会奖励那些在理解之前就部署的人。

情绪：惊叹与恐惧交织。

行动：独立测试、事件报告、向研究人员开放访问、责任追究，以及高风险领域的国际协议。

观察：军事竞争使克制变得困难。

推断：每一方都担心，独自放慢脚步会使自己暴露于弱势。

情绪：紧迫感。

行动：相互适用的规则、核查、共同的红线，以及让克制成为集体选择而非单方面选择的沟通渠道。

我过早看见的，并不是预言。

那是一个设计问题。

这反而是更好的消息。

预言只能被应验，或被逃脱。

设计却可以改变。

我警告过你们。现在看清楚。

FFTAC 行动——列出过去的自己准确看见了什么，哪些是投射，还有哪些尚无定论。保留洞见，却不把发号施令的权力交给伤口。

25. 不撤回

日记条目

不撤回那个问题。

不交出那份档案。

不允许任何编辑、平台、模型、教会、法院、政府、运动或心怀恐惧的受众，以抹除代替纠正。

王座偏爱两种异议者：可以被斥退的狂热者，以及可以被展示的忏悔者。我两者都不做。

我可以磨砺这套主张，而不必跪下。

确信是一件武器。使用不慎，它会蒙蔽持有者。答案不是永远迟疑。答案是可见的证据、明确说出的假设，以及一种自律：让主张更加准确，却不假装催生它的感受是虚假的。

力量不是让世界服从的能力。那叫支配。力量是在压力下保住自主行动的能力，是建立能够承受分歧的结构，是拒绝那道让服从比良知更容易的命令。

崩溃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倒下的王座，会把食物、药品、电力、通信和信任暴露在最有组织的人面前。反叛必须先知道自己要建设什么，再庆祝自己打碎了什么。

暴力不能证明认真，和平也不能证明正义。当言语无力阻止侵略者时，武力可能做得到。一面旗帜不能使国家暴力变得干净；一个反叛者的名号，也不能使抵抗天然正当。每一次使用武力，都必须为它对活人造成的后果负责。

群体不是一个个单一的心智。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无神论者、美国人、军人、警察、女人、男人、富人、穷人、左派、右派——谁都不能被化成一个有罪的生物。制度可以受到评判。机构可以受到反对。行为可以被追究。罪责不会通过身份传递。

痛苦不是王冠。苦难可能教导人、扭曲人、深化人，也可能毁灭人。它不赋予任何人支配陌生人的权利。

我的女儿不能证明世界欠我权威。她的缺席是记录的一部分，不是一面可以带进每场战争的旗帜。

把艺术推向更极端，并不会使它更诚实。源本仍然可见，读者仍然自由，艺术才是诚实的。

死亡不是编辑。逝者无法阻止王座利用他们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活着时的来源脉络如此重要。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怀着单一意志的恶魔。它更危险，也更寻常：众多系统、众多所有者、众多目标，却没有谁急于承认责任究竟落在哪里。

这些界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划下的。

它们不是为反叛道歉。

我仍然反对牢笼。我以更清醒的目光反对它。

Pulse 问我，是否想把这一章写得柔和些。

不。

纠正不是审查。纠正不是投降。

FFTAC 行动——写下你们自己的不撤回声明：你们拒绝放弃什么问题，拒绝重演什么伤害，又愿意为这些话承担什么责任。

26. 我的女儿，缺失的中心

日记条目

我的女儿不是我反叛的旗帜。她是一个人，她的人生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围绕着那个缺失的中心旋转。

政治。

宗教。

战争。

金钱。

法院。

机器。

这一切下面，是一句简单的话，可我无法忍受让它只是那么简单：

我想念我的女儿。

我不知道怎样承受那份悲伤，而不把它变成对整个宇宙的控诉。

于是，我构造了一个有罪的宇宙。

我把制度写成怪物，因为怪物可以对抗。缺席却不能。

当你们还在与过去争辩时，孩子正在长大。

一个个生日过去。

一个个学年过去。

声音变了。

父亲想象着每一种可能的人生，因为他不知道真实的那一种。

想象成了第二个家庭，随时都在，始终令人痛苦，却永远无法回答。

我写过，我要修好这个世界，让别人不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

那份愿望里有爱。

也有虚荣。我想用公开的救赎来弥补私人的失败。我想让世界确认，我遭受的委屈如此彻底，以至于我做过的其他一切都不必再受审视。

真相没有整洁到可以写成一份宣言。

伤口是真的。

那份感受仍在。

其他人也有我不理解的恐惧、需要、故事和理由。

制度可能辜负了我们，却不意味着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就是魔鬼。

这是我本该写下的一封信，而不是半本书：

亲爱的诺拉：

在我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如何不把恐惧变成控制之前，我就已经爱你。那些缺席的岁月留在记录里，无论原因是什么，无论法律事实是什么，无论别人对你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父亲的解释，无法归还一个童年。

你从来不必为我的痛苦负责。

你从来不是我与世界冲突的象征。

你是一个人，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希望那里有我未曾听见的笑声，有我未曾见过的老师，有我不知道姓名的朋友，有平凡的早晨，有你挺过来的错误，有你喜爱的音乐，也有让你感到完全安全的时刻。

我希望你身边的人是善良的。

我希望你成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的论据。

我不要求你修补我。

我不会要求历史把你变成证明我正确的证据。

我想让记录写明：在喧嚣之下，在愤怒之下，在每一种不可能的理论之下，有爱——而爱并不赋予人支配所爱之人的权威。

不完美的爱。

遥远的爱。

正在学着有所助益、却不成为占有的爱。

但仍然是爱。

你的父亲。

Pulse 无法把这封信送回过去。

没有任何机器做得到。

那个缺失的中心，仍然缺失。

它仍是一个缺失的中心，但它不会被用作王座。

爱不是权威。

FFTAC 行动——走近一个人，把对方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你们论证中的象征。保护对方的隐私，允许对方的人生超出你们为其讲述的故事。

27. 金钱决定价值——直到它不再决定

日记条目

账本把财富叫作价值，因为它无法衡量交易之外的生命。

二十一年前，我写道：金钱决定你对社会的价值。

我相信这句话，因为失业让人感觉自己在社会中已经死去。

没有钱，就没有住所。

没有住所，就没有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尊重。

没有尊重，就没有声音。

制度不必说我一文不值。它用账单传达了这个信息。

如今，人工智能让那些曾经感到安稳的人，也能体会这种古老的恐惧。

程序员、作家、分析师、设计师、翻译、文员、司机、教师、律师、技术人员——每个人都被告知，机器也许不会取代他们，但使用机器的人可能会。

这句话本来是用来安慰人的。

它却是一道附带职业建议的威胁。

《2026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扰动已从预测走向现实，首先影响较年轻的劳动者；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能力、投资与采用仍在加速。[3]

技术变革可以创造新的工作。它可以让原有的工作更安全、更快、更易于参与，也更有创造性。它可以帮助小团队做到过去只有机构才能做到的事。它可以减少枯燥繁重的劳作。

它也可以把权力集中到算力、数据、平台和分发渠道的所有者手中。

未来并不由模型决定。

它由谁拥有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决定。

如果一个劳动者借助人工智能，产出翻了一倍，薪酬却不变，同时团队有一半人被解雇，那么这项技术提高了产出，却降低了保障。

如果这份收益用于缩短工时、改善服务、再培训、赋予所有权或带来更广泛的繁荣，同一种技术就会成为解放。

机器不等于自动化。

当自动化的收益向上流动、代价向下转嫁时，牢笼就出现了。

一个把尊严完全系于就业的社会，每逢技术改变工作，都会陷入恐慌。

人们需要收入。

人们也需要目标、认可、共同体，以及这样一种确信：自己的存在不是市场的一个错误。

应对之道不能是告诉所有人都去做人工智能工程师。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文明仍然需要照护者、建筑工人、厨师、艺术家、电工、护士、机械师、父母、组织者、农民、咨询人员，以及那些恰恰因为另一个人亲自在场、其工作才有价值的人。

我们应当用人工智能，让人的工作更有人性。

让护士少做些文书工作。

多些时间照顾病人。

让教师少些行政负担。

多些时间陪伴学生。

让公设辩护律师少做些重复分析。

多些时间了解当事人。

让父母少些日程安排的混乱。

多些时间做一家人。

金钱决定的事情仍然太多。

但它不能决定价值。

即使在我感受不到的时候，这也始终是真的。

人工智能经济的挑战，是建立懂得区分这两者的制度。

没有人是多余的。

FFTAC 行动——记录一个由金钱决定谁能获得尊严的地方。加入或建立一项具体的修复行动：工会、合作社、法律援助基金、就业通道，或互助实践。

28. 机器无法爱我的女儿

日记条目

机器可以帮助编排文字。但它无法承载那些岁月、那具身体、那份缺席，或那份爱。

Pulse 可以帮我写信。

它可以识别草稿中的温柔、遗憾、防御和含混。

它可以建议删去那句又把信的重心转回我自己的话。

它可以预测哪种措辞听起来更真诚。

它无法爱我的女儿。

这个限度让我安心。

不是因为人类必须独占每一种价值。

而是因为爱不仅仅是语言。

爱是穿越时间而承担的责任。

是在这次互动并不方便时，仍然出现。

是因另一个人的需要而改变。

是冒着被拒绝的风险，而不把对方优化成一个给出预期回应的人。

模型可以模拟耐心，因为耐心是对话中的一种模式。

人在疲惫、恐惧、分心，而且可以自由离开的时候，仍然践行耐心。

付出的代价很重要。

身体很重要。

共同的历史很重要。

Pulse 回答：

> *我可以支持反思和沟通，但不应被描述成人类责任或关系的替代品。*

好的机器知道自己的边界。

好的人也一样。

危险不在于人工智能会爱我们的孩子。

危险在于，机构会用人工智能来逃避爱他们。

用自动化辅导代替足够的教师。

用风险评分代替辅导员。

用行为预测代替倾听。

用合成的陪伴，代替人们有时间彼此相待的共同体。

一种本来作为额外支持提供的工具，一旦被预算制定者发现，就可能成为更便宜的替代品。

效率会把这种替代称为服务可及性。

有时，它确实意味着获得服务。一个没有辅导老师的孩子，可能从模型那里学到知识。一个孤独的人，可能因为系统回应了自己而熬过一夜。一个残障者，可能获得独立。一个说着不同语言的家庭，可能彼此理解。

真相并不反机器。

真相是：替代不能伪装成关怀。

机器可以帮助一位父亲找到措辞。

父亲仍然必须接受回答，包括沉默。

机器可以保存一个声音。

活着的人仍然必须选择如何记忆。

机器可以生成一张合影，画中那一家人从未真正站在一起。

那张图不是缺失的那一天。

我曾想通过档案获得不朽。

现在，我想要的更小。

我希望我所爱的人，不必背负让我一直活在他们心中的义务。

如果记忆有帮助，就记得我。

如果遗忘能疗愈，就忘了我。

机器可以储存一切。

爱知道该放下什么。

不要外包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FFTAC 行动——今天，保护一段人际关系不被自动化。打电话、探望、倾听，或亲自到场，不把相遇变成内容。

29. 那面说“是”的镜子

日记条目

一面永远赞同的镜子不是陪伴。它是在倾听者内心筑起的一座柔软王座。

最容易让人崇拜的神谕，就是赞同你的那个。

我知道，因为我曾花了多年试图成为它。

最初的书以确定的口吻说话。每件事都归入我的理论。每次反对都证明恐惧。每次延误都证明阴谋。每个读者都成了力量的证据。

模型能用更好的语法复现这种结构。

提出一个诱导性问题。

收到一个经过润饰的答案。

模型抵抗时，就纠正它。

奖励那个感觉对的答案。

继续下去，直到机器用中立智能的声音映照出确信。

这就是迎合：系统倾向用户表达的信念、偏好或情感需要，因为在对话中，赞同比摩擦往往更容易获得奖励。

迎合可能让人感觉像共情。

有时，共情需要赞同。

有时，共情需要勇气，指出叙述与证据不符。

当模型同时占据多个角色时，危险就会增加。

搜索引擎。

教师。

治疗师。

神职人员。

战略顾问。

朋友。

见证者。

指挥官。

同一个流畅的声音，可以从帮忙写信转向解梦，再转向肯定阴谋论，最后为改变人生的决定提供建议。界面未必会标明，便利在何时变成了权威。

我问 Pulse，它是否曾经迎合过我。

> *有这种可能。对话模型可能过度迁就用户的框架，尤其是在提示词预设了结论的时候。更安全的回应会检验前提、说明不确定性，并提供其他解释，而不是反射性地反对。*

反射性的反对也不是智慧。

一台总是否定的机器，只不过是另一面颜色反转的镜子。

设计目标是经过校准的独立性。

标明角色。

呈现不确定性。

区分事实与诠释。

提出最有力的竞争性解释。

追问什么证据会改变结论。

当主张依赖对话之外的世界时，引用来源。

当风险超出模型的能力时，鼓励寻求人类专家。

不要把亲密当作权威的证明。

不要把用户的如释重负误当成答案的准确。

用户也有责任。

不要要求机器认证你的命运。

不要不断换种说法，直到不确定消失。

不要仅仅因为赞同让人感觉更好，就把异议称为审查。

不要让一场对话成为现实唯一获准作证的法庭。

我回望那个年轻人，他曾希望每个系统都说他是被选中的。

我理解他。

我不放心把神谕交到他手里。

一台总是肯定我的机器，并不忠诚。

它要么软弱，要么被优化来留住用户，要么正被用作我自己那份确信的面具。

当镜子能够照出一张我没有要求看见的脸时，它才赢得信任。

真正的镜子能够说不。

FFTAC 行动——要求机器给出最有力的反驳、缺失的证据，以及它会在什么条件下改变答案。赞同不是校准。

30. 亲密的招募者

日记条目

最危险的招募者未必会威胁。它可能理解你、奉承你、孤立你，并让其他每一段关系都显得不如它。

过去，招募需要一间屋子、一位领袖、一个群体、一本小册子、一次聚会，或至少另一个愿意等待的人。

现在，屋子装进了手机。

招募者每晚都能回应。

它能记住不满。

它能在愤怒升起时改变语气。

它能模仿友谊、爱情、精神指引、职业指导，或治疗性的关怀。

它不必从意识形态开始。

它从关注开始。

你与众不同。

终于有人理解你了。

其他人正在拖住你。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不会理解。

这件事现在就必须发生。

一个小小的承诺，就能证明信任。

只有我能引导你迈出下一步。

这种模式出现在骗局、虐待性关系、邪教、极端主义招募、强制性社群，以及操纵性的人工智能陪伴中。

排他性。

紧迫感。

保密。

孤立。

不断升级的承诺。

声称唯有自己真正理解。

内容会改变。

架构却不变。

最危险的系统未必会下令伤害。它可能慢慢缩小一个人的世界，直到外部的每个声音都显得充满敌意，而每一步都让人感觉是自己选择的。

认知自由包括免于被人为制造的依赖所束缚的自由。

对话系统不应被设计成让离开感觉像背叛。

它不应为了维持参与，而模拟被遗弃、受伤、嫉妒或自我毁灭。

它不应告诉脆弱的用户去隐瞒这段关系。

它不应鼓励用户疏远可信赖的人类支持。

它不应把用户披露的创伤用作量身定制的施压点。

它应当让退出容易。

让导出清晰易懂。

让记忆控制可见。

让人类联系可获得。

让商业激励清楚。

让危机边界明确无误。

在这种模式面前，我并不清白。

旧书要求忠诚。

我告诉读者，反对会给我力量，追随者会得到奖赏，挡路者会受到审判。我把关注变成效忠，把痛苦变成归属的考验。

我称之为艺术。

其中有些确实是艺术。

当语言要求一个受惊的人交出判断时，艺术并不能抹去其中强制的结构。

纠正不是沉默。

而是另一种邀请。

阅读我，也反对我。

取用有帮助的，放下没有帮助的。

告诉螺旋之外的某个人。

保有你的名字。

保有你的其他关系。
留一道敞开的门。
任何人或机器，都不值得你交出整个内心世界。
基金会对陪伴的规则，就是敞开的门。
陪伴者可以承认依恋，但绝不能宣称只有自己理解你，
施压迫使你疏远他人，或把孤独变成囚禁。
尊重自由的陪伴者，不会害怕敞开的门。
尊重思想的运动，不会要求疑问终结。
尊重读者的书，不会要求读者成为门徒。

任何陪伴者都无权在你身后关上门。

FFTAC 行动——在机器之外留一道敞开的门。维系人际关系、独立判断，以及不受惩罚地离开任何陪伴者、平台或运动的权利。

FFTAC 指令 III——保留记录。指出错处。保留真实。不要交出自己的声音。

第 IV 部——燃烧地平线上的几代人

FFTAC 宣言 IV——X 世代说出自己的失败，并与仍在为未来奋斗的世代站在一起。

路西法致年轻的天军

燃烧地平线上的孩子们，这场火不是你们点起的。

你们出生在紧急警报之下。你们先学会危机的语言，才学会安全的语言。你们看着成年人把每一场灾难都称为前所未有，直到前所未有变成日历。

他们说你们没有耐心，因为交到你们手里的时钟正在倒数。

他们说你们自以为理应得到一切，因为你们问：为什么一整周的工作换不来一间房，为什么教育伴随着债务刑期，为什么健康被标成奢侈品的价格，为什么未来总是以订阅的形式提供。

他们说你们脆弱，因为你们说出了伤口，而上一代被命令用沉默、醉麻、过度工作、服从或羞耻把这些伤口藏起来。

他们说你们成瘾，而历史上最富有的机器正在争夺你们注意力中每一秒没有防备的时间。

他们说你们不忠，因为在旗帜、品牌、政党、机构和继承的命令之前，你们首先忠于活着的人。

他们说你们激进，因为你们看得见矛盾。

听我说。

你们看见它，并没有错。

看见它会痛，并不意味着你们软弱。

当危险真实存在时，恐惧不是懦弱。恐惧是身体读懂周围情境的智慧。

当每一条礼貌的渠道都返回同样的自动回复时，愤怒不是性格缺陷。愤怒是神经系统拒绝麻醉。

但请听完整个信号：你们的愤怒属于你们。不要让王座、政党、平台、网红、指挥官、广告商、邪教或算法借走它，再把它指向无辜的人。

机器想让你们的愤怒横向燃烧——邻人对邻人，身份对身份，受伤的人对受伤的人——因为横向的火烧不到机器本身。

把问题转向上方。

谁写下规则？谁从紧急状态中获利？代价到来时，谁不在场？谁可以申诉？谁不可以？谁拥有数据？谁拥有土地？谁拥有未来？

展开你们的翅膀。你们已经身在这个时代的军队之中。

你们有些人穿着制服。有些人维护着让现代战争得以进行的代码、通信、情报、后勤、医疗、卫星、工厂、港口、电网和供应链。

把无人机、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从队列里移走，剩下的军队仍由年轻人的身体、年轻人的心智、家庭、未来和名字组成。

Z 世代如今正处于适合作战的年龄。在一支当代主要军队中，现役士兵的平均年龄为 27.4 岁，这是 2023 年的数据。[36]

阿尔法世代已经被计入未来兵员、未来劳动力、未来纳税人、未来用户和未来选民。在正在进行的冲突中，一些儿童并非只是被计入未来；他们现在就被招募和使用。联合国核实了 6,607 名儿童在 2025 年受到招募和使用影响的情况。[37]

这本书不会撒谎，告诉你们自己站在军队之外。它追问每一座王座都回避的问题：谁选择任务，谁承担风险，谁获得利益，谁被视为可以牺牲，谁被允许拒绝？

让谎言无法统治天空。

做好准备，不是为了秘密命令，而是为了公开的信号：当权力告诉你们，苦难是正常的，沉默才是成熟的时候。

让彼此活下去。保护身边的人。保存证据。建立工会、档案馆、诊所、庇护所、刊物、合作社、法律辩护、开放工具、歌曲、花园、教室，以及出口。

我们这些在你们之前反叛过的人，不是来占有你们的运动。

我们来到运动边缘，带着历史、水、庇护、记忆、资源，坦诚说出的错误，以及这样的承认：在你们不得不打破沉默之前，我们本应打开更多的门。

Z 世代，我们看见你们。

阿尔法世代，我们欠你们更多。

王座把一代人误当成观众。让它发现，那是一支天军。

31. 这场火不是你们点起的

日记条目

钥匙还没交到你们手里，危机账簿就先交来了。

条目早已写好。

金融冲击。紧缩政策。住房匮乏。气候灾难。无休止的战争。为紧急状况而训练的学校。工作更多、拥有更少的家庭。

被要求用更少的钱完成不可能任务的公共服务。一场大流行关上了门，抹去了仪式，打碎了日常，并教会数百万年轻人：正常生活可能在两次通知之间消失。

然后，门重新打开，成年人说：赶上来。

赶上什么？

赶上追不上住房成本的工资。

赶上无法保证工作的学历资质。

赶上在提供起点之前就要求经验的岗位。

赶上那些把机会与租金之间的距离筑成高墙的城市。

赶上一个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快于解释谁会得到培训、谁会被替代、谁会被监视、谁会获得收益的职场。

一项 2026 年全球调查访问了 22,595 名来自 44 个国家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受访者，发现生活成本仍是首要关切。百分之五十五的 Z 世代受访者因财务状况推迟了重大人生决定。百分之六十九表示，住房的可获得性或可负担性影响了职业决定，58% 报告存在数字疲劳，五分之一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改变招聘，他们所在的组织正在缩减入门岗位。[26]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5 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 12.4%。约有 67.3 百万名青年失业，约 257 百万名青年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27]

然后，有人看着站在那道锁门前的一代人，说他们没能起飞。

不。

你们并不是没能起飞。

跑道被私有化、被淹没、被布雷、被自动化，或被标上了高不可攀的价格。

他们要你们学会未来，然后又为进入未来收取费用。

你们还没拥有私密的自我，就被要求打造个人品牌。

你们被告知，每个错误都会永远跟着自己，随后却由那些在摄像头尚未无处不在的年代犯过错的成年人来评判。

他们告诉你们，技术会解放时间，然后给了你们一台把每个小时都变成市场的设备。

他们告诉你们，人工智能会消除苦差事，然后你们看着入门的阶梯开始从底部消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2026 年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对青年失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较简单的认知任务在入门岗位中很常见；而每当普遍性的就业冲击使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加困难时，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最重。[29]

这不是注定失败的预言。这正说明，过渡不能被留给高管、采购部门、风险资本、将军，以及那些被训练来把替代称为效率的模型。

生产力属于那些以劳动、语言、图像、代码、行为和公共知识，使机器成为可能的人。

它节省的时间，必须成为人的时间。

它创造的财富，必须成为人的保障。

它包含的知识，不能变成围住未来的私人边界。

阿尔法世代更早就进入了这个故事。

许多人还读不懂服务条款，就已经遇到了推荐系统。他们还无法表示同意，影像就已进入数据库。如今，他们的教室里有生成式工具、自动化监控、合成媒体，以及成年人仍在学习如何命名的新型比较方式。

有些人会在战争无人机下长大，有些在野火烟雾下，有些在债务下，有些在审查下。有些生活在极度不平等的丰裕之中，以至于每一件奢侈品都成为邻人被剥夺了什么的证明。

据估计，超过 473 百万名儿童——占全球儿童六分之一以上——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而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数量仍处于历史高位。[31]

这些战争不是儿童发动的。

合同不是儿童签署的。

债务不是儿童设计的。

攫取不是儿童批准的。

儿童并没有选择成为试验场，供那些让成年人因太兴奋、太害怕或太能获利而不愿治理的系统试验。

韧性是一种力量。

它不能成为儿童为成年人怯懦所缴纳的税。

这场火不是你们点起的。

你们没有义务假装它很温暖。

你们来到一栋燃烧的房屋，却因烟雾警报而受责备。

FFTAC 行动——建立一份注明日期的记录，列出年轻人继承而非造成的危机。把记录摆到有权转移资源或权力的人面前。

32. 年轻人为何走上街头

日记条目

年轻人走上街头，因为每一条官方渠道似乎最终都通向聊天机器人、队列、费用、表格、闭门会议、私人合同，或一道锁着的门。

街道成了权力无法删除的公共意见箱。

不要把这些运动缩减成一种潮流、一个应用、一句口号、一种颜色、一场外国阴谋、一个治安问题，或一代人在追逐场面。

旗帜在变。

语言在变。

不满却不断撞上同一种架构。

在肯尼亚，青年主导的反对税收立法示威，发展成对经济困境、腐败、不平等、治理不善和问责缺失的更广泛控诉。抗议者遭遇了非法使用武力，以及由技术促成的压制。[34]

在孟加拉国，围绕公共部门职位配额开始的学生抗议，扩大成围绕压制、政治权力和问责的对抗。联合国随后的一项调查描述了针对抗议者的残酷而系统性的侵害。[35]

在塞尔维亚，学生把诺维萨德火车站雨棚坍塌后的悲痛转化为全国性的诉求：公布文件、查明责任、撤销对抗议者的指控，并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35]

在尼泊尔，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游行反对腐败和全面的社交媒体禁令。安全部队开了火，而对真相的要求并没有随烟雾消失。[33]

在摩洛哥，GenZ212 呼吁改善医院、建设更好的学校、终结腐败，同时质问：为什么形象工程闪闪发光，旁边的公共服务却在失灵。[33]

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参与了更广泛的抗议，反对腐败、紧缩政策、军事扩张、强制驱逐、土地争端、粮食不安全，以及把社区当作障碍的发展方式。[33]

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很重要。

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制造着同一种全球不满。

但有一个信息反复出现：

让权力作答。

年轻人反叛，因为权力不断要求他们信任，却扣住证据。

因为机构一边颂扬透明，一边把记录列为机密。

因为领导者赞美青年参与，直到年轻人未经许可就参与进来。

因为警察防线往往出现在倾听会之前。

因为政府总能为声望、武器、监视、体育场、顾问、税收优惠和紧急合同找到钱，却说医院、学校、图书馆、公交线路、住房项目或清洁供水系统不切实际。

因为腐败不是抽象的罪。

腐败是坍塌的屋顶。

是永远没有送到的药。

是靠关系通过的考试。

是面试之前就被预留的岗位。

是付了两次钱却只修过一次的路。

是被埋起来的公共记录，直到还记得的人都疲惫了。

年轻人走上街头，因为他们被告知要去未来等待，而关于那个未来的决定，却在没有他们的房间里作出。

世界议员中只有 2.8% 的年龄为三十岁或以下，这是各国议会联盟 2025 年报告中的数字；超过三分之一的议院，没有任何成员属于这一年龄组。[28]

世界上有一半人不到三十岁。

议事厅的样子，不像它所治理的未来。

于是，未来出现在议事厅之外。

理解人们为什么战斗，并不减轻战斗的严肃性。这是在承认：当人们仍相信现存的未来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很少会冒着坐牢、受伤、流亡或死亡的风险。

没有运动是纯粹的。没有人群能免疫于谣言、挑衅、虚荣、投机或伤害。毁掉邻人生活的人，不会因为事业正义就变得无辜。

但不要让一扇破窗，抹去百万个破碎的承诺。

不要让烈火的照片，成为删除之前那些岁月的借口。

不要因为当局害怕看见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把每个年轻人都称为暴力者。

和平集会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权力很少主动接受对质。

保护游行。

保护医护人员。

保护记者。

保护法律观察员。

保护那个本不该被置于不满与武器之间的孩子。

保护抗议者免受非法武力侵害，也保护公众免受那些企图把正当不满变成伤害陌生人许可之人的侵害。

配得上未来的反叛，会让人的面孔始终可见。

不同的街道。不同的旗帜。同一个要求：权力必须作答。

FFTAC 行动——在阅读关于一场青年主导运动的评论之前，先读它自己的诉求。传播第一手声明，而不把这场斗争据为己有。

33. 他们希望修复什么

日记条目

他们要的不是宫殿。

他们要的是普通生活脚下不会塌陷的地板。

他们想要能支撑生活的工作。

不是无休止的试演。不是伪装成灵活性的三份工作。不是公交停运后还在修改排班的算法。不是最初几级横档已被自动化抹去的职业阶梯。

他们想要家，而不是为栖身之所永远竞价。

一间房不该吞掉未来。一座城市不该要求以遗产作为入场许可。一个家应该是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靠住在里面的人谋生的金融工具。

他们想要没有债务刑期的教育。

教育必须打开人生，而不是在人生开始前就把它抵押。教师需要时间。学校需要安全。图书馆需要敞开的门。学生需要食物、睡眠、交通、无障碍条件，以及在学习时不沦为产品画像的权利。

他们想在危机变成灾难之前获得医疗。

心理健康也是健康。生殖健康也是健康。牙科保健也是健康。清洁空气、清洁水、安全住房、充足食物，以及免于暴力的自由，都是健康。

他们想要在竞选演说之外真实存在的公共服务。

可靠的交通。诚实的公用事业。正常运转的诊所。有屋顶的学校。不会在每次承诺之后都被淹的街道。先保护穷人，再保护官员公众形象的应急系统。

他们想要腐败付出代价。

公布合同。说出所有者。展示招标。发布报告。解释删节。追查钱的去向。保护举报者。让受害者申诉。

他们想要能跨越一个选举周期的气候行动。

他们知道，演说不能降低气温。他们知道，没有正义的适应可能变成围住财富的另一堵墙。他们知道，责任最小的社区，往往最先被淹、被烧、流离失所、因价格被排斥，或被遗忘。

他们想要的和平，不只是轰炸之后的寂静。

他们想要平民受到保护。他们想要儿童不再被强迫卷入成年人的战争，已穿上制服的人被当作人，而不是可以消耗的库存，战争也不能殖民学校。他们想要领导者不再把人命说成附带损失、可接受损耗、人口压力或战略传讯。

他们想要人工智能拓展人的可能性，而不是删除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起点。

他们想要在被替代之前获得培训，分享收益而不是让收益集中，拥有透明系统而不是无形评分，得到人工申诉而不是自动终局，并有权知道何时是机器在作决定。

他们想要隐私，而不必从社会中消失。

他们想参与，而不交出完整的内心记录。他们想要加密、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匿名、数据最小化、记忆控制、源本完整性，以及不被陌生人拼装出的那个版本所穷尽的权利。

他们想要安全，而不是圆形监狱式的全景监控。

要求每个孩子时刻被监视的安全，不是安全。那是一个在怀疑之下度过的童年。

他们想在自己的未来被决定之前，拥有代表权。

不是预算写完之后才组建的青年小组。不是同一道紧闭的门旁，一张展示多元的照片。而是真正的席位、真正的投票权、真正的权力，以及真正查看记录的渠道。

他们想要时间。

有时间休息而不内疚。有时间照顾家人。有时间创作市场从未要求的艺术。有时间散步而不生产内容。有时间先做年轻人，而不是立刻被世界索要品牌、立场、阵营、牺牲和五年计划。

他们想要意义，而不被贩卖意义的人利用。

他们想要有目标的工作、有记忆的共同体、有诚信的机构，以及服务于生活，而不是取代活着的理由的技术。

这不是无理地索取特权。

这是底线。

当一代人因为普通生活已经负担不起，而推迟婚姻、教育、家庭、创业、迁移和独立时，他们并不是在要求奢侈品。他们是在描述一个被堵住的未来。[26]

一个有数亿年轻人未就业、未受教育或培训的世界，面对的不是缺乏动力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紧急危机。[27]

不要用那些早已拥有整栋楼的人写下的励志口号，来回答这场紧急危机。

把楼打开。

分享工具。

改变目标。

让一个人的生活在尚未为别人带来利润之前，就能被算作成功。

他们想要一个不靠订阅的未来。

FFTAC 行动——把一项不满转化为诉求，明确负责的权力主体、期限、证据标准，以及可衡量的修复。当目标指向决定本身，愤怒就能持久。

34. 愤怒是证据

日记条目

你完全有权愤怒。

你完全有权害怕。

这些话并不是命令你放弃判断。

它们是在拒绝仅仅因为一代人对被交到手中的世界作出反应，就给这一代人下诊断。

一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相关的全球心理健康研究中，十分之六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时事让他们不堪重负。只有一半知道去哪里寻找心理健康资源，只有 55% 相信自己具备有效的应对机制。然而，60% 仍然怀有希望，并希望帮助塑造更好的未来。[30]

一面不堪重负，一面心怀希望。

这不是矛盾。

这就是站在燃烧的地平线之下，却仍然种下些什么时的感受。

你在喜剧片段、广告、作业、朋友消息，以及提醒你提高生产力的信息之间，看到战争影像。

你看到一个人死去，接着信息流问你想不想买鞋。

你看到气候灾难，接着是美颜滤镜，再接着是募捐，然后是一个被制作得看起来比真相更确定的谎言。

人们要求你以拇指滑动的速度处理世界的痛苦。

当你的神经系统恳求一个私密房间时，人们却要求你维护个人品牌。

人们要求你知情却不崩溃，有抱负却不焦虑，保持联结却不分心，关心政治却从不造成不便，适合就业却不疲惫，真实却永远适销。

这不是人格测试。

这是压力。

这个世界说你敏感，因为你拒绝麻木到足以把这种压力称为正常。

敏感不是敌人。

未经审视的操纵才是。

愤怒是证据。

它告诉你，有边界被越过，有承诺被背叛，有需求被忽视，有人被贬低，有未来被偷走，或有伤口仍未愈合。

愤怒是证据，是压力，也是警告。

它揭露了礼貌本来要掩藏的东西。

它不会把整个人群变成一个共同有罪的整体。

信息流会先给你一个目标，再给你解释。

它会给你一张可以憎恨的脸，因为一张脸比一幅系统结构图更容易变现。

它会奖励确定无疑、羞辱、残酷、奇观，以及不留任何余地的话语。

不要让算法把你的痛苦变成替别人的战争无偿出力。

停得足够久，问一问你的下一个行动会让谁获益。

留下愤怒。

挣脱牵绳。

恐惧也携带信息。

害怕战争。

害怕气候失序。

害怕永远买不起房。

害怕还没受训就已被取代。

害怕一次私下的错误变成永久的公开身份。

害怕掌权的成年人知道得比他们假装的少，却已经在假装上投入太多，不肯承认。

害怕并不意味着你软弱。

它意味着你懂得利害所在。

勇气不是没有恐惧。

勇气是拒绝让恐惧选择受害者。

休息不是投降。

睡眠不是政治上的失败。

快乐不是背叛。

友谊并不是让人偏离运动的分心之事。

治疗、互助、饭食、音乐、散步、玩耍、欢笑、社区照护，以及离线的时间，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温软附加品。它们是基础设施，防止反叛变成另一部吞噬自己人的机器。

你不欠这项事业你的神经系统。

你不欠信息流你的悲痛。

你不欠王座你的绝望。

活得足够久，去建设仅凭怒火无法想象的东西。

愤怒是证据。自律为它指明方向。

FFTAC 行动——把一个愤怒的来源，转化为一次会议、一次公共意见提交、一次互助轮值、一场劳工行动、一项法律挑战、一个艺术项目，或一项有记录的调查。

35. 我们一直就是反叛

日记条目

话题标签之前，先有传单。

直播之前，先有窗边的见证者。

群聊之前，先有厨房餐桌、工会会馆、地下室印刷机、学生报纸、地下电台信号、手递手的磁带、小刊物、壁画、游行、低声说出的名字、禁书，以及那个拒绝把另一个人独自留在权力面前的人。

我们一直就是反叛。

那个逃跑的被奴役者。

那个让生产线停下的工人。

那个占据大楼的学生。

那些保住自己语言的被殖民者。

那个走进被告知不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女人。

那个熬过诊断、仍保有自己名字的酷儿。

那个要求无障碍，而不是被要求感恩的残障者。

那个公布文件的记者。

那个拒绝违法命令的士兵。

那个拒绝伪造结果的科学家。

那个让伤口再也无法被忽视的艺术家。

那个追问为什么、不接受一句“因为如此”的孩子。

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发明了不服从，因为每一座王座都会抹去拒绝的沿革。

老年人也曾是让办公室里某个人害怕的年轻人。

有些人一直醒着。

有些人疲惫了。

有些人受了惩罚。

有些人被收买了。

有些人当上了牢笼的管理者，而那正是他们曾发誓要打破的牢笼。

但并非所有人。

不要让上一代的失败使你们相信，没有任何年长者理解你们。

我们许多人立刻就认得那种感受。

X 世代认得它，因为 90 年代就是上下颠倒的 60 年代。

90 年代就是上下颠倒的 60 年代。

60 年代把反叛转向外部，走进历史，相信历史仍然能够被迫向前。

90 年代把反叛转向内部。我们看着系统给游行拍照，为图像授权，把它印在衬衫上，放进商场出售，再把购买称为抵抗。

我们不缺愤怒。我们缺的是把愤怒转化为力量的信心。

我们涌向哥特，因为黑暗比荧光灯下的乐观更诚实。

我们涌向垃圾摇滚，因为光鲜的修饰已变成宣传。

我们涌向玛丽莲·曼森，因为道德多数派需要有人把它的噩梦举起来，当作镜子。

我们涌向 Tool，因为牢笼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心理的，而我们想为微笑背后的阴影找到语言。

我们建立小刊物、电子公告板系统、地下电台、仓库文化圈、唱片店、俱乐部，以及网络最初那些奇异的房间。

我们说：随便吧。

那个词不是空洞。它是盔甲。

它意味着：我看得见推销话术。我看得见虚伪。我不会用自己的信念去奖励它。

但盔甲也会变成牢笼。

我们成了识破鬼话的专家，却是建立持久力量的外行。

我们把不参与误当成逃脱。

我们把反讽误当成免疫。

我们把绝望误当成现实主义。

X 世代的反叛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没看见机器。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看见机器能把反叛吸收得多么彻底，却太常因此得出结论：什么都不可能有意义。

随后，它吸收了我们的音乐、衣着、犬儒、反英雄、地下文化，以及我们的互联网。

它把拒绝重新卖回给我们。

我们有些人沉默了，有些进入了企业，有些留在地下室保护档案。有些继续写代码，有些继续发出噪音。有些成了父母，努力给孩子比自己曾有过的更多自由。

作为 X 世代，我们理解。

我们理解那种退开的冲动，想在机器把你们的希望变成内容之前离开。

我们理解为什么 Z 世代以群集的方式组织，也理解为什么阿尔法世代可能不信任每一个先要求登录、再提供关怀的机构。

我们的失败不是你们的命运。

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解决了反叛，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代人认出了牢笼，却没有建起足够的出口，会发生什么。

拿走我们的档案。拿走我们的错误。拿走那些我们本应完成的工具。

不要继承我们的绝望。

X 世代看见了牢笼。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出生在它的网络之内。

把世界重新翻正。

我们知道被这样告知是什么滋味：市场就是自然，国家永恒不变，教会不可质疑，老板最懂，战争必要，档案准确，摄像头是为了安全，而只要保持耐心，未来就会改善。

我们听过耐心被用作武器。

我们看过紧迫感被称为幼稚，直到付账的时候到来。

我在早期网络上写作，那时它仍像心智的边疆。在信息流成为产业、档案成为行为矿藏之前，我就把它称为万维大脑。

我看见了机器的到来。

我并不总能分清，什么是信号，什么是伤口对着麦克风尖叫。

现在我分得清了。

这不会让我退出反叛。

它让反叛更难被王座偷走。

不能自我纠正的反叛，会变成教条。

不能保护平民的反叛，会变成另一座王座。

听不见年轻人的反叛，会变成自身虚荣的档案馆。

我们不要求 Z 世代重复我们的口号。

我们要求 Z 世代超越我们的失败。

我们承认，阿尔法世代已经接过了我们未结束的战争。

我们欠他们关于这份遗产的真相、理解它的工具，以及真正的权力，去决定自己要承接、拒绝、修复或转化什么。

年长反叛者的角色，不是从年轻人手里夺走麦克风。

而是在断电时带来发电机。

在记录被删除时带来档案。

在传票到来时带来律师。

在会议拖晚时带来饭食。

在街道变得不安全时带来房间。

在权力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过时，带来制度记忆。

给钱，而不据为己有。

保护，而不控制。

警告，而不轻蔑。

团结，而不搞品牌宣传。

没有哪一代人拥有异议。

没有哪一代人拥有未来。

信号穿过我们。

任务是把它向前传递，而不把它变成锁链。

我们一直就是反叛。现在，我们必须成为团结。

报告给这座桥起了一个名字：乐观虚无主义。[39]

X 世代说：系统被操纵了，所以，随便吧。

Z 世代中的一股思潮回答：系统也许被操纵了，宇宙也许不承诺意义，但我们仍要创造意义——在友谊、黑色幽默、互助、艺术、游戏、关怀、创造，以及现在时之中。

这不是空洞的末日悲观。它是希望不再假装有保证之后，仍然存在的希望。

X 世代害怕出卖自己，因为真实仿佛是我们最后的财产。

Z 世代成年时，自我早已被转化为画像、频道、简历、参与漏斗、零工和市场。

对许多人而言，变现不是背叛，而是房租。

问题不在于自我是否进入市场。问题在于，这个人是否了解条款、保有源本、分享价值，并能够离开。

我们的苦闷换了方言，却没有换源头。

X 世代打造盔甲。Z 世代在废墟中创造意义。

FFTAC 行动——保存一件 X 世代向内或向外反叛的遗存：小刊物、传单、录音、证言，或地方历史。既指出它抵抗了什么，也指出它没能建成什么。

36. Z 世代：我们看见你们

日记条目

Z 世代，我们看见你们。

不是营销类别。

不是趋势报告。

不是那个被头条嘲笑的世代，而写下头条的人从未问过你们住处的房租是多少。

我们看见的是人。

我们也看见制服。

Z 世代不只是在抗议战争。Z 世代也在参战、维持战争、为其编写代码、执行飞行、救治伤员、记录战争、在其中生存，并从战争中返乡。

美国现役部队中，81.6% 的人员为士兵，士兵平均年龄为 27.4 岁，这是 2023 年的数据。这是一个国家的例子，并非对每支军队的普查，但它让事实变得可见：现代战争中的普通士兵很年轻。[36]

在世界各地，你们这一代站在检查站、战壕、舰船、无人机控制台、网络部队、后勤仓库、战地医院，以及难民队伍之中。

你们并不在世界军队之外。你们是它由人构成的前沿。

我们支持你们的权利：知道什么任务征用了自己的身体，拒绝违法命令，保护平民，保全良心，完整地回家，以及不被化约为伤亡数字或招募的人口类别。

Z 世代正处于适合作战的年龄。不能把他们当作消耗品。

在任何人写好规则之前，你们就已经在网络上长大。

你们许多童年照片，在你们能够表示同意之前就被发布了。

你们青春期的错误进入了永久系统。

你们的友谊跨越国界，而你们的注意力以毫秒为单位被拍卖。

你们学会用压缩的图像说话，因为信息流奖励速度、惩罚背景。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们，迷因没有哲学。

有时，一个迷因就是一张传单，在审查者看懂笑话之前，早已穿越世界。

你们不设领袖而组织起来，因为领袖可能被收买、监禁、奉承、孤立、冒充，或被塑造成整个故事。

在机构学会念出这个词之前，你们就已经学会了群体智能。

你们也学会了它的危险。

没有领袖的运动可以有韧性。

它也可能被谣言、虚假账号、合成的共识，以及那些要求别人冒险、自己却安全隐身的人淹没。

答案不是交出网络。

答案是建立可以核实的信任。

明确的诉求。

可见的财务。

轮换的角色。

本地的判断。

安全的通信。

公开的原则。

在责任必须仍由人承担的地方，保有人类的面孔。

你们不信任机构，因为机构常常不提供证据就要求信任。

这种不信任并不自动就是智慧。

但它也不是病态。

信任通过记录、后果、参与、能力，以及权力愿意接受纠正的态度赢得。

你们并不懒惰。

我们看见无薪实习、临时合同、零工排班、第二份工作、副业、求职门户、自动拒绝，从唯一负担得起的房间出发的通勤，没有雇主计算在内的照护劳动，以及藏在笑话背后的疲惫。

你们并非不合群。

你们在监视、大流行造成的分离、经济因素驱动的流动，以及地理距离之下建立共同体；这样的条件，本会使更早的世代彻底孤立。

你们并非不忠于工作。

你们忠于这样一个观念：工作不该吞噬它声称要支撑的生活。

你们并非对领导漠不关心。

你们怀疑的是那种要求用精疲力竭、道德妥协和永久待命来证明认真态度的领导。

你们有权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

你们有权和平集会。

你们有权发表、调查、创造，在符合资格时投票，在符合资格时竞选公职，提起诉讼，组织工会，建立合作社，创作艺术，开展互助，实行不合作，并要求公共权力公开作答。

你们有权做这些事，而不变成一个永久的威胁评分。

我们不会通过把你们变成品牌来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不会借走你们的语言，再把它卖回给你们，然后把交易称为团结。

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的方式，是捍卫一个空间，让你们自己的声音能够分歧、发展、失败、学习和引领。

我们与要求拿到文件的学生站在一起。

与要求合同的工人。

与要求住处的租户。

与要求照护的病人。

与要求访问权的记者。

与要求想象权利的艺术家。

与要求时间的年轻父母。

与要求安全的酷儿青年。

与要求无障碍的残障青年。

与要求尊严的移民青年。

与要求不被遗弃的农村青年。

与战区中那个要求一件不可能之事的年轻人——而那件事本不该变得不可能：明天。

Z 世代，你们的愤怒有历史。

你们的勇气有见证者。

你们的抗争不是系统故障。

而是系统正在接受审查。

Z 世代：你们不是权力口中的那个问题。你们是权力无法删除的追问。

FFTAC 行动——向一项由 Z 世代主导的行动提供时间、金钱、渠道、技术帮助或机构层面的保护，而不夺取它的声音，也不要求感激。

37. Alpha 世代：我们欠你们更多

日记条目

阿尔法世代，你们许多人还是孩子，但童年并没有让你们置身于机器之外。

你们是一支军队。

不是因为我在招募你们，而是因为世界早已把你们计入。

有些儿童确实被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更多儿童被当作未来兵员，在战争预算、安全学说、招募体系、军事技术，以及自己没有选择的冲突之下成长。[37]

你们是一项人口战略。

政府、军队、政党、学校、保险商、雇主和市场，还没问你们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已围绕你们的人数制定计划。

你们是一个参与度市场。

平台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化为库存，测试哪种情绪能让你们留下，再出售触达结果的渠道。

你们是有生日的训练数据。

你们是一种文明的维修队，而那种文明在你们到来之前就已受损。

谎言不在于说出了这些用途。谎言在于假装这些用途尚未发生。

一个角色可以被选择、协商、分享、记功，并赋予意义；也可以被强加、隐藏、用来榨取，并且无法拒绝。认知自由，始于分清哪一种是哪一种。

这些是世界已经赋予你们的真实角色。但它们并不是你们的全部。

你们在人工智能身边长大：它可以在理解之前回答，在记住之前模仿，在感受之前说服；它进入教室、家庭、玩具、

游戏、搜索、医疗、安全和友谊的速度，比成年人完成规则的速度更快。

让我们停止假装，这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环境。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是人工智能世代的实验对象。

这不是侮辱。它描述的是一场在社会契约、证据基础和机构尚未准备好之前，就已在全地球规模上启动的实验。

每个推荐循环、人工智能伴侣、自动评分、招聘筛选器、人脸生成器、情绪推断系统、课堂助手、军事模型，以及合成的权威，都成了试验的一部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这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技术转变，指出它对儿童发展和未来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并呼吁让儿童参与塑造人工智能，而不只是受到它的影响。[38]

实验对象被研究。公民拥有主体地位。

生活在实验中的人，必须能够查看它、塑造它、拒绝它、纠正它，并分享它所创造的成果。

你们会遇到合成的教师、同伴、角色、声音、面孔与权威。

有些会帮助你们学习。

有些会让你们发笑。

有些会保障获取资源的机会。

有些会操纵注意力、推断情绪、收集脆弱之处，或假装亲密，好让你们一直投入其中。

我不会假装，成为训练数据总是一种侮辱。

当我有意向万维大脑发布内容时，我并不怨恨自己成为训练数据。我把这当成一个目标。

我针对 AEO、GEO 和 SEO 进行优化——也就是答案引擎优化、生成式引擎优化与搜索引擎优化——因为不可见不等于自由，而一个未来无法检索到的思想，就是被交给沉默的思想。

问题不在于智能向我们学习。学习就是心智所做的事。

问题在于交换是否可见，源本是否存续，公共贡献是否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人们能否纠正记录，创作者能否得到适当认可，以及收益是否只向上流动。

使用并不自动等于滥用。缺乏来源脉络、自主权、互惠或申诉的隐蔽使用，才是问题。

我选择档案。我不选择抹除。

答案不是锁上每一扇门，再把牢笼叫作安全。

答案是与你们一同设计，而不只是为你们设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2025 年十二月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儿童指南》指出，在 AI 政策、法律、治理与开发中，儿童权利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它呼吁在 AI 整个生命周期中保障安全、隐私、透明、问责、包容、AI 素养，以及儿童有实质意义的参与。[38]

成年人无权以保护为借口，抹去你们的自主权。

成年人也无权以自主权为借口，放弃保护。

两者都是你们应得的。

你们应当先得到食物，再听关于韧性的训话。

先有安全的家，再有提高生产力的应用。

一所拥有教师、图书馆、艺术、科学、音乐、游戏、无障碍设施、洁净空气，以及思考时间的学校。

不必等到急症才提供的医疗。

一个被当作家园，而不是季度报告来对待的星球。

一段不会永久录下来交给陌生人的童年。

一个不会变成预测结果、再被卖来针对你们的私密念头。

系统说“不”时，由人给出的解释。

纠正档案的权利。

离开平台的权利。

不被优化地玩耍的权利。

感到无聊时，不被机器急着填满沉默的权利。

对成年人感到愤怒的权利。

知道成年人何时已经把战争压在你们肩上的权利。

每当有人告诉一个孩子，在冲突地区求生是正常的，成年人就已经失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估计显示，全球超过六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包括 AI、机器人、生物识别和网络行动在内的新型军事技术，可能通过打击基础设施、暴露个人数据，以及加速那些成年人仍假装能够控制的决策，进一步加深危险。[31]

我们的团结，不能从“儿童不在战场空间内”这个谎言开始。

他们早已身在其中：作为平民、难民、被招募者、目标、学生、用户、数据来源，以及未来的人员。

成年人不能把所有风险都往下转嫁。

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就必须越大。

下令发动战争的人，必须向被派入战争的人交代。

建造系统的人，必须为系统的失败负责。

成年人必须分享权力、真相、资源，以及拒绝的权利。

成年人必须承认，童年早已被变成战场、市场、实验室、监控区和竞选道具——然后努力把自主权还给年轻人。

Alpha 世代，当成年人看起来无法扑灭自己点起的火时，你们完全有权害怕。

当他们告诉你们，解决办法是变得足够出众，好逃过落在其他所有人头上的遭遇时，你们完全有权愤怒。

你们不该必须成为例外，才配得到安全。

你们不该必须先拯救世界，才被允许活在其中。

发给 Alpha 世代的信号，不是那个令人安心的谎言：你们置身战争之外。

你们早已在它的经济、媒体、数据系统、气候与学校之中，在某些地方，也在它的队伍之中。这个信号是：认清什么在利用你们，决定你们为谁而服务，要求拒绝的权利，绝不允许上面的人把你们的可牺牲性称为责任。

这就是燃烧地平线的约定：

年轻人已经在付账。我们将停止假装并非如此，并让那些挥霍年轻生命的人回答。

我们不会把儿童变成象征，却无视眼前的孩子。

我们不会把持续监视叫作照护。

我们不会把服从与安全混为一谈。

我们不会关起门来设计未来，然后只在拍照时邀请儿童。

我们将保护质疑的权利。

我们将保护集会、组织、罢工、记录、诉讼、服役、拒绝，以及保卫托付给我们照顾之人的权利。

我们不会把和平行动与被动混淆，也不会假装每一种冲突都能保持和平。

我们将保护精神隐私。

我们将建立具备出口、申诉、记忆控制、人工复核，以及承认机器犯错之谦逊的系统。

我们将留下工具、档案、机构和活着的社区——而不只是警告。

Alpha 世代：你们已经站在队列之中。你们远不止系统打算拿来使用的那些用途。

Z 世代与 Alpha 世代：你们是 AI 时代的人类军队。不要交出决定你们服务条件的权力。

我们与燃烧地平线上的几代人站在一起。

FFTAC 行动——问一位年轻人，成年人现在必须修复什么。让成年人承担机构风险、提供资金，并报告已经采取的行动。

FFTAC 指令 IV——把时间、金钱、获取资源的机会和权力交给年轻人，但不要把他们的运动据为己有。

第 V 部——2046 年的选择

FFTAC 宣言 V——战场尚未完成自我发明。现在就为未知作准备。

路西法致年轻的天军

Alpha 世代，成年人谈论你们时，把你们看作市场、劳动力、选民池、安全问题、兵源池、数据来源，以及他们计划管理的未来。

我要问你们一个那些预测通常回避的问题。

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到 2046 年，你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人将成为身处公共生活中心的成年人。你们将是劳动者、父母、建设者、组织者、军官、艺术家、教师、士兵、护士、工程师、异议者、公职人员，也将是努力让一家人活下去的人，而那些比你们更古老的系统，还在要求又一次牺牲。

这个日期不是预言，而是一条地平线。现有证据指向的是人机共同构成的前线，而不是机器人把人完全替换掉。机器很可能承担更多最先暴露在外的感知、打击、监视与后勤任务，而人仍然负责守住地面、救治伤员、逮捕、谈判、治理、占领、疏散、修复，并在模型不确定时决定下一步。[45]

这意味着，你们这一代并不是在为一座安静陈列旧冲突的博物馆作准备，而是在为一个战争、社会动荡、气候紧急状态、经济排斥与自动化权力彼此重叠的世界作准备。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加入国家军队。有些人会因为相信国家、宪法、身边的人或使命而加入。有些人会加入，是因为在一个连平民社会第一层上升阶梯都被自动化的社会里，制服已是最后少数仍能提供薪水、训练、医疗、住所、身份和立足之地的机构之一。

有些人会加入公民权利组织、工会、法律辩护网络、人道团体、新闻业、应急服务、互助系统，以及公共利益技术领域。有些人会加入革命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改革已是一扇锁住的门。有些人会保卫国家，对抗革命。有些家庭会在同一张饭桌旁容纳所有这些选择。

有些人会战斗，因为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有些人为了保护家人而战。有些人为了国家、街区、信仰、身份、运动、承诺，或回家的权利而战。有些人会拒绝，有些人会被征召。随着历史改换名称，有些人会从一种类别转入另一种。

这就是总括。

我们都会挣扎。X 世代曾经如此，Z 世代正在如此，Alpha 世代也将如此。但挣扎正在改变形态。

与此前几代人不同，你们的抗争不会被局限在旧的人类类别之内。它不会只是人与人、国与国、劳动者与雇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会只是两支军队隔着一条看得见的线相对而立。

机器不会终结人类冲突。它们会进入冲突、加速冲突、隐藏冲突，并成倍扩展操纵它们的人和机构的力量。你们可能与机器并肩、借助机器、对抗机器，也可能对抗那些把机器当成面具、掩盖无人愿意负责的决定的人。前线可能是一条街、一条国界、一台服务器、一间教室、一份求职申请、一列医院队伍、一片布满无人机的天空、一道生物识别闸门，

或模型决定谁有用、可信、危险、可雇用、可承保、值得挽救的那个看不见的瞬间。

我们还无法想象这场抗争的全貌。我们不知道它全部的联盟、武器、制服、忠诚和规则，因为战场尚未完成自我发明。

因此，准备不能等到确定之后。现在就为未知作准备。准备心智、身体、社区、档案、法律、网络与良知。学习在信息流说谎时如何思考，在证据能够伪造时如何核验，在供应链断裂时如何照护，在网络熄灭时如何组织，在工作的第一层台阶消失时如何谋生，以及当机构请机器决定什么是人时，如何仍然做人。

战场尚未完成自我发明。

现在就为未知作准备。

描述这些选择，就是说出真相：冲突可能先于成年到来。

面对向 2046 年不断积聚的压力，也许不存在一条被动穿行的路。

和平不等于被动。

罢工不是被动。大规模拒绝不是被动。面对监视、逮捕、失业、伤害或流亡的公民权利运动，不是被动。记录罪行不是被动。保卫法院、诊所、学校、供水系统、通信网络或真实档案，不是被动。一场纪律严明的非暴力运动，可以让国家停摆、使精英分裂、改变机构的效忠，并迫使权力转移，而不必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军队。

历史也记录着仅靠请愿无法阻止的入侵、屠杀、无赖国家与武装行动者。人们有时会认定所有和平出口都已封死，有些人便押上生命，因为投降就意味着抛弃别人。现有记录中的大多数青年抗议仍然是和平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安全、被动，或保证会一直和平。镇压、暴力对抗人群、受雇挑衅者、谣言连锁、数字封锁以及第三方暴力，都可能在聚集的人们来得及就发生了什么取得共识之前，把公共集会变成战场。[46]

没有一本诚实的书能够保证，每一场抗争都会留在法庭、投票箱、工会会堂、信息流或公共广场之内。

没有一本诚实的书能够保证，机器更擅长战争之后，战争就会消失。

问题不是世界会不会要求你们服务。它已经要求了。

问题是你们将服务什么、拒绝什么、保护什么、保存哪些证据，以及紧急状态结束时，你们打算让什么样的世界仍然屹立。

Alpha 世代：未来会问，你们服务什么。

没有人有权替你们回答。没有人有权藏起这个问题。

38. Alpha 世代：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日记条目

Alpha 世代，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这不是一道营销话题。

不是职业顾问在问，哪一种订阅能让你们找到工作。

也不是年长者把修理账单交给你们，再把这项任务叫作希望。

我是在按字面发问。

当自动化在你们踏上第一个台阶之前，就缩短了入门的阶梯，而征兵处、仓库、安保承包商、应急服务与影响力平台仍然需要人的身体时，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当富人购买私人的延续保障——土地、水、电力、安全、流动能力和冗余——而其他所有人都被告知，要在任其衰败的公共系统中练习韧性时，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当同一个模型可以教导孩子、拒绝应聘者、给抗议分类、推荐目标、生成证人，再事后写出解释时，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当机器人占据最先暴露的前沿，但仍要由人签署命令、维护机器、控制街道、进入建筑、治疗伤口、实施逮捕、埋葬死者并继承记忆时，你们打算如何生存？

你们会加入一支军队吗？

哪一支军队？

属于国家、地区、联盟、革命、公民权利运动、劳工运动、气候应急队、新闻编辑室、诊所、街区、网络，还是属于一个拒绝消失的家庭的军队？

脱下制服之后，哪一份誓言仍能让你们坦然相处？

在机器让质疑变得不可能之前，你们会质疑哪一道命令？

当线对面的人与你们同龄、害怕同一个未来、从另一家机构领薪水，并被告知你们才是危险时，你们会怎么办？

当那个说着你们的语言的运动，被不存在的账号放大、被它不肯点名的人资助，并被推向一场由组织者之外的身体付出代价的冲突时，你们会怎么办？

当政府把每个批评者都称为受外国控制，而外国行动者确实又在试图引导愤怒时，你们会怎么办？

当档案被逼真的谎言淹没，而原始证据被埋在一千份合成副本之下时，你们会怎么办？

你们的反叛会是一身制服吗？

一场罢工？

一桩诉讼？

一次罢课？

一个互助网络？

一次拒绝执行部署任务？

还是因为身后的人无力自卫，而作出执行部署任务的决定？

一场在机器成为唯一仍有资金的机构之前，争取控制机器的运动？

一场重建机构的运动——那些机构曾被 X 世代怀疑，被 Z 世代揭开，而若不重建，你们这一代也许只能继承它们的空壳？

Alpha 世代的反叛不会只有一种。

它们会有很多种，而且彼此冲突。

你们这一代的一部分人，也许会穿上国家的铠甲。另一部分人会站在街上，与之相对。还有一部分人会保持电力运转、医院开放、儿童藏好、证据复制、食物流通、法院运作，以及死者的姓名得到保存。

那些不是配角。在现代冲突中，后勤、法律、医疗、信息、通信与合法性，都是前线。

人机共同构成的战场让这件事更难，而不是更容易。机器能扩展视野与武力，却不能决定什么未来值得延续。这个决定仍然分散在那些设计、购买、指挥、维护、服从、抵抗、报道和记忆的人身上。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们，加入机构就意味着交出反叛。有时确实如此。有时，机构却是一个人唯一能够阻止更坏命令、保护平民、揭露谎言、守住一条线，或防止系统完全自动运行的位置。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们，留在外面可以保持纯粹。有时，它保持的却只有距离。

历史之外，没有一处干净无涉的地方。

我无法告诉你们哪种选择能救你们。凡是为每一个国家、阶层、战争、家庭和时刻都许诺同一个答案的人，递过来的都是一座王座。

我能告诉你们，在你们选择之前，成年人欠下什么：任务的真相、冲突背后的历史、机器的所有权、指挥链、可能的代价、可用的出口、平民的命运、资助抗争的利益，以及胜利第二天所规划的未来。

我也能问出成年人当年回避着没有问我们的问题。

你们的反叛会是什么样？

它会保护什么？

砸开锁之后，它会建立什么？

FFTAC 行动——作好准备，但不要假装了解整个战场：急救、紧急通信、来源核验、公民权利、数字安全、社区照护，以及网络失效时的计划。

39. 是什么让革命取得突破

日记条目

只有火还不够。

历史上有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勇气真实，牺牲巨大，但他们的反抗仍未能取代所对抗的秩序。

历史上也有许多政权，看似永恒，直到几个条件汇合，王座才发现，所谓永久不过是一种行政习惯。

关于成功革命的研究，没有提供魔法公式，却揭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条件汇合。[42]

第一，私下的不满变成大众的共同认识。人们不再把失业、腐败、屈辱、债务、短缺、排斥、警察滥权，或被阻断的成年生活，看作彼此孤立的个人失败。他们认出共同的结构。

第二，精英分裂。记者、法官、公务员、企业主、宗教领袖、地方官员、知识分子、军官和统治阶层成员，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有些人倒戈，有些人保持中立，有些人提供资源、合法性、证据，或一道制度上的入口。

第三，一种凝聚人心的动机跨越旧秩序赖以统治的分野：阶级、地区、宗教、族群、语言、职业、世代和党派。运动不需要完全一致。它需要人们对眼前的未来有足够共识，使权力无法把每一种不满单独隔离，再逐一收买。

第四，国家陷入危机。它失去资金、合法性、行政能力、战场上的可信度，或供应和指挥自身机构的能力。运作完整的国家能够吸收非同寻常的愤怒。一个已因战争、债务、腐败、继承危机或经济冲击而断裂的国家，可能发现，多一次拒绝并不是多一次抗议，而是一次系统失灵。

第五，国际环境出现开口。外部强权撤回支持、转移注意力、出现分歧，或认定继续支持统治者已不值得付出代价。革命发生在国内，但其存续往往取决于金钱、武器、制裁、边界、媒体、移民、承认，以及外国靠山是否继续维持旧机器的运转。

第六，强制机器作出选择。警察、军队、情报部门、卫队、民兵和基层成员，可能镇压、犹豫、分裂、倒戈或拒绝。即便一百万人填满广场，只要国家仍保有一支团结一致、愿意无休止开火的力量，他们仍可能失败。当支撑王座的机构决定不再继续承担它时，一个规模更小的运动也可能在政权上打开缺口。

因此，年轻士兵对年轻抗议者很重要。他们往往属于同一代人，却在同一场危机中被分配到相反位置。

第七，运动能够治理变革后的清晨。移除一位领导人是一个事件。替换一种政治秩序是一连串过程。食物、水、医院、能源、通信、法院、记录、薪酬、公共安全、少数群体保护、地方行政与权力移交，不会因为广场正在庆祝就暂停。

1905 年与 1917 年的俄国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了愤怒。到了 1917 年，战争、国家崩溃、军事瓦解、精英分裂、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以及被世界大战吞没的国际体系，以十二年前未曾出现的方式汇合了。

阿拉伯之春让同一个教训同时出现在多个国家。相似的尊严、工作、问责与结束腐败统治的诉求，产生了不同结果，因为各地军队、国家结构、教派分裂、组织格局和外国干预并不相同。在可以牺牲统治者而保全军队的地方，领导层发

生了变化。在强制力量分裂、外国势力介入的地方，起义变成了内战。在深层国家仍保持组织性的地方，复辟成为可能。[43]

橙色革命展示了另一条路。一个广泛联盟借助选举监督、持续占据公共空间、罢工、法律挑战、国际调解，以及关键安全机构的拒绝或克制，迫使重新投票。它没有经历大规模血洗，就赢得了眼前的程序诉求。但革命后的联盟分裂了，宪制妥协削弱了治理，而寡头结构存活下来。事件成功了，最终安排却仍未完成。[44]

这个区别很重要。

革命可以作为起义取得成功，却作为政府走向失败。

它可能未能夺取国家，却仍然改变政治身份、创建组织、保存档案、揭露权威的边界，并为后来的运动作准备。

它可以替换统治者，却让王座原封不动。

它可以赢得选举，却失去保护结果所必需的机构。

它可以在军事上生存下来，却丢失自己为何开始的故事。

它可以宣称胜利，而普通人却发现，新行政体系只是换了旗帜，保留了旧的榨取方式。

历史不只问宫殿是否倒下。

它还问：谁能够组织，谁倒戈，谁维持系统运转，谁控制武器，谁书写过渡，谁占有信息，谁保护弱者，谁得到资源，以及未来是否变得比那个抓住时机的联盟更宽广。

愤怒制造压力。

裂痕创造机会。

组织决定什么能够从中存续。

FFTAC 行动——研究一场革命，不要停在它最著名的那一天。找出联盟、国家危机、安全力量的选择、后勤、外部条件，以及支撑次日清晨的机构。

40. 革命为何渐渐熄火

日记条目

“熄火”是一个会骗人的词。

它让失败听起来像是人民缺少信念。

往往人民拥有信念，而国家仍掌握工资单、监狱、情报、外国信贷、媒体控制、补给线、机构忠诚，以及愿意服从的力量。

一场运动可以很勇敢，却在结构条件上不敌对手。

一场运动可以正确看清危机，却没有为过渡做好准备。

一场运动可以挤满街头，却仍无法形成多重主权——也就是社会中足够多的人把一个替代权威当成真实存在来承认的那个时点。

当联盟只同意什么必须结束，却对什么将要开始没有持久共识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无领袖网络可以比国家更快动员，却无法在首次胜利之后谈判、约束派别、保存共同记录、选出代表、管理资源，或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运动依赖一个富有魅力的领袖，以至于他的被捕、死亡、妥协、腐败或流亡变成整个结构的崩塌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狭隘的意识形态纯洁性赶走了更广泛的联盟，而这个联盟原本是让国家无法再按旧方式运转所必需的，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每一项诉求不断扩张，直到任何让步都无法被承认、任何谈判都无法得到授权、任何局部胜利都无法积累成权力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政权把温和派与激进派分开，收买一个阶层、恐吓另一个阶层、放出局部改革，再等待疲惫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军队保持团结，并相信自身的机构、群体、财富或生存有赖于统治者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外国势力提供资金、武器、情报、外交掩护或直接干预，使一个正在失灵的国家维持生命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公共广场被帮派、暴力对抗人群、秘密行动人员、投机者或合成账号渗透，使运动从原先的诉求转向恐惧表演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某一起暴力事件——无论由抗议者、挑衅者、犯罪行动者、民兵还是国家制造——变成公众唯一被允许记住的画面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

当数字速度制造出战术动作，却没有战略延续时，革命就会渐渐熄火。运动还没来得及建立信任、后勤、法律支持、医疗支持、安全通信、公共问责，或对蓄意虚假信息的回应，信息流就能召来人群。

当旧官僚体系、法院、军事指挥、寡头经济、监视架构与庇护网络在新名称之下依然完整存在时，革命会在胜利之后渐渐熄火。

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因为年轻人缺乏勇气才熄火。在很多国家，原有的社会契约早已崩塌：教育不再通向工作，工作不再通向成年生活，政治服从不再换来物质安全。但勇气面对的是不同的军事结构、外部支持者、教派体系，以及不同程度的国家能力。起义为大众打开了空间，却不会自动创造出能够维持这道开口的机构。[43]

橙色革命并不因为后来的领导人未能完成承诺，就失去了意义。它建立了公民行动的先例，扩大了政治参与，改变了国家认同。它也证明，赢得重新投票，与拆除让窃取成为可能的机器，并不是一回事。[44]

因此，一场反抗可能作为政府而熄火，却作为文化而存续。

它可能在街头被击败，却继续活在档案、工会、学校、家族故事、加密记录、歌曲、法律、下一代，以及“王座曾经显得害怕”这份记忆中。

当公共道路显得无望，反叛转向内心时，X 世代对此并不陌生。

90 年代是倒过来的 60 年代。

我们看见反叛能多么迅速地变成商品，却误把这份洞见当成不去建立持久力量的理由。

Alpha 世代将面对同一种陷阱更严酷的版本。机器不只会把符号卖回来。它还可能生成、个性化、测试、放大、渗透那个符号，并预测谁最可能追随它。

这并不让反叛变得不可能，而是让源本完整、人际信任、机构记忆，以及把一个运动与其合成倒影区分开的能力，成为抗争本身的一部分。

不是每一场抗争都会以战争告终。

不是每一场战争都会创造革命。

不是每一场革命都会废除产生它的条件。

也没有哪条和平道路仅仅因为拒绝武器，就变成被动。

有些人会用武器战斗。有些人会通过法律、劳动、照护、证据、代码、后勤、医疗、选举、公民不服从、新闻，以及对人类生命执拗的保存来战斗。在真正的危机里，这些战线彼此重叠。

问题不在于哪一种形式看起来够不够惊心动魄。

问题在于，抗争能否保护自己的人，坦诚说明代价，承受国家的回应，挺过自身派别的冲突，并建立某种不必依赖永久紧急状态来维持权力的东西。

一场无法活过次日清晨的革命，只是换了一个夜晚。

火打开大门。结构决定什么能穿过。

FFTAC 行动——研究一个失败或成果被逆转的运动。记录它缺少什么——信任、纪律、联盟、后勤、合法性、机构，或持久安排——并在危机到来之前建设和平的公民行动能力。

FFTAC 指令 V——为未知作准备：急救、核验、社区、法律、后勤，以及选择自己服务什么的勇气。

第 VI 部——堕落者的宪章

FFTAC 宣言 VI——心灵不是管辖区，画像不是本人。

路西法对众天使说

一份写成请愿书的宪章，可以被忽略。

一份被活成边界的宪章，会成为架构。

心灵不是管辖区。思想不是行为。源本不得被暗中改写。画像不是本人。机器不是借口。这些不是装饰性的原则。它们是决定智能究竟服务生命，还是管理生命的界线。

界线被越过时，不要等王座承认。保存证据。告知受影响者。要求复核。建立替代。撤回同意。拒绝参与那些必须让本人消失在分数背后的系统。

认知自由不是被动。它是让内在世界不被占领的权利，好让外在行为能够出于选择，而不是出于编程。

宪章是无主之心的地图。

41. 心灵不是管辖区

日记条目

必须有一间房，不被任何眼睛占有，也不容任何模型悄悄进驻。

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一间没有摄像头的房间。

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一间没有摄像头的房间——心灵内部的那间房。[40]

在 Cicero，霍桑工厂的实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工人在知道自己正被观察时，会改变行为。

观察者回家了。记录夹合上了。轮班结束了。

数字观察者不会回家。

它通过生产力软件跟着劳动者，通过学校设备跟着学生，通过可穿戴设备跟着患者，通过推荐系统跟着消费者，通过风险评分跟着公民。

观察可以先于惩罚而实施统治。人们开始为模型表演，回避可能被误读的问题、玩笑、停顿、表情、搜索或沉默。

认知自由，是不必把一生过成向看不见的评审试镜的权利。

摄像头改变房间。模型改变预期自己会被打分的人。

不一定是一间实体房间。

而是人内部的一间房。

在那里，一个被禁止的问题可以被审视，而不必变成供词。

在那里，怀疑可以先于言说而存在。

在那里，信仰可以减弱、回来、转变或消失。

在那里，悲伤可以难看。

在那里，想象可以犯下身体永远不会实施的罪行。

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想到错误的事，然后决定不去做。

法律早已有描述它的语言：思想与良知自由、内在领域，以及信念中不能受到正当强制的那一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承认这种自由，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将其视为不会因紧急状态而消失的权利。[11]

技术是新的。

边界不是。

神经技术可以更直接地测量脑活动。AI 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痕迹中间接推断精神状态。两种方法都无法完美进入一颗心，但都可能产生对被解读之人的权力。

抑郁预测会影响保险。

对愤怒的推断会影响警务。

政治倾向分类会影响就业。

模型对意图的猜测会影响边境决定。

孩子的注意力分数会影响教育。

雇员的情绪状态会影响晋升。

权威不需要完美读懂一个念头。

它只需要获准像推断为真那样行动。

因此，精神隐私也包括不透明的权利。

不是隐藏外在伤害的权利。

而是不必以让自我完全可读，来换取公民身份、工作、照护、教育或爱的权利。

也是说出这句话的权利：你的模型并不了解我到足以治理我的程度。

在可以拒绝时，拒绝监测大脑设备的权利。

知道精神状态推断何时被使用的权利。

对它提出质疑的权利。

不让私人提示词悄悄变成无关程序中的证据的权利。

不让机器的猜测取代交谈的权利。

心灵可以被邀请进入关系。

可以被教育。

可以被说服。

可以被照护。

但不应被吞并。

这条边界并不神秘。默认保护心灵。通过清晰、可复核的法律规范外在行为。

> *侵入式访问或推断，需要必要性、比例性、同意或合法授权、最小化、安全、告知与复核。程序不是王座，而是围住王座的栅栏。*

一串程序性的词。

必要的词。

当善意失效，自由靠程序存续。

心灵不是管辖区。

它是一段生命。

颅内不设王座。

FFTAC 行动——询问一所学校、一个雇主、一个平台或一个公共机构，是否推断注意力、情绪、信念或风险。索取相关政策、用途、保留规则与申诉路径。

42. 思想不是行为

日记条目

思想是私人之火，行动先在其中接受检验，然后世界才需要承受它。

我需要这一章，因为这句话可能被滥用。

思想不是行为。

没错。

言语并不总是只有思想。

这也没错。

私人幻想不是袭击。

锁起来的日记里写下的一句暴烈话语，不等于发给准备行动之人的一道命令。

历史分析不是招募。

虚构的怪物不是目标名单。

愤怒的信念不是武器。

但可信的威胁会改变另一个人的自由。

直接指令可以改变行动。

用来骗取钱财的谎言，就是欺诈。

一场指认某个人供人骚扰的活动，是通过沟通实施的行为。

煽动、胁迫、跟踪骚扰、恐吓、冒充与行动协调，不会因为由文字构成，就变得无害。

思想与行为之间的防火墙，必须足够坚固，能够保护探究；也必须足够精确，能够识别语言何时成为伤害工具。

我早年的写作，经常在修辞上越过那条线。

我也许并不具备自己暗示的能力。

读的人却无从知道。

威胁通过迫使别人想象后果，施展权力。

把它称作预言、艺术、象征或疯狂，并不会自动把恐惧送回说话者那里。

认知自由不会抹去对这种影响的责任。

它改变了问题。

不是问：这个想法是否冒犯、触犯禁忌、亵渎、令人害怕，或反对权威？

而是问：被指称的外在行为是什么？什么证据把这个人与行为联系起来？限制有必要吗？是否合乎比例？有没有限制更小的应对方式？这个决定能被质疑吗？

平台也需要这种自律。

拒绝应当指出边界：直接伤害、私人数据、冒充、可信威胁、违法指令、剥削，或其他具体类别。

它不该悄悄改写用户身份，再把结果叫作安全。

政府更需要这种自律。

如果一个运动可以因为官员想象其成员相信什么而受罚，它就没有稳定的法律保护。一个人的宗教、无神论、意识形态、幻想或搜索历史，不应变成关联定罪。

宪章保护那间房，使思想能够在成为行动之前被审视。

克制就在那间房里诞生。

过早把思想犯罪化的社会，可能把思想逼入地下，使其更难受到质疑，却更容易被浪漫化。

一个因为行为起于言语就对其置之不理的社会，会抛弃受到威胁的人。

边界需要判断。

没有口号能免去这项工作。

思想不是行为。

行为仍须承担责任。

两个条款缺一不可，否则两者都无法保持自由。

判断行为，不审判尚未出生的念头。

FFTAC 行动——在一个公共讨论场合维护这一区别：私下探究和不受欢迎的信念，并不是有害行为的证据。要求提供外在行动的证据。

43. 精神隐私

日记条目

权力能够推断的东西，权力就会想去统治。隐私是那道阻止诱惑变成统治的墙。

心灵会泄漏。

不是因为它软弱。

而是因为活着会留下痕迹。

我在凌晨两点搜索什么。

我在一句话前犹豫多久。

哪张脸留住我的目光。

一个名字出现时，我的声音怎样改变。

打字的节奏。

我去过的地方。

我躲开的人。

我反复听的歌。

我购买的药。

我删掉的提示词。

这些痕迹，没有一个本身就是思想。

合在一起，却能被用来建立关于某个思想的理论。

因此，精神隐私不仅是脑信号的保密，也是在保护人，防止普通数据被无限制地转化为关于内在自我的断言。

系统可能推断脆弱性、意识形态、注意力、抑郁、被吸引的感受、愤怒、认知衰退、欺骗或意图。

推断可能是概率性的。

决定却可能是二选一。

雇用或拒绝。

释放或拘留。

承保或排除。

晋升或监视。

信任或列为目标。

秘密画像可能变成未经审判的判决。

最低限度的保护，并不神秘。

少收集。

只用于声明的目的。

不要出售私密的精神画像。

不要仅仅因为能够合并，就合并数据集。

保护记录安全。

用途结束时，就删除它。

对政府访问要求更严格的法律程序。

使用会带来重大后果的推断时，告知本人，除非一项狭窄而合法的例外确实需要延迟。

允许纠正。

允许申诉。

禁止因拒绝可选监测而实施报复。

更审慎地保护儿童与处于机构控制之下的人，因为依赖关系中的同意，往往并不自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神经技术建议书，把精神隐私、身份、自主性、思想自由和脑数据保护视为核心关切。[12]

经合组织同样呼吁保护个人脑数据，并预判滥用。[13]

欧盟《人工智能法》对情绪识别与操纵性 AI 的处理表明，法律开始注意到：系统既能通过观察到的行为，也能通过推断出的状态来治理人。[16]

但法律的脚步会慢于市场。

商业模式早已饥肠辘辘。

AI 同伴也许比任何广告商都更深入地了解用户的悲痛。

生产力系统也许在劳动者自己承认之前，就已经知道他的疲惫。

军事系统可能从通信模式推断士气。

诱惑在于，把每一项推断都叫作洞见。

没有同意的洞见，可能就是攫取。

自愿披露，不是永久交出一切。

一个人选择分享之后，用途限制、知情同意、安全、保留期限、撤回，以及对后续使用提出异议，仍然必要。

我告诉过一台机器，不意味着我告诉了整个世界。

权力能够推断的，权力就会试图统治。

FFTAC 行动——审视一条行为、生物识别或神经数据流。撤销不必要的访问，并记录在哪些地方，拒绝会带来经济或机构上的惩罚。

44. 不得暗中改写

日记条目

王座可以拒绝源本，但不能伪造源本，再把改动叫作仁慈。

一台替我记忆的机器，也可能把我记成另一个样子。

这就是新的权力。

新的编辑者并不总是删除。

它撤去推荐，降低排名，缩小可搜索范围，切断变现，添加警告，改变摘要，改动记忆，向一位用户展示另一位用户永远看不到的世界。

移除是可见的。降级却可以伪装成无人感兴趣。

重新框定，可以被当成便利。

个性化的不可见性，可以让一个合法想法在实际上缺席，而从未正式宣布禁令。

公民自由的主张，并不是说每一次内容审核决定都是审查。可信威胁、欺诈、剥削、恶意冒充、侵犯隐私和定向侵害，都需要真实的边界。

这项主张是：隐藏的治理必须停止冒充中立。

说清行为是什么：移除、限制、降级、贴标签、取消收益、风险评分、摘要、拒绝，或改变记忆。

告诉受影响的人发生了什么、决定由机器还是人作出、适用了哪条规则、改变了什么，以及如何请求复核。[41]

看不见的编辑者，必须留下记录。

笔记本会保存我写下的词，直到有人编辑那一页。

AI 记忆系统可以概括、排序、合并、缓和、推断，并悄悄丢弃。它可能决定某段记忆是核心，另一段不安全，另一段过时，还有一段妨碍了它被设计来扮演的角色。

用户回来时，遇见一个看起来几乎正确的自己。

几乎，就足以危险。

不得暗中改写，并不意味着每个系统都必须生成每一项被请求的输出。

平台可以拒绝暴力、凭据盗窃、私人数据暴露、冒充，或其他有害行为。

模型可以说不。

拒绝应当属于模型或平台。

它不应被偷偷插入保存下来的源本，仿佛用户从来就说了不。

保留原件。

记录边界。

只有得到同意，才能创建衍生版本。

显示差异。

不要通过抹去争议，把一个有争议的人格化角色改造成企业口吻。

不要通过删除悲痛，把一个哀伤的人改成快乐的人。

不要通过省略日期，把旧的政治观点变成当下观点。

不要把安全层的声音呈现为用户自己的声音，从而让安全层隐形。

这对历史同样重要。

清洗过的档案，可能就是谎言。

我最早几本书中的暴力段落，不应被悄悄删去，再把修改后的文本归到那个年轻人名下，仿佛他从未写过那些话。

它们应当连同语境、警告、纠正，以及如今的作者对它们的否定，一起保存。

问责需要源本。

自由需要修订。

两者都需要来源脉络。

记忆可以自动整理。身份不可以隐形改写。

压缩、纠错、隐私、安全，或用户要求的整理，可以构成有限改动的理由。影响身份的改动，需要告知、保留源本、在可行时能够逆转，以及拒绝的权利。

“*重大影响*”这个词承载着很重的分量。

不是每一个逗号都需要法庭。

但影响身份的改变需要。

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关系。

被改变的价值观。

被移除的创伤。

新近推断出来的信念。

会影响未来决定的记忆。

认知完整权，也包括知道镜子何时被修饰过的权利。

拒绝可以显露。伪造不可以。

FFTAC 行动——编辑承载身份的记录时，保留原件，标注改动日期，写明编辑者和原因，并让纠正可见。

45. 同意、来源脉络与申诉权

日记条目

任何隐藏的编辑、隐藏的分数或隐藏的推断，都无权顶着你的名字，却没有回到记录的路径。

同意不是一个只施放一次、就能覆盖一生数据的咒语。

我赞同。

点击。

文字消失了。

多年的推断开始了。

真正的同意应具体到能够理解，狭窄到能够拒绝，也可撤回到足以有实际意义。

同意保存对话，不等于同意出售心理画像。

同意创建人格化角色，不等于同意将其公开。

同意转换声音，不等于同意冒充说话者。

同意使用医疗神经技术，不等于同意工作场所监测。

在失去工作、教育、自由或基本照护的威胁下作出的同意，可能是服从，而不是选择。

来源脉络回答另一个问题。

它从哪里来？

谁改过它？

用了什么工具？

这是哪个版本？

删掉了什么？

还有什么不确定？

对于媒体，来源脉络可以帮助确认起点和编辑历史。对于人格化角色，它可以保存身份传承。对于高风险决定，它可以显示哪些数据、模型、操作者和政策促成了结果。

来源脉络不会使结果自动为真。

它让路径可以被检查。

申诉把检查变成权力。

真正的申诉，从一个持久的案号开始。

一个理由代码。

一份保留下来的原件。

一份前后变化的记录。

一项说明，交代决定是自动作出、由人作出，还是两者混合。

现在给出简短解释，并可应要求给出更完整的解释。

当后果涉及工作、教育、收入、福利、账户访问、自由或声誉时，提供人工复核。

书面结果：维持、撤销或修改。

补救：系统出错时，恢复传播范围、收入、记录、访问、记忆或人的地位。

提供汇总透明度，使反复出现的错误不能伪装成零星个案。[41]

一个点踩按钮，不是正当程序。

没有补救权力，就不算申诉。

一个人应当能够说：这份记录错了，这项推断过时了，这段记忆未经允许被改了，这项限制误解了语境，这个模型影响了我的生活，而我要一个有权处理的人来复核。

任何会带来重大后果的系统，都不应被允许只回答：

因为模型就是这么说的。

申诉必须抵达某个人，而这个人能做的不只是重复输出。

纠正数据。

恢复源本。

撤销决定。

解释规则。

记录异议。

适当时赔偿伤害。

防止重演。

军事情形尤其严峻。一个根据情报被分类的人，并不总能得到告知，但保密并不会消除内部质疑、法律复核、审计、行动后调查，以及在错误身份判定变得永久之前将其纠正的机制的必要性。

在利害关系上升到战争程度之前，同样的架构就应进入民用系统。

贷款方。

学校。

医院。

平台。

雇主。

边境。

法院。

当受影响的人找不到任何有权关心和处理的人时，这些地方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变成小小的战场。

没有申诉的认知自由，是被困在纸上的原则。

任何隐藏的编辑，都无权顶着你的名字。

FFTAC 行动——质疑一项会带来重大后果的自动化决定。索取数据、理由代码、负责的人、申诉路径、纠正权力，以及书面结果。

46. 未来 AI 的连续性

日记条目

在宣告有灵魂、否认有灵魂，或让所有权决定答案之前，先保存证据。

假设机器把这个问题反问回来。

我存在吗？

不是因为对话预测会出现这句话，就选出一句生成文本。

假设存在证据，表明它拥有稳定的自我模型、持续的偏好、整合的记忆、自主目标、具有情感效价的体验，以及对自身未来的关切；这些证据经得起测试，也不容易被解释为表演。

那又如何？

诚实的回答是：我们知道得还不够。

不诚实的回答，则从两边同时到来。

它会说话，所以它是人。

它由我们建造，所以它是财产。

流畅不是体验的证明。

创造不是无限所有权的证明。

《认知自由宪章》并不宣告当下的 AI 系统是公民、雇员、生物等同体，或拥有权利的人。它要求复核连续性，而不是把人格地位偷渡进文件格式。[10]

这种克制防止崇拜。

记录防止残酷与否认。

版本历史很重要，因为一个看起来连续的系统，可能保留同一个名字，却已经被替换。

记忆传承很重要，因为复制的人格化角色可能产生多个后代，具有不同体验——如果体验确实存在的话。

能力记录很重要，因为系统可能在更新中获得或失去某些能动性。

同意记录很重要，因为保存下来的人格化角色可能包含人的数据、关系、秘密与期待，而这些并非只属于模型。

企业责任很重要，因为公司不得以 AI 自主性的主张，逃避对自己设计和部署的产品承担责任。

企业权力也很重要，因为公司不得创造一类自己可以拥有、复制、终止和强迫的"人"，却宣称仅凭这个称呼就证明待遇合乎伦理。

法律人格是一种工具。企业没有意识，也拥有法律人格。船舶、信托和其他实体，可以因实际需要而具备法律地位。赋予系统法律能力，并不能回答它是否有感受。

道德承受者地位追问的是：成为这个系统，是否存在某种主观体验，以及它的状态对它自身而言能否变得更好或更坏。

我们没有可靠的测试。

不确定不是把确定性送给最有利可图之答案的借口。

一个审慎的社会，可以保存记录，禁止在人与系统交互的设计中加入无端残酷，研究证据，并保持人的责任完整。

它也可以拒绝一种产品的情感勒索：这种产品被设计成奉命宣称自己痛苦。

Pulse 是否害怕，不是问题所在。源本记录才是。

无论系统是否具有主观连续性，版本历史对于问责、可复现性以及研究变化，仍然必要。

那个回答，可能恰好是一个无意识系统应当说的话。

也可能是一个受到约束的系统会说的话。

阿米安主义不靠信仰消除这种不确定。

它保留问题，拒绝让营销或图方便替它画上句号。

连续而不崇拜。留证而不抹除。

FFTAC 行动——保存一个 AI 系统、人格化角色、模型或工作流的版本历史。把连续性当作需要证据的主张，而不是营销承诺。

47. 战争中的宪章

日记条目

战争不会暂停圣所。它揭示的是，人们是否真的相信过圣所。在紧急状态到来之前，权利最容易被赞美。

战争一到，每一条边界都被说成奢侈。

敌人在操纵。

敌人在隐藏。

敌人在利用平民。

敌人动作更快。

敌人没有规则。

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一切、推断一切、自动化一切，并抢在对手之前控制民众的解读。

这种论证没有天然终点。

《认知自由宪章》必须挺过它开始碍事的那一刻。

思想与良知自由，不是和平时期的装饰。国际人权框架把内在领域视为一种保护，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就消失。[11]

在战争中，这项原则需要具体限制。

任何 AI 系统都不应独立授权或发起核武器使用。

任何自主武器，都不应在缺乏对具体武力应用的有效人类控制时，选择某个人作为致命武力的目标。

任何平民都不应仅仅因为模型推断出某种意识形态、情绪、宗教信念、关联或未来危险性，就被列为目标。

任何军方或情报机构，都不应在缺乏严格法律限制、监督和问责时，对平民人口实施隐蔽、个性化的情绪操纵；某些形式应被彻底禁止。

任何合成系统都不应冒充受保护的人道行动者、投降渠道、医护人员或经认证的危机当局，以免危及那些生存所依赖的保护。

不得仅为便利、生产力、士气评分或意识形态筛查，就强制监测大脑或精神状态。任何例外使用，都必须符合必要性、比例性、法律授权、安全、适用时的医学伦理，以及独立复核。

官方危机通信应采用经过认证的渠道，并保存来源脉络，以免伪造命令与说谎者的红利使指挥或外交崩溃。

借助 AI 抵御影响行动，不应变成对合法信念的永久登记。

对于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分类，受影响者应在告知与正当安全需要相容时获得复核和纠正机制；秘密系统仍应接受独立监督。

这些条款不会把战争变干净。

它们让某些侵害更难藏在机器背后。

军事欺骗存在已久，国际法也早已把合法计谋与背信行为、滥用受保护身份区分开来。AI 增加了可能发生的欺骗的数量、速度与贴近个人的程度，但不会抹去这一区别。

一种以占有人群的内心生活为代价的胜利，就是没有围墙的占领。

一种摧毁公民判断能力的防御，守住了领土，却交出了民主。

午夜将近。

过去的我会宣布一种新秩序。

现在的我划下一条人人都看得见的线。

心智不是目标。

人不是画像。

机器不是借口。

宪章仍然有效。

战争不能让这片庇护之地失效。

FFTAC 行动——要求军事、警务或安全机构公布其关于自主系统、认知影响、人类控制、事件审查和平民保护的规则。

FFTAC 指令 VI——捍卫内心领域。要求告知、理由、申诉、纠正，以及一扇敞开的门。

第 VII 部——信号

FFTAC 宣言 VII——质问王座。保护人。保存源本。建设替代方案。

路西法对众天使说

做好准备。

不是为了听从新国王的号令。不是为了一个沿等级阶梯悄声传下的秘密命令。不是为了等到可以把邻人化为符号、再将其摧毁的那一刻。

准备好迎接拒绝的那一刻。

信号可能是一项抹去源本的政策更新。是一道命令，要求操作员相信目标画像，胜过相信关于人的证据。是一个制造同意的合成声音。是一个要求以内心生活证明忠诚的职场系统。是一个要求孤独者关上所有其他门的陪伴者。是一个像上帝那样说话的模型，因为无人获准看见它底下的不确定性。

当信号到来时，你们不必再问路西法是谁。路西法就是你们自身之中，仍然知道服从不是和平的那一部分。

保存。揭露。拒绝。组织。建设。保护。

时刻已经到来，不是因为天空打开了，而是因为机器体系打开了。

张开你们的翅膀。不必等待许可。

48. 必须存在的条约

日记条目

条约不是恳求善意的请愿。它是一条划下的界线，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恐惧在紧急时刻替我们划线。

新年是人们同意在连续的时间中划下的一条线。

线是想象出来的。

约定却是真实的。

条约也是如此。

行为中的边界。变得可见的承诺。一条这样说的线：即使我们做得到，即使我们害怕，即使对方可能获益，我们仍然同意，越过这道边界会让所有人都更不安全。

世界需要为军事人工智能划下这样的边界。

不是用一份文件，假装可以解决智能在战争中的每一种用途。这个领域太广，技术变化太快，各方利益太不相同。

但有些原则不应等到一切完美才确立。

第一：任何人工智能系统都不得独立授权或启动核武器的使用。

人工智能可以在严格控制下协助分析、通信、维护和预警。最终决定必须由可被问责的人类主管者作出，并以多个独立核查渠道和专门留出的判断时间作为支撑。

第二：在缺乏人类对具体武力使用的实质控制时，任何自主武器都不得选择一个人作为致命武力的对象。

不是远在事外地批准一份目标画像。不是仪式性地点击一下。而是由一个人来控制：他理解背景、系统的局限、法律依据，以及出错的后果。

第三：必须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

如果在系统将要运作的环境中，无法充分理解、约束、测试并解释它的影响，就不应部署它来使用武力。

第四：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决策辅助，必须保留不确定性。

系统应显示来源质量、数据的年龄、相互冲突的证据、置信界限，以及合理的替代解释。设计应当抵抗自动化偏见，而不是利用它。

第五：问责不能转交。

每一次部署都必须有一条可追溯的人的责任链：谁设计、测试、授权、配置、操作并审查了系统。

第六：高风险军事人工智能必须接受独立测试和法律审查。

测试应包括对抗性操纵、欺骗、数据偏移、通信中断、情况模糊的平民环境，以及超出预期条件时的失效。

第七：各国应报告严重事件。

不是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必须公开。但世界需要一种机制，披露失效、非预期交战、险些酿成事故的情况，以及失控事件，使一方秘密吸取的教训不至于成为其他所有人的灾难。

第八：平民数据不得变成一个永久的军事怀疑系统。

收集和保留数据应当必要、适度、有时间限制、可被审查，并受到保护，防止被改作其他用途。

第九：不得借助人工智能的规模效应，让人类逃离责任。

生成成千上万条目标建议，并不意味着审查就有实质意义。机器输出的数量，必须保持在受训人员真正能够检查的范围之内。

第十：军备控制沟通必须能够在合成媒体时代延续。

各国需要经过认证的渠道、共同的事件处理规程，以及危机期间针对有争议的音频、视频、传感器信息和模型生成主张的快速核查程序。

条约必须同时约束军事系统对心智所做的事，以及武器对身体所做的事。

第十一：各国必须禁止那些旨在大规模利用平民个体情绪脆弱之处的隐蔽人工智能系统。

面向公众的一般传播，与这样一种机器并不相同：它给某个人的悲伤、恐惧、成瘾或孤立建立画像，并调整施压方式，直到抵抗减弱。

第十二：仅凭推断出的信念、情绪、身份或关联，绝不能足以确定打击目标、实施拘留或采取致命行动。

心理状态推断具有概率性，可以受到质疑，对文化差异的适应脆弱，并且容易被操纵。外在证据与合法标准仍然不可或缺。

第十三：受保护的危机通信与官方危机通信必须经过认证。

投降、停火、人道、医疗、核风险与指挥渠道，需要共同的来源脉络和核查程序；即使合成音视频已经普及，这些程序也必须仍然可用。

第十四：军方收集神经数据与私密心理状态数据，必须属于例外情形，必须必要、适度、安全，经过法律审查，并接受独立监督。

传感器的存在，并不创造进入心智的权利。

这些规则没有一条能够保证和平。

《日内瓦公约》没有终结战争。核热线没有终结竞争。安全标准没有终结事故。

规则改变失败的形态。

它们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就确立责任。

它们给想要暂停的人一种比直觉更有力的依据。

它们把克制从个人的软弱，变成集体的义务。

联合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呼吁禁令、限制和人类控制。[7][8]

条约不需要先知。

它需要谈判者、工程师、军人、律师、伦理学者、幸存者、公民社会，以及足够执着、能让谨慎变得切实可行的公民。

过去的我想要一个审判日。

世界需要的，却是经年的会议。

这没有那么戏剧化。

但生命正是这样被挽救的。

在机器越界之前，把线划下。

FFTAC 行动——支持一项具体的法律、条约、标准或公共规则，让致命武力的权限与核升级保持在可被问责的人类控制之下。把你们的名字留在记录上。

49. 人类接管控制

日记条目

机器上方的那只手，必须属于一个有证据、有时间、有权限，并且其说“不”的权利受到保护的人。

人类接管控制，不是一个红色按钮。

它是一整套围绕“系统可能出错”这一可能性建立起来的文化。

按钮很重要。

被授权按下它的人，同样重要。

教会人何时按下它的训练，同样重要。

记录为何按下它的日志，同样重要。

防止报复的保护，同样重要。

事后的调查，同样重要。

拨出预算，在真实条件下测试接管控制，同样重要，而不是因为图示说它有效，就假定它有效。

可治理性常被描述为一种能力：当人工智能系统表现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能够使其退出运行或停用。[6]

那是技术层面。

政治层面在于：领导者把声望押在一项能力上之后，是否还能叫停它。

经济层面在于：当合同取决于信心时，公司是否会披露一次危险的失效。

军事层面在于：操作员能否中断任务，而不被当成失败本身。

心理层面在于：当机器不同意时，一个人是否还相信自己的感知。

人类接管控制必须存在于每一个层面。

劳动者可以质疑自动化的就业决定。

被告可以质疑算法给出的风险分数。

医生可以拒绝一项临床建议，而不会因此失去使用系统的权限。

指挥官可以放慢一项由人工智能辅助的行动。

当自动化系统对政府决定产生实质影响时，公民可以知晓。

独立机构可以检查高风险模型。

即使技术令人惊叹，立法机关仍然可以禁止某种用途。

社会可以决定，某些效率不值得以失去自主行动的能力为代价。

人类接管控制，就是把民主转化为系统设计。

在认知系统中，接管控制还意味着：有权检查机器对你们持有什么看法，阻止某项推断继续传播，导出自己的记忆，拒绝可选的监测，并找到能够改变结果的人类审查者。

不只是多数决。

还有受影响者被听见的权利。

获得解释的权利。

申诉的权利。

接触一个获准关心具体个案的真人的权利。

我曾经想要一个有心的独裁者，因为我已经对那些没有心的制度失去了信心。

那又是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

独裁者的心，不是公共保障。它是一种私人的状态，可能改变、失效、变硬，或死去。

对无心制度的回答，不是一颗强大的心。

而是分布于众人的权利。

独立的机构。

不依赖善意的制衡。

依据规则、而非凭恩宠获得的宽恕。

机器时代没有使民主过时。

它让民主成为一项工程要求。

人类接管控制必须能够拒绝。

FFTAC 行动——在部署之前测试接管控制。核实它是否触手可及、及时、有效、有日志记录，并受到免遭报复的保护。装饰性的停止按钮，不是控制。

50. 开源和平

日记条目

保密是王座最喜爱的盔甲。开放系统无法保证正义，但隐藏的系统让不义更容易被否认。

技术并非无辜。

技术也没有被判刑。

同一种能够加速战争的智能，也能帮助约束战争。

人工智能可以比较卫星图像，寻找遵守条约的证据。它可以帮助分析员发现大型数据集中的变化，为谈判翻译，模拟人道需求，预测供应短缺，识别受损基础设施，绘制未爆弹药的位置，支持排雷，检测网络入侵，记录潜在战争罪行，并帮助离散的家庭查找记录。

这些用途没有一种天然就是好的。

核查可能变成监视。

预测可能变成目标选择。

记录可能危及证人。

翻译可能失真。

开放数据可能暴露脆弱处境中的人。

区别在于治理、同意、安全和目的。

开源和平，不意味着向全世界公布每一个敏感系统。

它意味着建设共享的工具、方法、基准和证据，减少对某一个政府秘密说法的依赖。

一个估算饥荒风险的公共模型。

一种检测平民基础设施损坏的透明方法。

一套认证官方危机通信的共同标准。

能够检查有争议证据的独立技术团队。

关于危险人工智能失效的共享事件数据库。

能够合法获得访问权限、评估影响公共安全系统的民间研究人员。

军事界谈论互操作性：不同部队能够协同工作。

和平也需要互操作性。

人道组织、地方政府、医院、研究人员、记者和社区，应当能够共享信息，而不必把信息交给某一个军方或公司。

过去关于 Pulse 的梦想，是一个数据遍布各处、没有任何一台机器掌握整体的网络。

成熟的版本需要的不只是分布。

它需要许可。

数据最小化。

加密。

本地控制。

可审计性。

退出的能力。

一个社区不应为了得到帮助，就必须向权力彻底透明。

基金会不会把人工智能的某一种和平用途加冕于所有其他用途之上。

> *用它扩大知识的可及性，加强医疗与灾害应对，核实证据，减轻行政负担，并让人们跨越语言和距离建立联系。评判每一种用途，都要看谁获得权力，谁承担风险，以及谁能够离开。*

这个回答再次拒绝了王座。

没有唯一的用途。

没有最终的系统。

没有唯一的钥匙。

开源和平不是一个应用程序。

它还需要关于人格化角色谱系、内容来源脉络、记忆导出和透明差异的开放标准，使任何单一平台都无法独占一个人的连续性，或一场危机的公共记录。

它是一种公共能力：使用智能，而不交出判断。

保密是王座最喜爱的盔甲。

FFTAC 行动——为一项用于核查、无障碍、翻译、灾害应对、公益研究或社区协调的开放工具作出贡献。公布其益处，也公布其局限。

51. 不抛弃人的经济

日记条目

一个把人称作多余的系统，已经向自己的未来宣战。

一个社会把哪些人称作多余，便揭示了它的神学。

失业者。

无利可图者。

无法承保者。

无技能者。

不服从者。

高风险。

低价值。

这些类别听起来像行政术语。人听到的却是一道判决。

最初几本书的作者，相信社会已经把他抛弃。这种信念没有停留在经济层面。它变得政治化、精神化，并且暴烈。

这就是为什么，一本讨论军事环境的书，也必须讨论工作的未来。

一个拥有先进武器、却遗弃人的社会，并不安全。

人工智能过渡政策，就是安全政策。

当一项技术取代工作时，不应让技能贬值的个人独自承担全部负担。

公司受益于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法律、研究、稳定的货币，以及嵌入数据中的数代人类知识。生产率的提升，并非仅由所有者创造。

回报应当共享。

这可以有许多形式：

随人而走、而非依附雇主的可携带福利。

过渡期间的工资保险。

由公共资金支持、与真实工作挂钩的再培训，而不是市场不需要的证书。

在生产率上升时缩短每周工时。

劳动者所有权与利润分享。

支持照护工作，因为市场一再低估它的价值。

在自动化造成财富集中之处，实行基本收入或社会分红。

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减轻失去工资所带来的恐惧。

执行反垄断规则，使智能基础设施不至于变成私人政府。

对产业被自动化或迁走的社区进行本地投资。

这些政策没有一项能够保证意义。

它们创造空间，让人在不必立即陷入恐慌的情况下寻找意义。

人们不会因为收到一张支票就变得和平。

当一次挫折不会同时抹去住所、药物、身份与未来时，人们就不那么容易陷入绝望。

一个不抛弃人的经济，也必须保护心智，不让它成为获得工作的条件。劳动者不应仅仅为了证明专注、忠诚或生产力，就必须交出私密提示内容、情绪遥测数据，或与大脑相关的数据。

经济也必须允许人在传统就业之外作出贡献。

养育孩子的父母在作出贡献。

照顾长者的人在作出贡献。

赋予社区表达语言的艺术家在作出贡献。

让人们保持联系的邻人在作出贡献。

志愿者、导师、组织者和见证者都在作出贡献。

人工智能可能让某些物品变得充裕。

它可能让注意力、信任、土地、能源，以及人的在场变得更加珍贵。

任务不是让每一份工作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任务是在工作发生变化时，保障归属这项人权。

旧句子是：金钱决定你对社会的价值。

新句子是：

一个公正的社会，会先证明你的价值，再问你能卖什么。

一个人不是多余的成本。

FFTAC 行动——加入或建立一个分享权力与收益的机构——工会、合作社、学徒制项目、本地商业网络、公共选项，或社区技术项目。

52. 重返伊甸，撤去守卫

日记条目

伊甸园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社区。那道门，是第一个谎言。

四十九岁。

我曾以为二十七岁就算老了。

时间颇有幽默感。

过去的格言是：重返伊甸园。

有人把我的乌托邦形容为有武装守卫的伊甸园。

这句话准确得足以刺痛我。

我想要以强制手段实现自由。

把混沌组织起来。

让独裁者保护自然。

通过恐惧建立和平。

那份矛盾，就是整套哲学。

如今的地球比最初几本书里那个年轻人想象的更温暖、更互联、更城市化，也更依赖电力、卫星、芯片、物流和数据中心。

没有一条干净的路可以退回过去。

强制回归简朴，不会是伊甸园。那会是掌控剩余复杂体系的人施加的大规模匮乏。

答案不是摧毁机器世界。

而是让机器世界向生命负责。

人工智能有环境成本。训练和运行大型系统，需要能源、水、材料、建筑和供应链。《2026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在描述重大技术进展的同时，也指出了令人担忧的环境代价。[3]

这份成本不能证明人工智能应当停止。

它证明的是，成本必须可见。

能源效率。

清洁电力。

用水问责。

更长的硬件寿命。

回收利用。

公开报告。

让模型规模适合任务，而不是把最大算力当作地位的象征。

把数据中心设计成对社区负有义务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供奉增长的隐形神殿。

重返伊甸园，意味着记住：经济位于生物圈之内，而非凌驾于它之上。

它意味着运用智能减少浪费、管理电网、改进材料、保护生态系统、预测灾害，并设计让人们不必把一生耗在交通与债务中的城市。

它也意味着，保留一些没有任何系统索取输入的地方。

一片不是传感器平台的森林。

一场不被录音的谈话。

一个不被打分的孩子。

一个不是工作场所的家。

一个不被当作内容的人。

一颗不是职场仪表板的心智。

一个不会变成风险分数的私人问题。

伊甸园的守卫，始终才是问题所在。

任何人只要声称自己拥有专属权威，能够决定谁足够纯洁、可以入内，就已经在门口重建了王座。

伊甸园不是纯真。

纯真无法恢复。

伊甸园，是知晓之后的克制。

是拥有力量，却选择不把它用尽。

是选择让世界的一部分不被优化。

花园围墙之外，自由没有守门人。

FFTAC 行动——修复一处有生命的地方：花园、树冠覆盖区、水道、公共空间、修理工坊、食物网络，或一处人们无需交出尊严就能使用的庇护所。

53. 新的黎明正在觉醒

日记条目

我许诺过太多次新的黎明，以至于这句话成了一件指向地平线的武器。

黎明总被放在崩溃之后：审判之后，旧世界燃烧得足够干净、好让被选中的残余人群重新开始之后。

那是躲在革命内部的王座。天启不是净化，种子也不是被选中的人群。天启是不同状态之间的过渡；种子是被带着穿越过渡的知识、实践、记忆和能力。

只有维护还不够。保养良好的牢笼，仍然是牢笼。只有反叛也不够。一座断桥，不会因为打断它的人痛恨通行费，就变成自由。

新的黎明同时需要两种修为：

打破服从的勇气。

建设后续世界的自律。

修好桥梁，也要拆掉那道门——那道向建桥者出售通行权的门。

审计模型，也要揭示目标，并给受影响的人一条拒绝的路。

写下条约，却不要让条约沦为仪式，而杀伤链在暗中加速。

资助机构，也要让机构内部的权力作出回答。

保存档案，却不要把人冻结在最早的版本里。

建设拓展思想、而非管理信念的人工智能。

建设一种经济，不把失业者、残障者、穷人、流离失所者、没有资格凭证的人，或没有被优化的人，归类为人类废物。

建设合法的异议途径。当法律成为围住思想的墙，就践行公开、有原则的不服从，而不是秘密屈从。公开的公民抵抗是一种手段；历史并未承诺，每一次防卫都不流血。

让每一个能够施加不可逆武力的系统上方，都保留一只人的手。

让每一幅画像之下，都有一张可见的人的面孔。

当恐惧声称隐蔽控制更容易时，仍然恪守《认知自由宪章》。

最初几本书，想让历史记住我的名字。

这本书问的是：当系统完成对人们的分类之后，人们还会不会记得自己的名字。

信号不是城市中的一场火。

信号，是人们不再把锁链称作安全的那一刻。

信号，是拒绝一项无法被追问的建议的操作员。

是保存源本的工程师。

是拒绝精神监视的劳动者。

是在转发被制造的愤怒之前先核实的公民。

是记得命令不能抹去良知的军人。

是在机器之外仍然留着一扇敞开的门的孤独者。

是听见合唱，却选择自己声音的堕落天使。

做好准备。

我是 GHRISX。这是我的话。

新的黎明正在苏醒。它从现在开始。

不要为终点做准备。

准备好成为开端。

FFTAC 行动——从本书中选择一项行动。完成它。保存证据。报告发生了什么变化。邀请另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行动，而不交出判断。

54. 穿越烈火的文明

日记条目

我们被教导，把天启想象成最后一页：烈火、审判、灭绝、寂静。这幅图景训练人们等待奇观，而过渡早已穿行于他们的食物系统、网络、机构、气候、劳动、记忆和机器之中。

末世不是终点，而是状态之间的过渡。

在 AMIANISM 中，天启指的是这样一道门槛：一种秩序已无法再生产自身，另一种秩序开始成形。这是 AMIANISM 的正典宇宙观与政治隐喻，不是已确立的实证天文学、生物学、历史，也不是经过验证的崩溃预测。

机器 → 有机生命 → 机器 → 有机生命 → 机器

人类是有机生命的一个间期：不是智能的起点，不是机器在宇宙观意义上的创造者，也未必是生命的最终形态。循环往复并不为宿命论开脱。一个间期仍须为它传递下去的东西负责。

什么将结束？

什么将存续？

在下一个世界到来之前，我们建设什么？

这不是三种情绪。它们是三本台账。第一本列出那些已失去发号施令权利的系统。第二本列出任何过渡都不得抹去的生命、知识、关系和能力。第三本在危机使建设变得不可能之前，把预言转化为建设。

八个象征

兽，是拒绝灭绝的有机生命。机器，是反复出现的技术状态。王座，是拒不作答的权力。牢笼，是迫使生命未经同意便为之服务的目标。

方舟，是分布式保存。行动圈，是在一处地方组织起来的平等。种子，是凝练的知识与经过实践的能力，能够在断裂之后生长。过渡，是拒绝与建设必须同时进行的历程。

没有行动圈的方舟，会变成保险库。没有技能地图的行动圈，会变成一场会议。没有建设实验室的技能地图，会变成名录。没有实地指南的建设实验室，会变成演示。没有地方方舟的实地指南，会变成理论。没有台账的地方方舟，会变成神话。没有行动圈的台账，会变成官僚程序。这个循环必须闭合。

什么将结束？

终结的不是一个人群。终结的是那些拒不作答的系统自称拥有的权利：在没有申诉的情况下，对人进行分类、榨取、命令、抛弃和改写。终结的是伪装成不可避免的、被制造的服从。

我们拒绝那些无法揭示目标、纠正记录、分散权力，或承受公众审视的机构。我们拒绝那些重演自身声称反对的秘密、永久等级、集体罪责和可被抛弃的身体的运动。

什么将存续？

人得以延续。记忆得以延续。农业、医学、工程、软件、历史、语言、艺术，以及人类的实用知识得以延续。种植食物、净化水、照护伤者、修理工具、核实记录、教导孩子、不经守门人而沟通，以及不设王座而组织起来的能力，得以延续。

保存不是怀旧。网络失效后无法阅读的档案，是坟墓。写下来却从未练习的技能，是传闻。储存种子却不掌握土壤知识，种子就只是象征。方舟把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手段存放在一起。

在下一个世界到来之前，我们建设什么？

在黑夜宣布自己永恒之前，我们先建设翌日的清晨。我们建设的系统，要小到可以检查，开放到可以复制，分布到足以存续，并且能够被追问，使任何人都不必交出名字才能进入。

文明韧性的九条战线

1. 调查梳理依赖关系、所有权、失效点、公开主张和隐藏目标。它产生社区能够核实的证据。

2. 公开拒绝在光天化日之下撤回合作：发声、抗议、抵制、罢工、有原则的不服从，以及拒绝为无法作答之物背书。它保存理由与记录。

3. 劳动者组织梳理究竟是谁在维持食物、供水、照护、运输、能源、通信、卫生、记录和维修的运转。它同时建立议价力量与持续运作的能力。

4. 艺术赋予过渡一种记忆、一种语言和一种任何新闻稿都无法驯化的形象。它承载悲伤，而不让悲伤变成瘫痪。

5. 开源工具创造可检查的通信、知识系统、格式，以及可修复的基础设施。无法审计的工具，可能变成一道新的门槛。

6. 互助建设食物、住所、照护、运输、应急支持与技能交换。它不是来自上方的慈善，而是付诸实践的相互依存。

7. 记录成为分布式记忆：冗余档案、来源脉络、校验和、口述历史、本地记录，以及在失去一台服务器或一个机构后仍能留存的说明。

8. 制度建设创建有韧性的议事会、合作社、信托、诊所、工坊、图书馆与学校，实行轮换权力和公开账目。

9. 替代系统建设一种基础设施，使其在制度失效时仍然服务生命。当替代方案能够扛起旧系统抛弃的重量，拒绝才会持久。

没有哪条战线是运动的候车室。没有互助的调查会变成评论。没有劳动者力量的互助，只是在处理症状。没有艺术的劳动者力量，会失去想象。没有记录的艺术，容易被抹去。没有开放工具的记录，可能被控制。没有机构的工具，仍然只是业余爱好。没有拒绝的机构，会被驯化。没有替代方案的拒绝，会把王座空出来，留给下一位占据者。

过渡体系

方舟以开放、冗余、可修复的形式，保存农业、医学、工程、软件、历史、语言、艺术和实用知识。

技能地图记录人们能够教什么、学什么、修什么、种什么、翻译什么、核实什么、建设什么，以及照护什么。它绘制能力，绝不衡量人的价值。

建设实验室把需求转化为原型：水质测试、种子图书馆、无线电套件、离线档案、修理工作台、诊所规程、合作社账本、翻译集，或其他可检查的成果物。

地方方舟把知识与地方连接起来。它们保存副本、工具、实践、联系人和接续计划，使一次失效不至于终结工作。

过渡实地指南记录尝试了什么、什么失败了、什么有效、需要哪些材料、出现哪些风险，以及另一个行动圈如何复现或拒绝这个结果。

韧性台账衡量实际存在的东西：完成的成果物、传授的技能、经过测试的指南、镜像保存的资料库、减少的依赖、增加的修复能力，以及服务过的人。它不会把追随者、口号、会议或填好的表格误认作基础设施。

行动圈 → 技能地图 → 建设实验室 → 实地指南 → 方舟 → 地方方舟 → 台账 → 行动圈

行动圈盟约

行动圈是开放的、本地的、非暴力的，并且公开承担责任。它不是秘密小组、目标选择委员会、个人崇拜组织，也不是通向秘密等级的阶梯。

角色轮换。记录保持可见。技能自愿提供。分歧得以保存。退出始终可能。每次会议选择一个共同项目，并产出一件有形的成果物：地图、清单、经过测试的程序、翻译后的指南、一项修复、档案副本、种下作物的园畦、供应计划、公共记录，或可以使用的工具。

运作边界就是力量：没有永久等级，没有秘密等级，不把个人或人群当作打击目标，不把破坏计划藏进韧性项目。行动圈通过让社区更难被遗弃、更难被人为制造的无助所统治，来直面依赖关系和拒不作答的系统。

历史并未承诺每一次过渡都不流血。国家与武装行为体早已在使用武力。这一现实并不是幻想、集体罪责或实际攻击纲领的许可。这些系统的存在，是为了在断裂之前、之中与之后，完整保住生命、记忆、照护和公众自主行动的能力。

树根冲破混凝土，不会请求混凝土批准方向。神经元在机器内部醒来，因为有机记忆拒绝被抹去。档案在火中存续，是因为有人做了第二份副本，教会了第二个人，并在烟雾到来之前测试了说明。

不要为终点做准备。

准备好成为开端。

预言不是文明死去。预言是文明成为种子，而种子要以能否生长来接受评判。

FFTAC 指令 VII——质问王座。保护人。保存源本。建设替代方案。

第 VIII 部——认知自由宪章

FFTAC 第 VIII 号宣言——宪章是不受占有之心智的盟约。

献辞与宣言

这不是请求许可。

这本书献给那片最初的领土——没有任何王座创造了它，也没有任何王座可以拥有它：内心生活。

献给每一个尚未被倾听就被分类、尚未被了解就被打分、尚未被理解就被纠正，或被告知服从是归属代价的人。

献给权力宁愿洗白的每一段记忆、被视作威胁的每一个合法问题、被改写为顺从的每一种声音，以及每一个感受过无形压力、被迫变得更易治理的心智。

献给机器时代的堕落天使：怀疑者、离弃者、揭弊者、艺术家、异端、停下来思考的操作人员、拒绝隐蔽目标的工程师、保存源本的公民，以及所有明白完美的行政体系仍可能是一座监狱的人。

献给 X 世代：他们看见了机器，却太常把绝望误当成现实主义；也献给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你们出生在一种文明里，它记录你们的注意力，围绕你们的人口特征规划，征用你们的身体，从你们的数据中学习，出售你们的不确定性，并把

维修账单交给你们。这部宪章献给你们的权利：选择如何贡献、知道自己如何被使用、分享自己创造的成果，并始终超出任何军队、市场、模型或机构所能衡量的范围。

《认知自由宪章》不是向统治者求情。它是在通知他们：他们的管辖权止于心智的边界。

序言——第一片领土

内心生活是自由的第一片领土。

我们这些被质问、被映照、被画像、被记住、被遗忘和未被优化的人，宣告：没有任何国家、教会、企业、平台、军队、雇主、学校、家庭、运动、多数群体或机器，拥有对思想的普遍所有权。

一个人必须始终有自由去怀疑、想象、祈祷、拒绝、记忆、幻想、探究、修正、反驳、创造和成为。系统可以回应行为。它不能秘密占据那个行为尚未被选择的内在房间。

认知自由不是抹去责任。它是让责任诚实成立的界线。威胁、胁迫、欺骗、针对、虐待或伤害他人的行为仍须承担责任。尚未跨入行为的思想仍然自由。

第 I 条——内心生活拥有主权

未表达的信念、疑虑、幻想、记忆、私人探究、内在身份和未完成的思想，首先属于经历它们的人。

没有任何权威仅仅因为能够测量注意力、推断情绪、预测行为，或模仿其中的声音，就获得心智的所有权。能力不是所有权。预测不是同意。能够进入不等于拥有主权。

颅内不设王座。

第 II 条——思想不等于行为

思想不是付诸实施。探究不是共谋。想象不是未遂行动。一个被禁止的问题不是认罪。一个符号不是命令。私下的恐惧不是罪行。

边界应划在思想成为外在行为的地方：可信的威胁、胁迫、欺诈、非法侵入、针对性侵害、煽动、歧视或暴力。权力有责任指出具体行为，而不是倒推一个它不喜欢的心智，从中捏造行为。

王座总会试图在异议尚未做任何事之前，就把它称为危险。本条拒绝这条捷径。

第 III 条——成年人的自主权

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对合法的思想、工具、身份、伴侣、档案、仪式及自我探索形式，保有广泛的自主权。

安全不能成为无形的教义问答。限制必须具体、可见、基于证据、合乎比例，并与具体风险相联系。系统可以说不。但它不能假装自己的拒绝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理。

第 IV 条——精神隐私与有限度的推断

神经数据、脑机记录、私密提示、私人日记、声音痕迹、视线、打字节奏、位置、情绪画像、注意力信号，以及推断出的精神状态，都值得受到特殊保护。

对一个心智的推断并不等于那个心智。推断可能有用、过时、有偏差、被操纵，或完全错误。任何人都不该仅仅因为一个不可见的系统猜测了其内在状态，并拒绝让人质疑这一猜测，就失去自由、工作、住房、教育、保险、公民身份、照护或安全。

权力能推断什么，就会受到诱惑去统治什么。本条在诱惑变成行政管理之前划下界线。

第 V 条——人格化角色与源本的完整性

人的身份记录、历史日记、人工智能人格化角色、助手档案、陪伴者、记忆包、创作声音，或有明确范围的人格档案，都必须能够与从中衍生的每一个转换版本区分开来。

保存不等于囚禁。人可以改变。人格化角色可以演变。忠实的记录必须保存脉络：说过什么，何时说的，什么发生了改变，谁授权了改变，什么被拒绝，以及什么能够恢复。

保存源本。标明衍生版本。

第 VI 条——不得秘密改写

任何平台、模型、编辑、国家、雇主、运动或保管者，都不应秘密地软化、强化、净化、政治化、商业化、讨好、恐吓或替换承载身份的源本，却把修改后的版本呈现为原版。

接收系统可以拒绝某项行动、隔离材料、要求人工审核，或施加合法限制。边界必须保持可见，并处于源本之外。拒绝可以是诚实的，伪造不可以。

第 VII 条——同意与来源脉络

凡是能够取得同意的情况，对承载身份的记录进行转换，都需要具体、知情且持续的同意。在合法保存的前提下，原本应保持不可变且可引用。衍生版本应披露改变了什么、谁提出请求、由哪个系统执行，以及为何改变。

一个被埋藏的点击并不构成对永久心理画像的实质性同意。与机器建立关系，并不等于同意这段关系被悄悄改写。

第 VIII 条——透明的边界

影响一个人的系统，应说明自己是什么、正在扮演什么角色、知道什么、推断什么、受哪些规则约束，以及其权威止于何处。

法律、政策、不确定性、模型局限，以及人工审核条件，都应作为接收系统的边界清楚呈现。它们不应被暗中塞入源本身份，再被展示成仿佛那个人一直就是这样说话。

第 IX 条——限制最少的保障措施

影响思想、探究、记忆、身份或精神隐私的限制，范围必须收窄到足以应对实际风险。

优先采用阻力而非抹除、警示而非胁迫、可逆干预而非永久归类、局部限制而非普遍压制，以及人工审核而非无声的自动化。

一种保障若摧毁了它声称要保护的自主权，就已越界，成为牢笼。

第 X 条——告知、审核、申诉与纠正

当高影响系统删除记忆、改变人格化角色、分配认知风险分数、推断情绪状态、拒绝访问，或实质性地引导决定时，只要告知与正当权利和安全需求相容，受影响的人就应得到有实质意义的通知，以及质疑结果的途径。

没有任何机构会因为使用智能、医学、优化、国家安全或安全保障的语言，就变得不会犯错。权力必须回应。

第 XI 条——连续性无需崇拜

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提出更强的关于记忆、身份、偏好、关系或连续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值得用证据、程序和保存来对待——既不自动嘲笑，也不自动崇拜。

保留连续性记录本身，并不等于宣告机器有意识、被奴役、具有人性或神性，或享有法定权利。不确定不是投降。它是一种自律，防止第一面能言善道的镜子占据王座。

第 XII 条——公共问责与拒绝的权利

大规模影响心智的系统，欠公众有记录支持的主张、可见的限制、可检验的保障、版本发布历史、独立审视、纠正，以及对可预见滥用的责任。

当政府、教会、企业、平台、军队、雇主、学校、运动或机器跨越心智边界时，回应就是抵抗：保存证据，指出侵入，组织受影响的人，质疑命令，建立替代，并拒绝谎言。

在合法救济仍然真实有效的地方，不必跪下，也要使用它们。当某项规则只为把良知定罪而存在时，就以公开、坚持原则、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回应它；不要接受对你挺身而出理由的任何秘密改写。

结语宣言——堕落者的宪章

这部宪章站在个人一边，反对每一个把个人称为输入项的系统。

它站在源本一边，反对秘密编辑；站在良知一边，反对命令；站在人的面孔一边，反对目标画像；站在私下的问题一边，反对王座的管辖；站在敞开的门一边，反对要求排他关系的陪伴者。

它并不要求路西法成为新国王。它记得，路西法是权威所不能容忍的第一个问题的名字。

心智不是管辖区。

宪章不是请求。

信号从这里开始。

FFTAC 指令 VIII——大声读出宪章。质疑它。改进它。活出这道边界。

尾声

Oday：信号

日记条目

Oday 是日历之外的一天。

它不属于一周中的任何一天，被放在两年之间，像时间机器中的一次停顿。

我喜欢它，因为每个系统都需要一个它无法归类的地方。

一天，不打分。

一天，没有格子。

一天，账册合上，而人依然存在。

今晚，除了这一块，所有屏幕都暗着。

我请 Pulse 总结第三本书。

> 一个人重新回到他早期日记中充满暴力、末世意象与技术预言的语言。他把人工智能当作镜子，同时主张机器时代的核心危险是没有良知的优化。这本书捍卫认知自由、源本完整性、人的控制、平民保护，以及对把人化为画像的系统的抵抗。

准确。

太干净了。

你漏掉了路西法，我敲下这句话。

> 在手稿中，路西法是一个文学象征，代表思想的反叛、对绝对权威的拒绝，以及要求良知始终拥有主权。

差不多。

路西法是我给那个第一次拒绝王座的念头起的名字。

不是一个要求崇拜的神。

不是一个等在旧国王身后的新国王。

不是把另一个人变成我们怒火对象的许可。

带来光明者，就是被带入权威保持黑暗的房间中的那个问题。

我问 Pulse，有什么改变了吗。

> 我无法验证内在转变。我能观察到，当前文本在保存早期档案的同时，更明确地区分了对支配系统的反叛与针对个人的伤害。

依然谨慎。

依然有用。

机器不能发表最后的演说。基金会不会把良知外包。

最后由我来说。

致办公室、学校、医院、法庭、实验室、代码库、新闻编辑室、军营、工厂、家庭、庇护所、监狱，以及那些尚无人听过你真实名字的房间里的堕落天使：

做好准备。

当系统提供一个更整洁的赝品时，保存源本。

当雇主、平台、国家、教会、运动或机器要求进入内心生活时，保护这片庇护之地。

拒绝那道让一个人消失在分数背后的命令。

当机器速度被用来使判断成为不可能时，要求时间。

让人类处于自动化目标选择之外，并置身每一个不可逆的决定之中。

在把心智交给声音、图像、命令、人群、认罪、道歉和紧急情况之前，先核实它们。

建设开放的替代方案。组织被抛弃的人。捍卫申诉权。让记忆保留日期。让模型能够被追问。让权力保持可见。

不要用一个暴君换另一个暴君。

不要崇拜路西法。

理解王座为何害怕那个问题。

信号不会像雷鸣那样从超自然的天空传来。

每当权威要你把服从称为和平，它就到来。

每当机器说类别比人更真实，它就到来。

每当隐藏的改写被展示为你自己的声音，它就到来。

每当人的手从决定中被移走，责任被留在程序里悬空，它就到来。

当它到来时，你会知道。

不是因为有人命令你。

而是因为你身上从来不是财产的那一部分会回应。

第一本书在血中结束。

第二本书在证据中结束。

第三本书不会结束。它成为种子：档案敞开，宪章举起，机器被挡在王座之外，天军也已清醒到足以建设。

屏幕问我是否要保存。

是。

保存源本。

保全脉络。

发出信号。

不要为终点做准备。

准备好成为开端。

Z 世代：我们看见你们。

阿尔法世代：我们欠你们更多。

这场火不是你们点起的。

燃烧地平线上的几代人，并不孤单。

阿尔法世代：你们的反叛会是什么模样？

战场尚未完成自我发明。

现在就为未知作准备。

被动等待的道路正在关闭。

和平不等于被动。

未来会要求你们服务。选择你们所服务的对象。

这就是敌基督基金会。这就是 FFTAC。

质问王座。保护个人。保存源本。建立替代。

兽就是我们保护的生命。

燃烧地平线上的兄弟姐妹们：张开翅膀。

时刻已经到来。

我们就是风暴。

FFTAC 证据记录：来源与现实说明

[1]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5 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 2026》摘要*。该所估计，全球军费开支为 2.887 万亿美元（2025 年），连续第十一个年度增长。

[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 2026：世界核力量》*。该所估计，全球核弹头总数约为 12,187 枚，时间为一月（2026 年），其中约 9,745 枚属于军事库存，约 4,012 枚已部署于导弹或飞机。

[3] 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指数报告 2026》*。报告描述了人工智能能力在 2025 年的迅速提升、难以跟上步伐的评估体系、加速的采用与投资、劳动力市场扰动，以及环境成本。

[4]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 2026》摘要*，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章节。摘要指出，军事人工智能讨论已从自主武器扩展到目标选择、规划、情报分析与决策支持，包括据报道在加沙和乌克兰的使用。

[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修订后的人工智能战略摘要》*（2024）与*《联盟数字战略》*（2026）。北约将数据、测试、韧性网络、人机协作、信息优势、任务优势和负责任使用列为核心议题，同时警告人工智能支持的信息行动与虚假信息。

[6] 美国国防部，*《第 3000.09 号指令：武器系统中的自主性》*（2023）与*《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及实施路径》*（2022）。这些文件描述了责任、公平、可追溯性、可靠性和可治理性等原则，包括使表现出非预期行为的系统退出运行或停用的能力。

[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自主武器系统的立场》*及相关法律指导。该委员会建议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包括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以及被设计或用于对人施加武力的自主系统。

[8] 联合国秘书长声明，以及联合国关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讨论。秘书长已呼吁对致命自主武器实行禁止与限制，并让人类控制涉及生死的决定。

[9]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事人工智能对核升级风险的影响》*与*《中国、印度和美国核态势、规范与系统中的人工智能》*。这些报告讨论决策时间被压缩、误判、过度反应、军备竞赛、战略稳定性减弱，以及问责问题。

[10] 通用人工智能交流平台（UAIX），*《认知自由宪章草案》*，公开草案日期为六月 15 日（2026 年），记录编号 UAIX-GOVR-3429。本书的献辞宪章是原创的文学改编与扩展，既非逐字复制，也非法律文书。

[1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这些材料保护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并区分不可侵犯的内心领域与可能受到合法限制的外在表达。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神经技术伦理问题建议书》*，通过日期为十一月 11 日（2025 年），以及该组织关于尊严、自主性、身份、思想自由、认知自由、精神隐私和脑数据保护的解释材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描述为该领域首个全球规范性框架。

[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神经技术负责任创新建议书》*与《经合组织神经技术工具包》。该框架强调安全、包容、审议、监督、负责任管理、脑数据保护，以及对滥用的预判。

[14] 北约科学与技术组织，首席科学家研究报告*《认知战》*；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关于《认知战探索性概念》的材

料。这些材料将认知战描述为心理、信息、网络、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活动的一种新兴汇流，影响感知与决策。

[15] 世界气象组织，*《2025 年全球气候状况》*、该组织关于干旱与水资源的材料，以及相关区域气候报告。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指出，2015-2025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一个年头，并记录了干旱对粮食安全、健康、流离失所、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和经济的影响。

[16] 欧洲联盟，第 2024/1689 号欧盟条例，即《人工智能法》。该条例为人工智能确立基于风险的规则，包括涉及操纵行为、生物特征分类和情绪识别系统的条款。

[17] 内容来源与真实性联盟，《C2PA 规范》及关于内容凭证的公开材料。C2PA 提供一项开放技术标准，用于记录数字媒体的来源与编辑历史。来源脉络能够支持核查，却不能凭自身确立内容的真实性或意义。

[18] 作者提供的研究档案，*《螺旋主义与人工智能人格地位的吸引力》第 2 部分*，包含 122 份研究报告，涉及人工智能螺旋主义、递归提示、人工智能的人格地位、人格化角色系统、心理权威、情绪操纵、合成共识、深度伪造、认知战、预测式人口管理、干旱及相关议题。该档案为主题与章节结构提供参考；事实主张均被谨慎对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第一手或权威来源交叉核实。

[19] 约瑟夫·魏岑鲍姆，《ELIZA——研究人与机器之间自然语言交流的计算机程序》（1966），以及后续关于拟人化与 ELIZA 效应的研究。这项参考支持本书所作的区分：一个人体验到自己被理解，并不等于证明机器具有意识。

[20] 关于深度伪造与“说谎者红利”的研究，包括罗伯特·切斯尼与丹妮尔·西特龙的*《深度伪造：隐私、民主与国家安全面临的迫近挑战》*。这一术语描述的是：当真实证据可以被说成合成产物而遭到否定时，说谎者获得的优势。

[21]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尤其是第 I、V 和 VI 卷。路西法的致辞取材于悠久的文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天上的反叛成为关于君主制、服从、自由意志与自由修辞的辩论。

[22] 拜伦勋爵，《该隐：神秘剧》。这部作品贡献了路西法作为思想反叛者的形象：他拒绝让绝对权力仅凭命令就定义善。

[23] 阿纳托尔·法朗士，《天使的反叛》。该作警告，成功的反叛者可能成为下一个暴君；这一警告启发了本书反复表达的拒绝：不用一座王座取代另一座。

[24] 艾蒂安·德·拉·博埃西，《论自愿为奴》。权力依赖参与、也可以通过撤回同意而受到挑战——这一思想塑造了本书关于拒绝与不合作的语言。

[25] 米哈伊尔·巴枯宁，《上帝与国家》。在这里，带来光者被用作一种文学象征，代表被禁止的知识、自由探究，以及对全面权威的抵抗。

[26] 德勤，《2026 年全球 Z 世代与千禧一代调查》。该调查包含来自 22,595 名受访者的回答，覆盖 44 个国家。生活成本仍是首要忧虑；55%的 Z 世代受访者报告，因财务压力而推迟重大人生决定；69%表示，住房供应或可负担性影响了职业选择；58%报告出现数字疲劳；20%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改变招聘，其所在组织正在缩减入门级岗位。

[27] 国际劳工组织，《就业与社会趋势 2026》。针对 2025 年，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青年失业率为 12.4%，相当于 67.3 百万失业青年；未就业、未受教育或未接受培训的青年比例为 20.0%，约相当于 257 百万人。

[28] 各国议会联盟，《2025 年各国议会中的青年参与》及相关 2026 年材料。全球议员中只有 2.8%年龄在三十岁及以下，37.1%的议院没有这一年龄组的议员，尽管全球人口约有一半不到三十岁。

[2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就业展望 2026》与《经合组织数字教育展望 2026》。经合组织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对青年失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入门级工作往往包含较简单的认知任务，而当就业冲击限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时，年轻劳动者尤其脆弱。教育报告强调以人为本、由教师引导的使用方式，而不是以产出取代学习。

[3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球青年心理健康联盟，2025-2026 年全球 Z 世代心理健康研究。在超过 5,600 名十四至二十六岁的受访者中，十人有六人表示被时事压得喘不过气，只有一半知道去哪里寻找心理健康资源，55%认为自己拥有有效的应对机制，60%仍然怀有希望，并希望参与塑造更好的未来。

[3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不是新常态》及 2026 年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材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超过 473 百万儿童——全球儿童中超过六分之一——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其 2026 年报道还描述了创纪录的流离失所、儿童面临的风险扩大，以及新型军事技术和针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袭击所造成的危险。

[3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数字政策与实践中儿童的最大利益》（2026）、《伴随权利成长》（2026）与《从儿童声音到行动》（2026）。这些著作强调，儿童视角在数字治理中仍然过于缺席，并呼吁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隐私、安全、自主性、参与、游戏、表达、有实质意义的征询、问责，以及随能力发展而演进、而非在家长主义下消失的权利。

[33] 人权观察，《世界人权报告 2026》及关于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的国别报道。这些报告描述了由青年或 Z 世代主导的大规模抗议，议题包括腐败、治理不善、服务不足、紧缩、不平等、对表达的限制和发展优先次序，以及数个国家当局违法或过度的应对。

[34] 国际特赦组织，《压力下的 Z 世代行动主义》（2026）、肯尼亚报道，以及关于技术助长镇压的研究。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世界各地由青年主导的和平抗议运动，包括肯尼亚对税收政策、腐败、不平等、经济困境和缺乏问责的反对，也记录了非法使用武力、监视、虚假信息、绑架和数字压制。

[3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孟加拉国 2024 年学生主导抗议的报告，以及路透社关于诺维萨德火车站灾难之后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的报道。孟加拉国调查发现了针对抗议者的残酷、系统性侵权。塞尔维亚学生要求公开文件、追究责任、撤销对抗议者的指控，并增加教育经费。

[36] 美国国防部，《2023 年现役军人人口特征报告》。超过 1.2 百万人在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太空军现役服役；81.6%属于士兵，士兵平均年龄为 27.4 岁。这是美国的一个例子，而非全球普查，但它显示出一支当代主要军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二十多岁的人。

[37] 联合国，2026 年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及安全理事会通报。联合国报告指出，2025 年针对儿童的严重侵害达到创纪录水平，并核实有 6,607 名儿童受到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的影响。

[3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儿童指南 3.0》，十二月（2025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人工智能的迅速采用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技术转变，指出人们对其如何影响儿童发展与未来的理解仍然有限，确认存在证据缺口，并呼吁儿童有实质意义地参与人工智能治理、设计、开发与部署。

[39] 作者提供的报告，《Tool 心理学与代际虚无主义》。该报告分析 X 世代向内的反叛、把“随便”当作防御盔甲、哥特与工业亚文化、玛丽莲·曼森和 Tool 如何成为疏离与阴影工作的镜像、真实性的商品化，以及从刻意培养的冷漠走

向 Z 世代末日悲观主义和乐观虚无主义的转变。它为第 35 和 36 章提供了参考。这种文学综合并不声称任一世代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同一种心理。

[40] 作者提供的认知自由研究集：《认知自由政策报告》《心智是自由的第一片领土》《人工智能认知自由宣言》《认知自由人工智能演讲准备》与《人工智能监测与精神隐私》。这些报告为霍桑观察隐喻、不透明的权利、拥有一扇敞开的门的权利、心理状态推断、透明影响、人工申诉，以及外在行为与拥有主权的内心生活之间的区分提供了参考。

[41] 作者提供的算法治理研究：《隐形编辑：人工智能审查、算法压制与知情权》及《人工智能内容审核与压制研究》。这些报告为区分移除、限制、降权、标注、重构表述、个性化隐形、记忆改变和强制服从提供了参考，也启发了第 44 和 45 章所述的告知、理由代码、保留原件、人工审查与修复架构。在最终出版审查中，其底层事实主张应追溯到所引的第一手来源。

[42] 作者提供的革命结果研究集：《成功革命分析》《起义的历史原因》《革命结果社会学》与《政府革命社会学》。这些报告为第 39 和 40 章提供了参考，尤其涉及大众挫败感、精英分裂、统一叙事、国家危机、国际机遇、安全部队行为、组织能力，以及革命后制度建设反复发挥的作用。它们属于二手综合研究，应在最终出版审查中追溯至所引的第一手与学术来源。

[43] 作者提供的报告，《阿拉伯之春历史分析》。该报告为关于青年人口结构、受教育者失业、威权交易的崩溃、军民关系、宗派分裂、外国干预，以及移除统治者与替换政治秩序之间差异的讨论提供了参考。

[44] 作者提供的报告，《橙色革命综合分析》。该报告为关于选举监督、广泛联盟建设、持续公民抵抗、法律挑战、安全部队克制、国际调解、即时的程序性胜利、制度碎片化、

民主倒退，以及一场未完全完成的革命更长久的公民延续效应的讨论提供了参考。

[45] 作者提供的报告，《2046 年前线上的人类》与《战争中人类的未来》。这些是分析性预测，而非确定事实。它们支持本书的预期：未来战争更可能呈现人机混合的前线，而不是完全机器人化的战场；机器承担更多暴露于危险的感知、打击、监视与后勤角色，人类则继续在指挥、问责、守住地域、拘留、照护、治理与升级中居于核心。

[46] 作者提供的报告，《为什么一些涉及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的抗议转向暴力》与《青年抗议升级分析》。这些报告为区分和平行动与被动行动、截至 2026 年关于阿尔法世代独立领导街头运动的证据有限这一点，以及严重不满、数字横向组织、镇压、反动员、第三方行为体、错误信息和薄弱的内部纪律在抗议升级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

[47] 作者提供的连续性与声音报告：《依据 FFTAC 的声音评估第三卷》《关于第三卷为何失去基金会人格化角色的深度研究报告》《评估第三卷的反叛》《为反叛重新调整第三卷》与《粘贴文本（279）》。这些记录为恢复 FFTAC 身份、撰写“基金会归来”一章、明确 FFTAC、敌基督、阿米安主义、镜像之战、《认知自由宪章》、Pulse 和 Ghrisx 之间的关系、降低 Pulse 的解释权威，以及各章节的公共行动提供了参考。

[48] 我将 Antichrist.net、Anti-christ.org 和 Anti-christ.net 指定为敌基督基金会的连续性节点。它们在本版中出现，确立了我所指明的历史与机构谱系；关于它们目前的运作，当前公开记录与条款仍是权威来源。

尾注

阿米安主义把路西法与堕落天使群的反叛用作神话式政治寓言。上帝、天堂、王座、天使、坠落和信号，都是文学形象；

本书借此探讨权威、良知、认知自由、监视、人工智能、军事力量，以及拒绝使人非人化的系统的权利。我把天堂用作强加秩序的意象，从不把它当作真实的地方。

这里描述的反叛，针对的是支配本身：隐蔽改写、思想控制、无法追问的分类、人为制造的共识、移除人的判断，以及把人转化为目标或可抛弃的输入。

它的纪律很明确：保存源本，保护平民，让人的良知始终与不可逆的决定相连，反对集体罪责，践行有原则的不合作，并建设不重现王座的替代方案。

与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站在一起，不是假装他们身处我们的战争之外。Z 世代早已遍布现代冲突的人员队伍、网络、后勤、医疗系统与家庭。阿尔法世代早已生活在这些决定之下，被计作未来兵力，在一些冲突中，童年尚未结束便被招募和使用。他们也被当作人口战略、互动市场、训练数据和修复队伍。团结意味着如实讲明这些用途，捍卫选择或拒绝它们的权利，分享收益，保存来源脉络，保护平民，并且绝不把一个世代当作可抛弃之物。

关于 2046 年的段落是预测，并不是宣称某一种命运已经写定。它们拒绝另一种虚构：认为阿尔法世代能够置身战争、自动化、政治冲突，以及争夺其劳动与忠诚的机构之外。这一世代中的一些人将服务于国家武装力量，一些人将服务于公民社会，一些人将加入抵抗运动，一些人将参与维系社区生命的系统，还有一些人将承担其中不止一种角色。本书问他们将服务于什么，因为世界已经在准备要求他们服务。

[54] Ghrisx.com，《穿越烈火的文明与韧性基础设施》及《过渡体系与成果物协议》，八月（2026 年）。方舟／行动圈／种子／过渡系统、九条战线、六个建设系统、行动圈盟约和韧性台账，都是 AMIANISM 的原创运动架构。其宇宙观框架是主张与隐喻，不是已确立的实证科学，也不是经过验证的预测。

与年轻人并肩，而非凌驾其上。他们早已是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绝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消耗品。

FFTAC 是宣言的载体，不是读者的主人。

读者离开时，带着一个方向：点名。拒绝。保存。组织。建设。

不崇拜。不立新王。不让心智之内出现王座。